



徐醒民居士講述

妙法蓮華經講記
【三】

雪明講習堂印行



法華經之十三

目錄

- 一八六、文殊師利·又菩薩摩訶薩不應於女人身、取能生欲想相……………一
- 一八七、復次、菩薩摩訶薩觀一切法空·如實相·不顛倒·不動……………一三
- 一八八、但以因緣有·從顛倒生·故說。常樂觀如是法相……………二五
- 一八九、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·而說偈言·若有菩薩·於後惡世……………三九
- 一九〇、又復不行上、中、下法·有為、無為·實、不實法……………五三
- 一九一、又、文殊師利·如來滅後·於末法中、欲說是經……………六七
- 一九二、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·而說偈言。菩薩常樂 安隱說法……………七九
- 一九三、晝夜常說 無上道教·以諸因緣、無量譬喻、開示眾生……………九一
- 一九四、若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·求聲聞者·求辟支佛者……………一〇五
- 一九五、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·而說偈言·若欲說是經·當捨嫉恚慢……………一一九

妙法蓮華經講記（十三）

徐醒民居士講述 佛學弟子敬記

第一八六講

文殊師利·又菩薩摩訶薩不應於女人身、取能生欲想相·而為說法·亦不樂見。若入他家·不與小女、處女、寡女、等·共語。

「文殊師利」，釋迦牟尼佛就叫文殊師利菩薩說。「又菩薩摩訶薩」，發心弘揚妙法的大菩薩。「不應於女人身、取能生欲想相，而為說法」，這句子比較複雜一點，可以先這樣看，要發心弘揚佛法的菩薩們，「不應於女人身」，你弘揚佛法，男子女子都是你弘法的對象，這裏特別指出來，尤其對女子弘法的時候，「不應」這一句一直貫下來，「於女人身、取能生欲想相」。當遇見這女子，你對她說法的時候，你不應該取能生欲想，能生欲想是菩薩對女人身，就覺得她會引起貪欲這想法。取什麼呢？取這個相。能生欲想，這是解釋這一個相的，你不要取這個相。不要取什麼相呢？不要取她是女人身，她能夠引起欲想。簡單說，就是說你對女子來說法的時

候，你不應該著女子的相。這發心菩薩在這惡法的時代，這說法的人難免遇到有女子來聽法的時候，免不了有分別心。就弘法的人來講就著了她是女子的相，就能引起你貪欲的想，所以在這裏講不應取這相，就是不要著相。你說法男女一律平等，這種說法才能把妙法說得很清淨，否則有分別心一著了相，你說法的心就不清淨了，是這個道理。所以這裏說「不應於女人身、取能生欲想相而為說法」，這一句，再加一句「亦不樂見」，不取相就不著相，事實上男子有男子相，女子有女子相，女子來聽你說法的時候，你固然不要著相，如果可能的話在心理上也不要樂見，樂見就是分別心了。你見到女人身就感到有樂，那見到男子身呢？所以亦不樂見就表示說：見到女人身的話，在心理上把這樂見要消除掉，就是不要分別的意思。

還有「若入他家」，既是菩薩行菩薩道，前面講你不要著相也不要樂見，那為什麼要到他家裏去呢？這個他家不但指的女子家，你要是到一般學佛人家的時候，「不與小女」，小女，指年紀小的女孩子。「處女」，還沒出嫁的女子。「寡女」，已結了婚而丈夫不在世叫寡女。你到人家裏去說法，不要跟小女孩子、未出嫁的女子、

或者寡女等等，不要跟她們說話，不要「共語」。為什麼呢？行菩薩道有覺悟的心，理叫菩提心，菩提心不能夠受一切環境影響。上面講的這些女人身、小女、處女、寡女這些女子。你遇到這些女子，特別要小心了，避免妨害你的菩提心。菩提心就是覺悟的心，覺悟的心是清淨的，沒有一絲一毫的雜念。如果與這些雖然年紀小的女子、處女等等，你跟她一說話難免起了雜念。尤其是第一句很重要，能生欲想不但是雜念，這個念頭更是破壞菩提心。所以祖師講，欲想是最能破壞菩提心的，所以第一句就是講不要取能生欲想這相，相就指女子身。這一段就是講戒的問題，守住這個戒，戒守得清淨，那你菩提心就是清淨的菩提心。你這樣在惡法時代弘法，你的身就安樂。

亦復不近五種不男之人、以為親厚。

釋迦牟尼佛就告訴文殊師利菩薩說，發心弘法的菩薩也不能夠跟這五種不男之人親厚，親是親近，厚是親近得更密切的叫親厚。這五種不男之人，我們普通了解的，有生來就是沒有男根的男子，正常的男子有男根，女子有女根，第一種不男，

生來就沒有男根的，他雖然有男子相他沒男根這是一種。第二種犍不男，這個犍字讀平聲間。過去一般人養的牛，這公的牛，把牠閹割了，文言文叫去勢了。公牛去勢叫作犍。古時候君主時代，在君主後宮裏面作太監的，這叫犍不男，這我們一般都了解的。後面幾種我們不常見，既然不常見也不必說了。印度有的，中國也有，合起來有五種不男。這五種不男不能接近他，更不能跟他親厚。因為這五種不男，他們心理都不正常。正常的男女是分成陰陽，男子身上陽氣比較多，女子身上陰氣比較多，陰陽在男女身上表現得很明顯的。與這些不正常的男子接觸多了，或者跟他過於親厚了，免不了就妨害自己弘法利生的菩薩道。所以這五種不男之人不能跟他接近，也不能夠跟他特別親厚，以維護自己弘法利生的正常菩薩行。

接著第八種叫遠危害，遠離這危害，危是危險，害是陷害。

不獨入他家。若有因緣、須獨入時。但一心念佛。

這裏世尊告訴文殊師利菩薩說：發心弘揚妙法的菩薩，不能夠單獨的進到他人的家裏，就是一般家庭。因為那個時候，按照戒律出家的人都要住在叢林裏面。如

果要到一般人的家庭裏面去，不能夠單獨的去。但事情有例外，「若有因緣須獨入時」，有特殊的因緣必須一個人到一般人家裏面，這個時候，「但一心念佛」。一心念佛並不只是口裏在念，要心心念念就放在佛號上面，一心念佛。為什麼呢？單獨到人家裏為什麼有危害呢？如果沒有特殊因緣是不准許一個人到人家的家庭裏面去。有特殊原因，比如說就在釋迦牟尼佛那時候，阿難尊者單獨到摩登伽女子家裏去乞食，遇到摩登伽女子是學外道的，她懂得很多變幻的咒語，那些幻術。把阿難尊者引導到她房子裏面去了，幾乎就要使阿難尊者破戒的。一個受具足的人破戒，那不得了，那就是危害。幸虧阿難尊者，在危急的時候心裏一想，釋迦牟尼佛應該來救他，心動佛知，阿難尊者這念頭一動，釋迦牟尼佛就知道，趕快叫文殊師利菩薩去救阿難尊者。他正在危急的時候，文殊師利菩薩到了，把他救出來。所以在這裏佛講菩薩不能單獨到人家裏去，如果有特殊因緣必須獨入的時候，那要一心念佛。一心念佛念頭就在佛號上面，那可以是不受危害的。這一條也是講菩薩儘管在惡法時代說法，自己戒律要持得很清淨、很嚴格。

第九條要遠離譏嫌，譏是受人譏刺，嫌是嫌疑。菩薩說法要避免引起人家嫌疑。

若為女人說法・不露齒笑・不現胸臆・乃至為法、猶不親厚・況復餘事。

這一條就說了，菩薩弘法，假若你有這因緣為女人說法。無論古時候或現代都免不了，菩薩不能說我專門把法說給男子聽，而不說給女子聽，這就不對，假若為女人說法的時候，要注意避免譏嫌了。第一條「不露齒笑」，笑，比如說，說法說到會心之處也有笑，叫會心微笑，這許可的。會心微笑往往不要露齒的，露齒就是嘴張開，上下齒露出來，那種笑威儀就失掉了，所以不能露出齒來對女子笑。再呢？「不現胸臆」，菩薩說法的時候，衣服要整齊，扣子要扣好。當然印度那個衣服是跟我們有些不同的，但是衣服要穿好，不能把胸臆現出來。胸臆是什麼？本來這臆字也只是胸，胸臆既然兩個字用在一起，胸是整個前面胸部，臆呢？胸前一個骨頭，胸骨，這個不能露出來，這是第二條。中間還有，就不必詳細說，「乃至」，舉出那兩條來不露齒笑、不現胸臆，這是避免引起人家的譏刺，引起人家的嫌疑。這兩條

舉出來以後就說「乃至為法」，為法就是對女子說法，「猶不親厚」，在這對女子說法時，也不能有特別一種儀態表現出來，不許可的。說法的時候都不許親厚，「況復餘事」，餘事，指說法以外的那些行為。說法以外的行為是什麼呢？前面講露齒笑，現出胸臆，還有作出種種手勢，那些都是餘事。這一條為女子說法的時候，要遠離引起他人的譏嫌。

這一條祖師注解就講了，男眾要是單獨去為女子說法，最好要有一個男子跟在一起，你不能一個人去。這個男子他對於戒律都明瞭的，假使沒有這樣的男子跟著一起去，你單獨去說法，說法當然用言語，不能多說，把重要的意思說出來就好。普通講三言兩語把意思表達出來就好，不要多說，我們過去古人也講言多必失，說話說多了，就有過失的。在這裏祖師注解，菩薩為了避免嫌疑，單獨跟女子說法，不要多說，說完了就好。

最後第十種要遠離畜養，畜養就是收養那些年紀小的包括弟子、小孩子。

不樂畜年少弟子、沙彌、小兒。亦不樂與同師。

這樂字讀要也可以，樂（音要）是好樂；另一種樂是以畜養年少弟子為樂事，兩個意思讀兩種音都可以。這菩薩當然講的是出家菩薩，如果在家菩薩他有家庭，有弟子、有小兒。出家的菩薩，不要畜養年少，不要收未成年的人作弟子。還有在沒有受具足戒那是叫沙彌。小兒，是小孩子。不但不要畜養這些年少的作弟子和沙彌，也不要收養小孩子。而且「亦不樂與同師」，也不要喜歡跟這些小孩子們和同一個師父學習，不要跟這些人作同學。為什麼呢？祖師注解：少年之人，習性未定。未成年的這些人，他們的習性、性向還沒有定，還有很多變化的。你要是畜養這些小孩子，收這些少年人作弟子，替他們剃度，那你怎麼教他們？很難教，你要收養這些人作弟子，就妨礙你弘法利生的菩薩道，你就受了影響。再說不樂與同師呢？你要跟他們共同在一個老師門下來求學，是什麼呢？老師教學生，比如說最好都是成年的人，一講他們都能了解。而小孩子他們少年性情不定的，他們的理解能力不夠，聽老師在那裏講，他們就問題很多了。所以祖師注解，這些人就在擾亂請益。你學菩薩道，你跟善知識跟老師在學的話，遇到需要請益的時候，你就向老師請益。假使有這些小孩子們在一起學，他會干擾你，會擾亂，所以最好不要跟這些少年同

一個老師。作老師的人怎麼辦呢？對小孩子不教了嗎？如果不收沙彌，年少的人就不能出家了。要分開來，這裏講不要同時。老師教年少弟子就是分別的教，不要跟成年的菩薩在一起教，這就沒問題了。所以這一條兩個意思，一個出家菩薩自己不要畜養年少弟子、沙彌、小兒。再呢？也不要跟這些小孩子們，同時到一位老師那裏去求學。

上面遠離十種人事環境，這就是親近處。親近處有三部分解釋，第一從關係遠的來講親近處；第二就關係比較接近的地方來講親近處；第三是講非遠非近來講的親近處。這三種前面講十種要遠離，就從遠的方面來講親近處。這十種就是來附帶要守住這戒律，來修止觀的法門，有戒才能幫助修這觀行，這是上面十種。下面就近的地方來論這親近處，這一段是附帶講戒定慧中修定的工夫，以修定的工夫來幫助修這止觀。後面非遠非近那是修慧的，戒定慧，正好三種三無漏學包含在內了。現在就從近處來講親近處。

為什麼在惡法時代弘揚這部《妙法蓮華經》的時候要修戒定慧呢？如果說沒有

戒定慧，或者是戒定慧有缺、不清淨，那在這惡法時代弘揚這妙法，不但弘揚不去，你想行菩薩道，本身就受了很多危害。前面就講要具備三種方軌，就是說要穿上如來衣服、入如來房間這內室、坐上如來說法的座位，這三個方軌必須要戒定慧。有了這戒定慧工夫，那說法是清淨的，而且這法說出來，都是從心性流露出來的，不是從凡夫意識心流露出來的，這才能談得上弘揚妙法，所以要講戒定慧。下面講從近處來討論這親近處，這就是講到定工夫了。

常好坐禪・在於閒處、修攝其心。文殊師利・是名初親近處。

前面從遠處講一切人事環境，這裏這幾句就是菩薩自己真用工夫了。最重要是修定工夫，有定力。這條就包含天台宗學禪定的方法，前面要有二十五種方便法，然後才有正式修禪定的方法。這幾句就是在正式修禪定之前，講究二十五種方便修禪的方法。

二十五種分成五類，第一類叫作「具五緣」，要具備五種因緣。第二種「呵五欲」，呵斥五欲，五欲就是色身香味觸，會引起五欲的要呵斥掉，不可以有。第三

種要「放棄五蓋」，五蓋就是能把清淨心覆蓋掉了，這五蓋是貪欲、瞋恨、睡眠、掉悔、疑惑，這五蓋要放棄掉。第四種要「調理五樁事情」，心不能浮躁，身體一切不疾不徐一切要自然，這呼吸也不緊，換句話說呼吸要很舒適，不快不慢的。睡眠不能過分的貪睡，也不能少。飲食也不能吃過飽，也不能太飢餓，保持中庸之道。最後要行這五種法，那五種法呢？一個是欲望的欲。二是精進。第三是念。第四是巧慧。最後要一心。行這五種法。合起來有二十五種方便。

這裏開頭「常好坐禪」，常好坐禪是名親近處，你修這禪定就是二十五方便最後修行五法。第一個是欲，一般貪欲是不好，但是把欲望之心用在修法這上面，這個法一定修得好。所以常好禪坐，就是五法之中拿貪欲心來修這法。其中包括精進、念、巧慧、一心，都包含在常好坐禪裏面。

第二句「在於閒處」，處在很清閒地方，這就是五緣之中閒處，還有持戒清淨，各種外緣都把它停止住，在閒處這一句，就是包含具備五緣這一句。「修攝其心」，二十五種方便之中有呵五欲、棄五蓋、調五事，都包含在這一句裏面。

有了這二十五種方便，定力修到相當程度的時候，在惡法時代說法，雖然遇到很多種種暴亂境界，都能夠化險為夷，都能使它改變。遇到很多驚慌失措的局面，這說法的人心裏還是安定。

第一八七講

復次、菩薩摩訶薩觀一切法空。

「復次」，這就接著前面講，一個是從遠處論親近，一個從近處來論親近。這兩處一是修戒的，一是修定工夫。戒定這兩門修行有了工夫之後，今天就講非遠非近，就可以開發智慧了。我們就看「復次」，接著前面講的「菩薩摩訶薩」，摩訶薩就是大菩薩。這裏文殊師利就問佛，發心行菩薩道的，在惡法時代來弘揚妙法，那就是初發心的菩薩，在這裏為什麼說菩薩摩訶薩呢？這些初發心的菩薩，他雖然是初發心，發心就要學這大菩薩。所以發心菩薩來學大菩薩的話，那就要「觀一切法空」，這一句就很重要了，要用觀心法門觀一切法，這是分析經文的句子。觀在這裏講，止觀，三止三觀。三止就是三諦，三觀就是空假中三觀。空假中三觀，別教是分開來講，圓教是合起來講，這觀叫作中道觀。中道就是不偏空不偏有，三觀圓融起來觀行。這觀是能觀的智慧，用智慧來觀行。「一切法」，祖師注解是講十法界的一切境界。本來是講一真法界，一真法界就分開來講有十個法界：六凡是凡夫的

法界有六種叫六道；四聖法界——二乘、菩薩、佛，一共十法界。這十法界包含一切境界，是「空」，空是講真空。菩薩要用觀行的時候，你要觀十法界都是真空了，這個真空就是祖師講的不思議的第一義諦。前面講第一義諦我們已經研究過了，在這裏講空叫不思議第一義諦。就觀這第一義諦，這個真空是不可思議的。

這「觀一切法空」，天台宗祖師就教我們辨別一下，就能觀的智慧來講，觀行，觀就是自己能觀之智。就智來講，沒有相對的境界，十法界起作用的話，就全體是智慧，沒有所觀的境界，這種叫作一切法空，就是真如本性，天台宗講就是諸法的實相。這實相別說我們凡夫不懂，大菩薩也不懂，只有成佛才能懂得究竟。大菩薩懂得一些，但懂得不究竟，成佛之後才能完全明白。現在初發心弘揚妙法的菩薩，智慧沒有到這個程度，他可以用中觀智，中觀智不偏於兩邊的，兩邊一是空一是有。他用中道觀這智慧來觀一切法空。觀就是自己本有實相，一切法代表所有諸法，中道觀智就把一切法作為觀的一種對象、一種境界。因為他求學，學這大菩薩，還沒到大菩薩這地位，他可以用中道的觀智來觀一切法。觀成就了，這一切法空得到了，

諸法就是無論世間那一個法，四聖界的法、六凡這六道的一切法，皆空，皆是實相。現在還沒有到那個程度，他只用中道觀的智慧來觀。

這個我們初研究的時候要把它分辨清楚，中道觀，有別教講三觀——空假中，他開始要學次第三觀，學空，空學成了，學假，假學成了再學中。這裏中道觀，是圓教菩薩了，一開始就是中道。空假都是包含在中道裏面——中道觀，這是圓教菩薩。再要知道這些發心弘揚妙法的菩薩，他學圓教菩薩，學這大菩薩，這個中道觀他還有所觀的境界，十法界就是他所觀的境界。了解這個之後，祖師注解，單就觀行的智慧來講，觀成功了，成了佛，只有能觀的智慧了，沒有所觀的境界，這叫一切法皆空，十法界皆空。十法界如果有一法不空，那真如本性還沒有完全開發出來。必得十法界一切皆空了，那個真如本性全部出現了，這就成佛了，那個境界諸法就是實相。中道觀在開始觀行的時候就觀這法空，在開始觀的時候他有對象、有境界，就有十法界作他所觀的境界，觀成功了十法界一切既是空了，那還有什麼對象呢？只有智慧。這樣分別你就知道觀一切法空，就是以中道來觀十法界的。

如實相·不顛倒·不動·不退·不轉·如虛空·無所有性。一切語言道斷·不生、不出、不起·無名、無相·實無所有·無量、無邊·無礙、無障·

這一段根據天台宗祖師把它分析，「如實相」這是接著上面講，上面那一句是總說，以中觀智來觀所觀的十法界。現在從如實相開始，就是分別的來詳細解釋。這個分別解釋如實相這一句，就是講所觀十法界的境界，觀十法界什麼呢？十法界就是如實相，不顛倒一直到後面無礙、無障，就是解釋能觀中道的智慧。這一段分成兩部分，一是所觀的十法界，一個是能觀的中道智慧。

我們先看「如實相」這三個字，如實相就是用中觀的智慧來觀這十法界。觀十法界都是如實相。這個怎麼說呢？中道不先觀空，也不先觀假，空假這二邊都是歸到中道來，叫中觀。用中道觀這十法界，就從假有這方面，你不必先把假有觀成空。就從我們眼所見到的，身所接觸的，五根所見的這些境界，這都是假有，人間也是假有，三途裏面和上面四聖界，這一切境界用中道，就從有的現象，一觀就觀一切

都如實相。實相就是真如本性，就從一切假有看到真空。不必前面先觀空再觀假再觀中，它一開始就用中道智慧。就中道智慧所觀的境界，智慧是中道，所觀的境界也把空假這兩邊融為一體來觀。再分成空假中三諦，三諦一體這個觀空假兩邊，空假中三諦你用中道觀的時候，一觀就是一切都是如實相，都是真如本性。我們看這房屋，看房屋外面那些山河大地，比如天空裏面那些日月星辰，包括人類社會環境、人事上面種種這些境界，就是實相。看凡夫眾生，一觀就觀到他的本性。不但人道眾生，就看三途眾生，一看就看到他的本性，如實相，這是用中觀觀這十法界，所以講二邊三諦。三諦是一法，三諦是沒有分別的，沒有不同的，這叫作如。你這中道觀這法沒有七種方便。天台宗講七方便，跟小乘七方便不同的，七方便：人道、天道、二乘，再加上藏通別這三教的菩薩，一共七方便。這裏所觀的境界，不是七方便人所接受的權教，完全是講第一義諦的，叫作實。二邊三諦沒有一沒有異這分辨，這叫作如，叫如實相。

這裏講二邊三諦，二邊也是就三諦來講空有兩邊，真正說是講三諦。三諦是天

台宗最特殊的一個觀法。當初在北齊的時候，有一位慧文禪師，他得到了龍樹菩薩《中論》，裏面講到〈觀四諦品〉，四諦是苦集滅道。有一個四諦偈子，就是「因緣所生法，我說即是空，亦為是假名，亦是中道義」。這四句偈子就有空假中，慧文禪師從這四句偈子就悟了，悟了三諦最妙的意思，將此傳授到慧思。慧思再傳給智者大師，由智者大師把三諦，三止三觀，三止就是指的三諦，發揮到最究竟的境界。所以天台講止觀就是講三止三觀，三觀就是空假中，三止就指空假中三諦，這是天台宗的三諦。把三諦代表十法界，本來沒有十法界，本來只有一真法界。十法界都是因緣所生法，因緣所生這十法界這個法這個境界，你用中觀的智慧來觀，它都是因緣生法。就從因緣生法直接就觀到如實相，觀到實相就是本體，也就是真如，所以在這裏講如實相。有二邊對於中，中道必然是三諦。三諦分開來講，用中道觀三諦，三諦是圓融一體的，所以叫作如實。

如實，祖師就說了，實就是無相。無相，無處不是相，那就是《楞嚴經》所講的徧一切處。既是徧一切處都是實相，那個好懂的話，我們觀自然界、觀眾生本身

身體就是假相，因緣所生的，山河大地也是假相，你從這假相直接觀到本性。看見任何人，他是十惡不赦之人，或者是十善業行最好之人，無論善人是惡人，就中觀智慧來一觀，直接就觀到他的真如本性，就看他的實相。能用這種工夫，你看看那一個眾生都能成佛。那一個眾生運用佛法好好來調理他，都能讓他學好，一步一步來學成佛，這圓教講就這樣圓滿。一個要點就是說觀自然界、觀這人類一切眾生，不管是善的是惡的，你看的就從生滅假相上面直接看他的本性，這叫如實相。我們一個人這樣長期觀，你想想看還會跟任何人結怨嗎？有任何障礙嗎？沒有。當下就是圓人，就是經文所講的無礙無障。

經文接著不顛倒以下，就把中道的智慧分開來講，總說就是中道智，你的能觀之智，分開來講就下面這些意思。

先講「不顛倒」，凡夫眾生有四種顛倒，這四種顛倒就是常樂我淨。凡夫眾生在這世間，一切都是生滅無常的，無常的他認為是常的。這個六道裏面不必說，單講我們人道，仔細分析只有苦沒有樂的。可是顛倒的眾生認為我在世間還很樂，

這我就是《心經》講的五蘊和合這假我。為什麼是假我呢？真我就是不生不滅，永恆存在的。而那一個凡夫眾生都是有生滅的，生老病死這我都是假的，任何一個眾生都把假我當作真我。再說我們的身體實在是不清淨的，環境也是不清淨，不清淨卻認為是清淨的，那一個人都把他自己的身體感覺很好，很清淨，其實經不起分析，一分析身體裏面都是污穢的。不淨，他認為淨，這就是四種顛倒。

凡夫眾生有四種顛倒，修聲聞緣覺的他知道了，人世間其他六道裏面各道都是如此，非常、非樂、非我非淨，常樂我淨都不是的。凡夫眾生所執著常樂我淨，聲聞緣覺知道這是不對的，他就是認為無常無樂無我無淨。就菩薩法來講這也是不對，凡夫所執常樂我淨不對，你這二乘修的認為無常無樂無我無淨這也是不對的，所以二乘也有四種顛倒，合起來凡夫與二乘一共有八個顛倒。

講不顛倒，菩薩沒有這八種顛倒。菩薩到世間來教化眾生，沒有現出假相來，用言語也好、用行為也好，沒有相怎麼弘法？怎麼度化眾生啊？所以要出假。出假是從空出假，從空觀之中出來入了假觀，叫出假。這菩薩出來雖然是從空出假，但

是心裏也不能這樣執著：我行菩薩道，我來從空出假，我來度化眾生。連這觀念也不能存在，沒有出假的這個意識，沒有這心理。如果要是認為我是行菩薩道，我是從空出假了來行菩薩道，那也犯了四顛倒。必須連從空出假這觀念也沒有，菩薩才是真正不顛倒。

「不動、不退」，這句好懂了。「不動」是什麼呢？在六凡裏面有分段生死，不為分段生死所動的；出了六道以後還有變易生死，也不會被變易生死動搖自己行菩薩道的心，叫不動。

「不退」，不退是什麼呢？學菩薩道要成佛，必須要到世間來弘揚這妙法。在弘揚佛法遇見任何不好境界的時候，心也不能退轉。好的環境自己不要驕傲，不好的環境心裏不要挫折。心心念念都是流向到自己真如本性裏面，叫不退。

「不轉」，轉就是凡夫在六道裏面生死輪迴，這叫流轉。學聲聞緣覺二乘了，他要把凡夫的境界轉為聖人的境界，他這轉為聖人的境界只是出六道而已，只能了分段生死。這大乘菩薩不取，不執著這轉法，所以不轉，包括不像六道凡夫生死流

轉，也不像二乘只求出六道成為小涅槃，都不是，大菩薩不取這個轉法叫不轉。

「如虛空」，中道的智慧就像虛空那麼廣大，虛空它無相的。你要求中道智慧，智慧在那裏？求一個具體智慧求不到，只有在經文裏面表現有中道智慧一個名稱而已。你求那中道、那智在那裏求？智慧廣大無所不在。凡是求到認為這是某種智慧，那不成為智慧。真正中道智慧它無處不在的，所以求也不可得，只有名而已，有名稱然後慢慢體會到這個中道智。中道智你要仔細往裏面研究，它無處不在的，就像虛空那樣廣大。

「無所有性」，就是一切因緣所生法，無所有。你觀察一切法都是因緣所生，中道智慧也是無所有性。這個無所有性分開來講：沒有自性，沒有他性，沒有自他兩者合起來共性，也不是無因而生的這性，從這四方面來講，合起來說是無所有性。

「一切語言道斷」，真如本性，絕不是用言語能說得出來的。你要把言語當作真如本性的話，這道就斷了，那誤會太大了。經文裏面所提到真如本性、如來藏、實相種種的名稱不同，就是教我們從各種名稱之中去悟這個真如本性。只能悟不能

說，說不出來，所以祖師注解一切言語道斷不可思議的。議就是言語，不但不能用言語表達，就是用凡夫眾生的心理、思想，想也想不到。

「不生、不出、不起」。「不生」是無生法，講生，那就是生滅的。在這裏講我們是有煩惱、有智慧、有理性，這些都是從生滅法來了解。真正講到無生法，因為有生就有滅，一切都不生，所以叫不生。「不出」，佛一切沒有出入的跡象。佛的一切從他修行到成佛的境界，全體都是佛那種行為，全體沒有出，沒有入這些跡象。「不起」呢？因為行中觀智慧，這是念念都向理性上面去，一切言語行為都是歸入到理性。一切都不起，皆寂滅相，寂滅相就沒有任何現象顯出來叫不起，一起就是假相了。

「無名」，這名是標示事實的，一切的名真正說起來它不能代表本體。「無相」，一切的相這相隨時在變動，叫無名無相。就代表一個是性，講到本性，本性也是空無一物。無相，既是相有也是空的，一切皆空叫真空。真空，這中道智慧要從真空之中發出來，才是真的智慧。

「實無所有」，中觀智慧不是空有兩邊的，講有，實在沒有，找不到一個有的。

「無量、無邊」，量是數量，這智慧不是數量可以說得清楚的。「無邊」，沒有界限的，這中觀智才廣大。

「無礙、無障」。「無礙」，沒有一切妨礙的事情。為什麼呢？祖師注解這智慧是徧入一切諸法，那裏有法智慧就在那裏。我們凡夫眾生沒有覺悟，只知道自己小聰明、小智慧。真正大智慧一開發，智慧徧在一切現相上面。沒有那一件事情不懂都能知道，這是叫作無礙，沒有任何讓你受到妨礙。「無障」，障就是把它遮起來了，智慧既然無處而不在，誰能把菩薩智慧障起來？障不住。

以上是能觀的智慧，和前面所觀的十法界境界，兩者能夠相合相應，這個就能成功。菩薩行菩薩道，能用這樣的智慧觀一切境界，即使這惡法時代怎麼樣惡劣，你到那裏去境界都會轉變了。

第一八八講

但以因緣有。從顛倒生。故說。常樂觀如是法相。是名菩薩摩訶薩第二親近處。

這一段就把身安樂，有那些人不能夠親近的，做個結論的話。天台宗的祖師再把前面那一段，重新對照十八空來加以重新解釋。我們就把結論這幾句話，再回過頭來，把前面那一段對照十八空來解釋。

這個身安樂行，菩薩正工夫修行叫行處，行處是總說的修行，其次親近處。親近處是講人事、環境。講這親近處也是把修行的行處詳細分開來講，其實是一體的。講到親近處，它有三部分，一是從近處，一是從遠處來講親近的。遠處講親近是附帶講戒律，譬如前面國王大臣這些不能親近，這從遠處不能親近的，這是保持能守持戒律。再講從近處，自己不能夠接近冒充修道的人，這是為了幫助定工夫。恐怕接近那些人之後，就妨礙自己修定的工夫。第三部分非遠非近，也不是從遠處也不

是從近處來講親近。這是由於前面兩種有了戒有了定的時候，到這個時候就可以開智慧了。這三部分上回講到菩薩觀一切法空如實相，這就是非遠非近，從智慧這門來幫助修止觀這一段。

剛才念的那幾句是結論，今天對照十八空來解釋的。「復次、菩薩摩訶薩觀一切法空，如實相」，下面一共有十幾句。這個從如實相開始，就是菩薩觀十法界一切的境界，都把它看成如實相，實相就是本性。「不顛倒」以下「不動，不退，不轉」等等，一直到「無量、無邊，無礙、無障」，這十幾句是菩薩修的觀行法，中道觀的智慧。把這一段兩部分講，比如你是菩薩，發心要在十方世界以及娑婆世界來弘揚這佛法的時候，把你所接觸的一切對象，包括你要對他弘揚佛法那些眾生以及自然的環境，十法界四聖六凡他們本身、及所居住的環境，一律把它觀成實相。最簡單的話，你把人世間的人道眾生，不管這個人是好人、或壞到極處的人，你是菩薩，你一看他就觀察到他有真如本性。他這現相就是從本性裏面出來的，就是如實相。自己修持的工夫，那菩薩要用觀，用什麼觀？用中道觀的智慧，從那些方面

可以說明呢？就是不顛倒、不動、不退、不轉，它統統是對照十八空，換句話說，一切都是空的。唯有一切空，這智慧才是真正從本性起的作用，是真智慧。如果有任何一種不空，那你智慧很有限的，不是大智慧。所以這一段，我們把大的結構、文法先了解，然後對照後面來看一看。

菩薩觀一切法空，這一切法就是十法界的境界，這是一句。後面如實相、不顛倒、不動等等，從這以下的就是分別的。特別把上面總的一句，把它詳細的來解釋，上回解釋它是如實相，這是十法界的境界。不顛倒以下是中道觀的智慧，它是個別分開來講。觀是觀，境界是境界，今天對照十八空來解釋雙方面，把觀行的觀和所觀的境界，能觀的智慧、所觀的境界合起來講。那就是前面那一句觀一切法空，無論是智慧是境界都一切皆空。從如實相到後面最後無障、無礙，一共十八句。這十八句怎麼對照法呢？第一個「如實相」，在十八空裏面叫第一義空，這是最高無上的意義了。

第二句是「不顛倒」，不顛倒在十八空裏面叫內空。什麼叫內空呢？菩薩去給

人家說法，自己不要把外面的一切境界吸收進來。而凡夫眾生是把外面一些境界吸收進來加以執著，執著是我的，有我執有法執，這就是顛倒。菩薩自己沒有我執，沒有我所執，這就是不顛倒，是屬於內空。

「不動」，不動屬於外空。怎麼屬於外空呢？凡夫眾生看外面一切人事地物，這外面的，總歸起來有色聲香味觸法六塵，外面這些六塵隨時來擾亂我們。各位你要發菩薩心行菩薩道，講這法門的時候，你必得不受外面六塵來干擾。外面六塵隨時在變動，隨時在那引誘不懂道理的人。菩薩懂得道理，他不受外在六塵擾亂他，這叫外空。

「不退」，不退就是發心弘揚妙法這心不退。怎麼樣才能不退呢？內外空。把前面內空外空都修得很好，他就不會退了，這叫不退。

「不轉」，不轉在十八空裏面叫空空。兩個空連在一起，空空就是說，前面講內空、外空，內外空還是有一個痕跡的。到了空空，把那些內空、外空、內外空，這些微細空的跡相都把它空掉。換句話說把外在一切法破除掉，內在的智慧能夠破

除一切法，連能空這智慧也空掉，叫作空空，這才叫作不轉。

「如虛空」，如虛空就像虛空那樣的，這叫大空，十八空裏面有大小這叫大空。這個大空是怎麼講法呢？不明瞭大空，那就像虛空裏面，是沒有方位的。我們計算在地球上，有東西南北這些方位的，虛空有什麼方位？沒有，如果有方位就不算如虛空，也不算是大空。就是不要執著那些方位，這跟虛空一樣。虛空你想想看，這個大空萬法都能容納。菩薩有虛空的修養，你到世間來弘揚妙法，遇到任何一位眾生，好的也好，不好的也好，你都能像虛空這樣來容納他們，這叫大空。

「無所有性」，所有，是所有的一切法。這叫什麼呢？叫作畢竟空。十八空裏面有一個空叫畢竟空，就是一切法講到究竟都是空的。既然這樣無所有，畢竟空那還有什麼性呢？沒有了，畢竟空就是無所有性。

「一切語言道斷」，這是一切空，一切空想想看世間那一個法都是空，連說出言語也空了。言語既然都空了，要把這道說出來，說不出來。不可以用言語把這道說出來，叫作一切語言道斷。換句話說，菩薩弘法的時候，自己的修養工夫，不要

拿我說這法，這個文字怎麼的講法，含的意思講出來就是在說道，就是在講真如本性，千萬不可以這樣想，這樣一想就把言語當作本性了。菩薩在說法的時候，儘管用言語文字來解釋，但是只能夠供給聽的人領悟的方向，這言語文字不能說它就是道。所以在這裏講，一切語言道斷這叫一切空。

這個「不生」，不生叫有為空，有所作為的。凡是有作為，言語也好、行為也好，一切的動作，這些都是因緣生法。因緣和合才生，因緣不和合一分散，這就沒有了。生是因緣生，它這講不生。菩薩弘法的時候用言語，用身體的行動來表現出來，這都是有為。但是菩薩自己要知道，這些都是因緣和合的。因緣和合這個法說出來，讓聽的眾生知道怎麼修法就行了。自己千萬不要認為用言語用行為來說法，就執著這有為法，那就錯了。菩薩說了再多的言語，用各種行動來說法都不要執著，這叫作不生。比如《金剛經》裏面世尊就講，如果有人說他在說法那是謗佛。要知道不生的意思，菩薩說法雖然用言語行動，是稱性發揮的，稱性是完全合乎本性裏面發出言語、行為。本性是無生法，所以佛說：他說再多的言語，講到本性上面一

個字也沒有說。這就讓人家要體悟了，明明說了很多話，三藏十二部都是佛說的，佛卻說一個字也沒有說，這完全是從本性上來講的。菩薩到世間來尤其在惡法時代，不從本性上來說法的話，那就很多障礙。所以不生在這裏講有為，一切有為就是一切因緣和合才有為的。雖是有為，菩薩知道是從本性出來，算是無生——不生。

「不出」，不出跟不生是相對的，不生是有為法空，不出是無為法也空。怎麼無為法也空呢？比如說學佛證果了，證果是出離煩惱，而出離生死就有出。無為是連出離也沒有，這個法也空了，這叫不出，沒有出入的痕跡。

再說「不起」，不起叫作無始空，找不出一個開始來。現在研究哲學的人也好，研究科學的人也好，講到人生，他要找人生從什麼時候開始。科學要研究宇宙，宇宙從什麼時候開始？就拿我們人生來講，這一生有前生，前生還有前生，從什麼時候開始有我們這個人的生命呢？找不出一個開始。自然界天地萬物，都是眾生第八識這相顯示出來的，這個不學佛的人不懂。所以科學家們要找這個宇宙，從大處來講，在太虛空裏面探討星球有多少。從細微處來講他找各種分子，有電子、中子、

質子一層一層分析，說實在的話，他如果不懂佛法，不懂心法的話，永久找不出一個開始出來。所以佛法在這裏講，說實在的話，我們眾生的生命、眾生第八識顯示出來的共同這個環境都是無始的。你到什麼時候才知道呢？成佛以後你就知道了。成佛以後知道是知道，說不出來，言語道斷。所以這不起，起是發起、生起，不起就是無始空。天台宗祖師就講當前這一念，就在當前這一念上用工夫，老老實實就抓住當前一念，就在這上面用工夫。

菩薩必須明瞭「不起」，明瞭無始空這道理，然後在世間來說這妙法，才不會被世間那些做學問的人，受他們的影響。如果不了解無始空，不了解「不起」這道理，每個時代世間的學術，那些學者們都有他們研究的成果，就拿現在科學時代，無論社會科學也好，自然科學也好，都有他們一套理論，有其邏輯。但是他們的理論、邏輯都是非常有限的，而且根據他們的方法來研究，想把無始研究個有始，那絕對是研究不到的。作菩薩要到世間弘法，自己沒有無始的認識，沒有這樣修養的話，如果只跟著他們學科學就好了，那佛法就不講，妙法就不講這樣不行。菩薩懂

得無始道理之後，有機會和他們接觸，可以做他們的指導。如果他們不學佛不懂心法，不管他們講今天有個新發現，明天又有一個新發現，發現再多還是得不到一個圓滿的結論。你要把道理說明了，你就可以指導他們，引導他們回過頭來反求諸己，向自性中求。所以你能這麼做的話，可以使那些科學家、哲學家，教他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。竿只是物質，更進一步把這物質的知見去掉，進入到心靈世界，你就能指導他們。

「無名」，無名就是性空。什麼是性空？緣起性空。一切法都是緣起的，緣起這些法，你找這些法有真實性沒有？沒有，連這個名都沒有，這叫性空。

「無相」就是相空，這好懂了。一切的現相都是因緣和合，它才出現現相。但凡夫眾生這些相是空的，就是成了佛的人，他到世間來弘法利生也要起相。成佛的人到世間來弘法利生，用身體表現的行為，用言語說出來，這些都是相。不能說我們凡夫眾生這相是空的，釋迦牟尼佛示現這些相不是空的，這邏輯就不對了，說不通了，佛到世間來言語、行動這些相也是空的，這叫作無相。

佛到世間來這些相一切都是皆空，佛自己明白，眾生有感他才應，由感應來的。他到世間來八相成道這都是相，任務完了，他換一個環境又到別處去了，所以佛一切相都很自由自在的。不同於我們凡夫眾生起了任何相都執著，把空的這假相當作真實的。菩薩弘法不明瞭這道理，勸人家學佛，勸人家學妙法，認為我這功德大得不得了，有這個心，就著了相。著了相的時候，就不能夠把妙法讓人家了解，自己還有執著，那怎麼行呢？所以必得要明瞭凡夫這相固然是假的，佛起的這個相也是一切皆空，這樣你說出來的言語，才是完全從本性上起來的，絲毫沒有執著。

「實無所有」，實是講真實的，真正說起來一切法無所有，這就是十八空裏面叫作不可得空。凡夫眾生都是講有所得，《心經》裏面講無智亦無得，那還有什麼得呢？不可得還有這麼一個跡象，心裏還存著有這個念頭不可得。連不可得這念頭，都要把它空掉，不可得空，就是實無所有。

「無量」，無量就是有法空，講有，有這個法。凡是世間一切有，有是對空來講的。顯出一切有這些東西，這個法是空的。為什麼有法空呢？祖師就注解了，量

是數量，有一切法才有一切數量，這裏講無量就是沒有任何數量。萬法無論那一法都是有數量的，它這個無量，萬法一切有這些法空了，空了一無所有，叫無量。

「無邊」，就是無法空。無邊，凡是法都是有邊際的，有表面的，有邊際有表面，這是有法。連這邊際都取消了，邊就沒有了，無法也空。連無法這無也空掉，這叫無邊。

「無礙」，無礙是什麼？把前面有法、無法都空了，有法固然空，無法也是空的，這叫無礙。因為有法不空固然是有妨礙，無法不空還有無在那裏，心裏還是一個無的相在那裏，連這也把它空掉。這才是菩薩說的法，講到妙法才是無礙的，沒有一切障礙的。

最後講到「無障」，普通把障礙兩個字合起來講，這裏分開來講。前面講無礙，最後講無障，無障在十八空裏面叫作散空。散空是什麼？那裏都是障礙，無障的時候，無論到那裏都沒有障。菩薩說法，到了無障的話，一切散漫在各地方障都沒有。凡夫眾生無心之中說一句話，就招來障礙了，你是善意，人家把你當是惡意的，更

使人家對你起了反感。作出任何事情，都會有一部分人不諒解的，那些都是你散在外面的障礙。而這一切障礙都沒有了，叫散空。修養到這地步，無論在世間跟任何一個眾生說法也好，度化眾生種種行為，你都沒有障。

這十八空把菩薩中道觀這智慧，以及他所觀外面一切境界合起來講，能觀所觀從十八個方面，十八種代表一切了，一切皆空。要想在世間，無論是十方世界，在娑婆世界惡法時代，你想要弘揚妙法，可以想像到種種的環境處處都有障礙的。你要破除這些障礙，把這個法能弘揚出去，自己的觀念要空，看外面一切境界都看空了。只有把能觀的、所觀的一切皆空，這才能夠完全從心性上說出這妙法來。這才能在世間怎麼樣惡劣的環境，你都不會受他的妨礙。

對照前面看過之後，我們看這結論：「但以因緣有，從顛倒生，故說」。大菩薩行菩薩道到世間來說這妙法，你要了解這一切法都是從因緣而有的，從顛倒才生出來的，這是有法可說。雖是從因緣有，從顛倒生，前面十八空講得很清楚，從因緣有是空的，從顛倒生也是空的。必須一切皆空，空到一切言語都是沒辦法說了，言

語道斷了，這個才是釋迦牟尼佛說的一切法等於沒有說。這意思你要了解，一切說的法都從本性裏面出來的。這是從顛倒生故說，你要了解這個說就是從本性稱性而說的。

這兩句話要了解，本性就是實相，實相就是空無所有，一切皆空。現在有十法界，十法界都是從因緣而有，從顛倒生的。菩薩到世間來說妙法，要了解從因緣從顛倒才有十法界。就在十法界，這時候你就懂得本來不是緣生，不是顛倒的。從有上直接明瞭一切是真空。菩薩在說法的時候，「常樂觀如是法相」，就是好好觀行，自己能觀的智慧，及所觀的十法界，既是因緣生都是假相，不要執著假相，直接從假相上看到本性——自己的本性、眾生的本性，你常常的這樣觀法相，這叫作「是名菩薩摩訶薩第二親近處」。

第一八九講

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。而說偈言。

若有菩薩。於後惡世。無怖畏心。欲說是經。應入行處。及親近處。

「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」，這個時候，長行文在身安樂行講過之後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再用偈頌把意義說一遍。雖然是重宣，就是把行處、親近處，按照這個意思合起來講。有講事、有講理，在後面我們講到那裏注意一下就好。

佛就講「若有菩薩，於後惡世」，有發心菩薩包括已經是大菩薩了，他們發願在後來惡世的時候，「無怖畏心」，沒有害怕惡世，沒有一切怖畏心。「欲說是經」，他要在後來的惡世說這部經的時候，說這部經不容易的，最重要就是沒有怖畏心。怎麼樣沒有怖畏心呢？怖是恐怖，畏是畏懼。那你應該「入行處、及親近處」，行處就是前面分別講，菩薩行處要住忍辱地，一切要和順，這是行處。親近處就是遠離那些不好的人事、環境。在惡法時代要找好的環境很難，大多是惡的環境，惡的

人多。你必須要知道那些可以親近，那些不能親近的，應該入行處或親近處。這樣在後來惡世才能沒有怖畏心，才能弘揚這部經。接著就講親近處，先從遠的來講。

常離國王、及國王子、大臣、官長。凶險戲者。
及旃陀羅、外道梵志。亦不親近。增上慢人。
貪著小乘、三藏學者。破戒比丘。名字羅漢。
及比丘尼。好戲笑者。深著五欲。求現滅度。
諸優婆夷。皆勿親近。若是人等、以好心來。
到菩薩所、為聞佛道、菩薩則以無所畏心。
不懷希望、而為說法。寡女、處女、及諸不男。
皆勿親近、以為親厚。亦莫親近。屠兒、魁膾。
畋獵、漁捕。為利殺害。販肉自活。街賣女色。
如是之人。皆勿親近。凶險相撲。種種嬉戲。

諸婬女等。盡勿親近。莫獨屏處、為女說法。
若說法時。毋得戲笑。入里乞食。將一比丘。
若無比丘。一心念佛。是則名為 行處、近處。
以此二處。能安樂說。

「常離國王、及國王子、大臣、官長」。菩薩必得常離，常就是一直，不能說這時候離開，過些時候又可以不離開，不是這樣說的。必須永久不能夠親近國王，還有國王的王子，國王朝廷裏的大臣、官長與朝廷裏面的人。因為這些人都有他的政治權力，你是一個菩薩是不錯，你要跟他們接近了，智者大師舉出經典上曾經講過，你是出家的法師，雖然你是行菩薩道，你要跟國王、跟這些人親近的時候，他們這些在朝廷裏面從國王到大臣、官長，辦政治的人有很多事情，你不能用修道來要求他們。所以你想想看，釋迦牟尼佛他是個王子，可以合法的繼承王位，他為什麼要出家呢？因為辦政治免不了要造業的，你跟他們親近連帶就受他們影響。他們這些人造了業的時候，一般老百姓不了解，認為你這個和尚，你跟國王這麼接近，

有很多國王造不好的事情，又是虐待老百姓，又是貪污等等，那很多可能與你有關係的，你會向他們建議的。所以在經典裏面講，真正一個弘揚佛法的出家人，不能跟這些政治人物來往。所以「常離國王、及國王子、大臣、官長」，免得招來一般人對你的誤解。認為政治上的事情少不了與你脫不了關係的，然後就毀謗你這個出家人，也就毀謗佛毀謗佛法，這個關係厲害很大的。因此這裏講要常離，不是今天離明天不離，不是如此，必須一直永久不能夠跟他們接近的。

「凶險戲者」，這前面說過了，因為跟這些凶險戲者，接近他們，難免他們玩那些很凶惡、很危險的行為，對於自己弘法有很不好的影響。「及旃陀羅」，旃陀羅前面也說過了，是屠夫。在印度四大姓之外的這一種人，他是做屠宰的這種行業，這個不能跟他接近，跟他接近的話慈悲心就受影響。還有「外道梵志」，在印度外道很多，最普通的是婆羅門教，最早的時候有人著作一本書叫《韋陀》，這是他們最早的一部經典。傳到後來好幾次，由一部《韋陀》變成四部分的《韋陀》。由四部分韋陀變到最後，合起來有很多的偈頌，這是古時候印度的婆羅門教，最古老的

經典。這些經典那麼多，但都是外道，說那麼多，說不到自己心法上去。你要是跟這些外道接近了，他們就講他們的那一套。你要是先把它那一套經典了解，那你不修用了，也不要說法了。所以跟這些外道梵志，也不能夠親近。

這梵志所作的《韋陀》，一共有四個人，四個人相續把這經典愈研究愈多，而且每個人各有他的徒弟。所以輾轉演變到後來，有一千二百多韋陀經典。了解這個來源，古印度外道，他們講的那一套非常複雜。我們今日之下，看看現代人講的科學、哲學，當然也很複雜。你要真正研究古印度外道的那些經典，看起來比現在還要複雜，因此不能夠親近他們。

也不能親近「增上慢人」，慢人再加個增上，增上慢人這怎麼講呢？祖師注解就說了，這種人他自己學禪定，也有些工夫了，得到一種小的輕安這境界，他自己認為有所證了，把這輕安境界當作證了果，他就執著這種境界，就不肯虛心再往前求，這叫增上慢人。這個增上慢人問題就是他沒有接受菩薩法，大乘的教理他不明白，只得到輕安境界就以為是證果了。實際上我們也不知道，普通法門要得到輕安

的境界就是學禪定，禪定有祖師禪、有如來禪。祖師禪是達摩祖師傳過來的，而如來禪，這一切教理都是如來禪。我們對於祖師禪，我們沒有參過禪，但是如來禪，教理我們研究過了。研究是研究過，真正要講禪定的工夫，要好好用心思來修才能夠得到的。

小的輕安與證果有什麼不同呢？我們現在連輕安的境界都沒有，什麼叫輕安呢？看見世間這麼多人造惡業，對於我們本身也有利害關係的。我們處在惡法時代，有心無心造惡業自己不知道；人家造的惡業我們看出來了，自己也起煩惱。這樣看起來，一個眾生處在這個時代是沒有輕安的。所謂輕安是看這個時代，他一切都放得下，外在這些造惡業的人、這些惡劣的環境，是不是影響到我？這些都不放在心裏，心裏一切都是輕鬆的。這個想想現在，我們雖然是學道的人，我們可能還沒有到這種境界。再說拿我們念佛作比喻，念佛的人儘管持名念佛，念的心裏也很清淨的，雖然一句一句念得很清淨，有沒有到輕安的境界？沒有。真正到輕安的境界，就是我們處在這個世間，對於世間一切煩惱的事情，在心裏沒有罣礙的。拿念

佛來講，你正在念佛的時候固然心裏很清淨；不念佛的時候，那個佛號也時常從心裏起來。比如說，正在打佛七的時候，這個佛號一句一句淨念相繼；不打佛七的時候，或在打佛七止靜的時候，佛號在心裏還是出來。這個要問是不是得了一心不亂呢？就是佛七打圓滿了，回到家裏面那佛號還起來，要問這是得一心不亂，還是沒有得到呢？這個過去雪廬老人講，這還沒有得到。是得到什麼呢？得到相似的一心不亂，不是得到真正的一心不亂。有相似的一心不亂，有真正一心不亂，區別在那裏呢？這要懂得教理了。相似的一心不亂那些煩惱種子不起現行，真正一心不亂那個煩惱種子已經斷除了，那就是證果。拿這個比喻，看這增上慢人，他坐禪得小的輕安境界，他自己就認為證了果，然後不肯虛心再往上學，傲慢了，這叫增上慢人。這種人你不能跟他親近，跟他親近就跟他學傲慢了。

「貪著小乘、三藏學者」，貪就是貪圖，著是執著，執著這小乘。小乘有三藏，小乘的經律論三藏，佛在早期跟那些聲聞弟子講的小乘經典、小乘的戒、小乘的論藏。三藏學者執著三藏就不肯迴小向大，所以不能跟他們這些人接近。

還有「破戒比丘」，他雖然作比丘了，他不能守戒，破戒，這個不能接近。還有「名字羅漢」，他雖然是羅漢，只能在名稱上面叫做羅漢，實際上沒有羅漢那個修持的工夫。他雖然沒有修持的工夫，他也有做做樣子出來，找一個清淨的地方，沒有吵雜的音聲很安靜，這個在印度文講的阿練若。這名字羅漢雖然也做出樣子出來，實際上卻沒有內功，他就叫名字羅漢。

「及比丘尼好戲笑者」，有所喜好戲笑這一類的比丘尼，這個都會影響菩薩威儀的。還有「深著五欲，求現滅度」，五欲就是見著色聲香味觸這五塵，就引起他的欲望，而且在五欲之中他有偏重的。偏重的是什麼呢？色欲，五欲之中害人最深的就是色欲。這是深著這五欲，對有這些欲望的人是不能親近。「求現滅度」，現滅度，在這裏天台宗的祖師講，只求小乘的證果，證羅漢果。不知道求大乘菩薩法這果位的，佛果當然他更不知道。求這現滅度，所謂現滅度就是學小乘法的人，他聽到佛給他講三藏，他就按照這個學，按照這個修行，自己只求能夠證到滅度。是見思惑煩惱斷除，這叫現滅度，叫有餘依涅槃，不是無餘依，灰身滅智才是無餘依。

他身體還在，見思惑斷了，叫現滅度。他只求這現滅度，只證小乘果位，自己就滿足了。所以祖師講，像這樣只求現滅度的人，證了小果就滿足了，他沒有大慈悲心，你跟他接近也會損害自己的慈悲心。為什麼呢？證到小乘的果位，不肯繼續求菩薩成佛的大法，他拿什麼來度化眾生？自己了生死就好，這就沒有大慈悲心。你跟這些人親近，對大慈悲有所影響、有所妨礙。

「深著五欲，求現滅度」，這兩句就講，學聲聞的貪著小乘三藏學者的人，包括偏於兩邊的。真正學三藏不會深著五欲，深著五欲就不是真正學小乘的人，包括那些名字羅漢，破戒比丘等等，就代表兩邊。深著五欲就是對於世間法，對於世間的欲望斷除不了，那始終在六道裏面輪迴生死。求現滅度呢？他是真的修道，按照三藏那樣學了。學呢？證了果就滿足了。證到小涅槃，所以祖師注解著五欲在生死這一邊，求滅度是涅槃這一邊，這兩者都不合乎中道，所以都不能跟他們親近。不能跟這些人親近那應該怎麼呢？中道。菩薩自己修行，你把法說出來給人家聽，你都要按照中道法自行化他。

還有「諸優婆夷，皆勿親近」。優婆夷是在家信佛的女眾，在家男眾叫優婆塞。為什麼只講優婆夷不能親近呢？為避嫌疑，這也不能親近。

上面就講從國王大臣，國王的王子一直到後來這些諸優婆夷都不能親近。那菩薩弘法，這些人一律不親近，那跟誰弘法呢？經文就說了，「若是人等」，指的上面這些人。「以好心來」，好心來，他們到菩薩這邊來，什麼好心呢？他是「為聞佛道」，來向你學佛法的，這就好心，沒有存著別的心思。如果說他要來，國王來想要利用你，幫助他政治上某種事情，這不是好心。其他那些人來，是想把他所知道那些學問來影響你，替他來壯大聲勢，這都不是好心。好心就是為的是來向你來學佛，求佛法。

這樣的人來的時候，他很單純來學佛，「菩薩則以無所畏心」，菩薩就是按照這佛法，世間有那門學問能解救人的生死問題呀？可以教人成佛？所以你是菩薩，他以好心來，你也很單純的就把純正的佛法——也就是妙法，存著無所畏心，你就是代替佛來向這些人說法的。但有一個重要的「不懷希望」，他既是以好心來，你也以

好心來接待他，你這好心就不懷任何希望。就是不存著名聞利養，不要認為國王向我學佛，那我向國王說法，我名聲不得了，有這樣的心就不行了。再說跟國王說法那要什麼有什麼，國王的供養就多了，不要有這心理。其他的王子、大臣、官員這些人，你就是很純粹的為他們說法，把至高無上的妙法說給他們聽，他們能接受不接受，接受到什麼程度，那你不管，他們就是以好心來，你就以好心給他們說法。

除這些以外，佛就繼續說了，「寡女、處女、及諸不男，皆勿親近、以為親厚」。寡女是已經結婚的女子，丈夫死了；處女是沒有結婚的女子，這些人不能跟他們親近，也是避嫌疑。這在中國禮儀上面也講，不但不要跟寡女接近，寡女養的兒女，養的兒子，你也不能跟他們作朋友，這都是避免嫌疑的，對處女也是如此。還有「及諸不男」，前面講的「皆勿親近、以為親厚」。你一跟這些人來親近，你行菩薩道不是平等的。你特別跟這些人親厚了，顯得你菩薩說法不那麼純粹。以為親厚，對於這些人雖然不講親近，也不要特別顯示跟他們親厚，但是跟前面講的以好心來，若是很純粹的來向你學佛法，不能說我不能跟你們親近，不是這樣。後面有講，你要

以好心跟他們說法。

「亦莫親近」，也不能夠親近什麼呢？下面這些人，「屠兒、魁膾，畋獵、漁捕，為利殺害，販肉自活，街賣女色，如是之人，皆勿親近」。

「屠兒」前面講過了，屠宰業的。「魁膾」就是那些切肉掌廚的人，類似現在海鮮店的大廚師，這一類的人。還有「畋獵」，到外面打獵捕捉野獸的人。在海上捕魚的這些人，還有沒有舉例出來，為自己的利益殺害眾生的生命。還有販賣自活，販賣肉的，人家屠宰這些禽獸，他買了過來然後賣給人家，做這個行業，以這個來求生活，「販肉自活」。還有「街賣女色」，這些人「皆勿親近」，都不能跟他們親近。一親近的時候，你想想看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」，這中國的學問都這麼講。沒有到佛的地位，沒有到聖人的地位，那跟朱色的接近久了就受他們污染成赤色。近墨者黑也是一樣的，要想能夠真正做到涅而不緇，雖然放上怎麼樣的顏色裏面還不會染黑，是什麼？那是孔夫子聖人是這樣。而沒到聖人的境界都會受環境影響，因此這些人都不能親近。

「凶險相撲，種種嬉戲，諸姪女等，盡勿親近」。這前面都講過了，這些人都不能跟他們親近。

「莫獨屏處、為女說法，若說法時，毋得戲笑」。有女子來請求菩薩說法的時候，不能說我不能跟你說法，不可以。行菩薩道，對任何人你都要說法，但是不能單獨屏處，屏處是沒有別人，專門只為這一個女子來說法，這不可以的。這必須按照禮上面來講，為女人來說法，有女子到你住的地方來，要求你說法，你把門開開來，不能關起門來說法，最重要的還要有其他人在場，這是不能獨處而為女子說法。在說法的時候「毋得戲笑」，不能開玩笑，一邊說法戲笑這不許可的，要很嚴肅把法說出來。

還有在印度那時候，有出家人要到外面乞食。所以講，「入里乞食」，要到民間乞食。「將一比丘」，將一比丘就帶一位比丘，不能一個人。前面講過阿難尊者離了大眾，他一個人去乞食，結果遭到摩登伽女這個魔難了。所以在這裏講，你要是到外面去乞食，你要帶一個比丘。「若無比丘」，要是沒有比丘，只一個人去了，那有

什麼辦法？唯一辦法就「一心念佛」，佛號存在心裏的，那就不怕一切障礙。所以歸結到心法，一心念佛心在佛號上面，那外面的一切境界不能夠影響你說法的，所以一心念佛是最可靠的辦法。

「是則名為行處、近處，以此二處，能安樂說」。上面這一段就是把行處、親近處都合在一起講，意思是說住忍辱地跟遠離這些外緣。這個合在一起講，能夠這樣作，能夠在這兩處有了工夫了，你就「能安樂說」，你在惡法時代就能很安樂說這部經。

這個還是身安樂行，雖然前面講行處近處合起來講，但那是講的事。還有理論方面從理上來講，後面一段那是專門從理上來發揮。

第一九〇講

又復不行 上、中、下法。有為、無為。實、不實法。亦不分別 是男、是女。不得諸法。不知、不見。是則名為 菩薩行處。一切諸法。空無所有。無有常住。亦無起滅。是名智者 所親近處。顛倒分別 諸法有無。是實、非實。是生、非生。在於閒處、修攝其心。安住不動。如須彌山。觀一切法、皆無所有、猶如虛空。無有堅固、不生不出。不動不退。常住一相。是名近處。

「又復不行上、中、下法，有為、無為，實、不實法」。不行指的是什麼呢？指的上法、中法、下法，有為法、無為法，實法、不實法，這些都不要分別，這叫不行。要分別那是上法、那是中法、那是有為法、無為法，那不算是「不行」，有

分別了。現在就按照祖師注解，先把這幾個名詞看看。看清楚之後，再說怎麼樣才能夠不行。

先看「上、中、下法」，上中下法這三個層次的法，天台宗的祖師注解跟其他注解有些不同的。我們現在就按照天台宗的祖師，智者大師一直到蕩益大師他們是用四教來分的。四教是藏通別圓，別教是上法，通教是中法，藏教是下法，這上中下怎麼樣不行呢？這是藏教也好、通教也好、別教也好，都把它歸到圓教裏面去。所謂不行，是不要分別藏通別圓，一律都是圓教。這怎麼說呢？藏教講《阿含經》，藏教有三藏。就舉一個簡單的例子，藏教講四諦，通教、別教也講，有生滅四諦、無生四諦、無量四諦，無作四諦是最後最高的。這些都把它融歸到圓教來，所以叫作不行。換句話說，藏教看這世間萬法生生滅滅的。通教是介於別教與藏教之間的，它一部分是跟藏教，一部分是跟別教。藏教是生滅法，通教有一部分也是這樣。到了通教是講無生的，別教是講無量的四諦。生滅四諦，無生四諦，無量四諦，統統歸到圓教叫無作四諦。看這世間的時候，「煩惱即菩提，生死即涅槃」，這個是圓教

的境界，這就叫不行上中下法。

菩薩在惡法時代來弘揚這妙法，他自己修行到了這個境界的時候，對於外面一切惡劣的環境，到他這裏來一切都化險為夷，都是圓融的。講這個法就是圓教法，教人家直接明瞭人人都有這實相。有這工夫就是不行上中下法，自己修持的境界是到了圓教的境界，講出這個法就是叫人家悟最高這妙法。

「有為、無為」，先看有為的，一切言語行動這都是有為的。釋迦牟尼佛八相成道到世間來，他是來度化眾生，無論是聲聞、緣覺、菩薩、佛共四聖，他到世間來要說法、要用種種行為來度化眾生，這是有為的。所以有為的時候，無論是六道凡夫眾生，以及四聖界的聖人都是有為的。這個當中有什麼區別呢？有為之中分出來有漏的、無漏的不同。六道凡夫眾生有為，都是起惑造業受報，惑業苦，這樣不由自主的被牽引在六道裏面來回生死。凡夫有為是有漏的，是什麼呢？漏落在六道裏生死流轉。四聖呢？聲聞緣覺他不注重度化眾生，但並不是完全不度化眾生，他也度化眾生，不過他以自度為主。如果聲聞緣覺不度化眾生，那小乘教就傳不下來

了。菩薩和佛他們弘法利生這行為，是有為的是無漏的，就是不流落在六道生死了。這句有為，分出有漏的和無漏的有為。

無為在這裏指十法界就是真如本性。十法界就是四聖界六凡界，他們依著一個本體，就是真如本性。真如本性是平等的，在這平等性上面就本體來講，它是沒有任何行為的，就叫無為。分成六凡四聖那就是就有言語、有行動來講，所以有為有有漏有為、無漏有為，都是有為。就十法界一個本體來講，無論是六凡四聖，這個本體是一樣平等的。這個平等，它在沒有表現行為的時候都是無為法。不管六凡那一道裏面，就算在地獄裏面的眾生，跟菩薩佛的境界，講到無為的時候都是同一個平等性，這叫無為。

「實、不實法」，實法按照唯識宗講的，凡是有具體的色法，還有心法，我們這心理，眾生本身他有這色身，有這心理，這個有體有用。我們身體就是五蘊和合這個人，這個人我們有這身體了，身體包含心理，這很具體的這麼一個法在這裏，有這具體的法就有它的作用。不學佛的人，他有他的作用，造業也是這個體來造的。

我們學佛的人，來學佛要想成佛，也是由這個體來起作用，這個叫作實法。

不實法呢？就是不實在的。按照唯識來講，是不相應行法。怎麼不相應呢？那些假法，由這色法、心法一部分來顯示出這個假法。這假法一共有二十四個，這叫不實。二十四個假法，比如說我們講這得字很抽象。你有所得，你工作然後有了報酬，有收入了就有所得。作生意的，政府向他抽這稅，叫營業所得稅。這得是色法還是心法呢？但它與色法心法都有關係。由這些色法心法各有一小部分，然後構成一個抽象觀念在當中。它在我們人類日常生活之中、活動之中，它有它的作用。沒有這得字，有很多事情沒辦法來說明的。在二十四不相應法中，第一個就是得。再說我們講時間空間，時間這是一個抽象的，空間也是抽象，它有這些具體的東西一部分叫分位，分位所顯示出來的假法，這些叫作不實法。

拿這個分別實法與不實法，再一種分法，這有為的叫不實法。凡是有為的都是生滅的，前面講六道凡夫眾生的有為固然是生滅的，四聖界的有為也是生滅的。菩薩也好、佛也好，到人世間來說法度化眾生，應化法緣滿了，離開這個地區到別處

去了。就這地區來講，佛來了就生，佛去了就滅，它也是生滅法。所以講有為叫不實法，無為叫作實法；或者說有漏的叫不實法，無漏叫實法，這就是另外一種分法。

所以從這裏到上面都是屬於「不行」，就是上、中、下法，有為、無為，實、不實法，全部歸入到實相。分別指的凡夫眾生不了解，悟不到自己有實相才有這些分別。菩薩、佛到世間來教化眾生，就是教我們悟這平等的實相。教我們把這些有分別的法——就凡夫眾生來看明明是有分別的，但是他引導你來悟自己人人都有這本體，都有平等的實相，所以講「不行」。要行的話永久也不能成佛，必須「不行」，不要分別這些言語行為，一切朝著平等的實相這境界來悟。

「亦不分別是男、是女，不得諸法，不知、不見」。「是男、是女」，佛經有比喻，男女的表法，男是代表智慧，女是代表定工夫。前面講有戒定慧這三部分，在這裏把它合起來講男女，有定慧這些法，不要分別定慧，有定有慧這是一體的。還有「不得諸法，不知、不見」，得諸法是剛才講的分位的假法，所以「得」是一個抽象的。《心經》裏面講「無智亦無得」，你講有得，那完全得的是假法。得了假法，

什麼時候才得到實法呢？所以這裏講「不得諸法」。諸法就凡夫來講，認為都是真實的，講到真理上面，這些諸法都是假法。所以這假法就圓教來講，觀行的時候，這些假法、這些諸法都在那裏如如不動的，如如不動就是大寂滅相。什麼叫寂滅？大家念佛知道西方極樂世界有常寂光土，正報這身體，依報這土地，身土一如。這是，不要得這諸法，諸法就是差別相。「不得諸法」這差別相，就能夠進入到大寂滅相。

「不知、不見」，有知有見，那我們先研究看看。「知」，我們心裏知道某件事情，那是一個境界。心對境界那是相對的，心是能知，境界是所知。「見」呢？外面那些東西被我們眼所看到了，我們眼是能見，外面那些東西，無論是顏色也好，具體的物品也好，都是被我們所見的。不知不見，能所也是圓融的。你如果始終分出能所的話，那圓教境界入不去。要入這個圓教，就必須把能所分別取消，叫不知不見。

「是則名為菩薩行處」，這上面所講的一切都「不行」，也都「不分別」，這就

是菩薩行處。就前面講的，要住在忍辱地。他要根據什麼呢？觀諸法如實相，把一切法一看都是實相。菩薩在惡法時代來弘揚這部妙法的話，他有這樣的修養，人家毀謗他也好，讚歎他也好，這是差別相。破壞他、維護他，在他看起來都是如實相。悟到這個境界就起作用，外面一切凡夫那些知見，那些環境都能把它轉變，不受那些外面境界影響，而能把妙法很順利弘揚出去，這是菩薩行處。

前面長行文講，菩薩行處要把一切法用觀的方法，觀一切諸法皆空，把前面經文用偈頌說一說。「一切諸法，空無所有，無有常住，亦無起滅，是名智者所親近處」。

這個「一切諸法，空無所有」，這兩句話，空無所有，普通講萬法皆空，講真空的法，空無所有。再解釋「無有常住，亦無起滅」，沒有常住相，也沒有起滅相。沒有常住相，就是講這個真空妙有，空無所有是講的是真正真空，它不是像一般著了空見的，不是頑虛空，不是偏空。所以講「無有常住，無有起滅」。沒有常住，不要偏於偏空。沒有起滅，不要偏於有的。這個偏於一邊的真空叫真諦，真諦叫空。

諦。無起滅，不要注重俗諦，俗諦是世間法有起有滅有生住異滅的。這兩者都沒有，那有什麼？中道，真諦、俗諦融歸一個中道。

這個叫作「是名智者所親近處」，不偏於真空，不偏於俗諦，歸於中道，這是智者所親近的，用中道來自己修行，用中道來弘揚妙法。

「顛倒分別諸法有無，是實、非實，是生、非生」。「顛倒分別」就是凡夫眾生一切都從迷惑顛倒生出那些諸法，所以顛倒分別。諸法，一切法是有是無，是實還是非實，前面講過了，是生還是非生的，這都是顛倒分別了。

還有「在於閒處、修攝其心，安住不動，如須彌山」。修行人他選擇一個閒靜的地方在那裏來修攝其心。「修攝其心」就是把心（平常這心是散亂的，跑到這裏跑到那裏）收攝起來，把散亂的心收回來。收回來就是要入定，「安住不動」，收攝回來這心，讓它安安靜靜住在那裏不動。不動到什麼程度呢？就如同「須彌山」那樣安安靜靜的，一點都不要搖動。

「觀一切法」，菩薩用觀行法，把上面這些一觀，「皆無所有」，菩薩用定工夫

用智慧來觀，這些在你一觀之下，這些現相都無所有。說個比喻，就像虛空那樣，「無有堅固」，在虛空裏面，任何一個現相都不是那麼堅固的，都是在那飄浮不定的，「猶如虛空，無有堅固」。

「不生不出，不動不退」，這前面講過了，有生有出那是差別假相，假的不實在的。也不動也不退，那怎麼呢？總歸起來，「常住一相」，圓融常住一個相，這是「是名近處」，親近處應該親近的，就要親近常住一相。

「常住一相」就是講實相，實相就是真如本性，真如本性它是常住的。這常住不是講有生滅才有常住，有生滅對常住，這常住還是相對的境界，這常住就是本來就是常住的。比如十法界就是差別相，同一個法界同一個法身，就是一法界。這一法界不管是六道凡夫也好、四聖界也好，都是平等常住的。它本來是常住的，如果不是本來常住，有生有滅，這相對的沒什麼可貴的。凡夫眾生把不是常住的假相，把它斷除掉了，常住就顯出來了，顯出來這一相就是實相。大菩薩到世間來弘法，親近的近處，就是常住一相。

前面講分成幾部分，有行處，講修行的，講親近處。在親近處裏附帶有戒有定有慧，偈頌裏面把它合起來講，講到最後這「行」成就了。行怎麼成就呢？

若有比丘·於我滅後·入是行處、及親近處·

說斯經時·無有怯弱。

「若有比丘」，這比丘當然發迴小向大的，前面講比丘發心要弘法的。在佛滅後，「入是行處、及親近處」。他修行的工夫，入了上面講的行處，以及應該親近的親近處，然後他說這部經的時候，就自自然然的沒有怯弱。

這個怎麼說呢？行處親近處，前面講的附帶要說的戒定慧，有了戒定在行為上面有威儀的，他沒有任何的過失。在智慧方面他能夠入理，就是悟到真如本性，在內心裏面沒有任何的障礙，怎麼說都是稱性而說，他所說的都是從本性裏面流露出來。所以說此經無怯弱，不會怯怕的，不會有軟弱的狀況出現。

能夠有這種修養工夫，他在惡法時代說法很愉快，很樂，下面就解釋樂的原因。

菩薩有時、入於靜室。以正憶念、隨義觀法。
從禪定起。為諸國王、王子、臣民、婆羅門等。
開化演暢。說斯經典。其心安隱。無有怯弱。

「菩薩有時、入於靜室」，他要弘法利生，有時候要自己修行定工夫了，到靜室裏面。「以正憶念、隨義觀法」，隨著佛法的義理觀這萬法。然後「從禪定起」來，「為諸國王」為很多國王。「王子、臣民、婆羅門等，開化演暢，說斯經典」。可以為這些人來演暢說這部經。

「入於靜室、以正憶念」很重要，憶是那個境界不在眼前，念是念茲在茲在眼前。無論對於眼前的境界、不在眼前的境界都是正。正是什麼呢？沒有其他的妄念，一心一意的觀這法。觀什麼法呢？觀前面所講的，從這萬法差別法一觀，觀到實相上面。這自然就有定工夫——禪定，然後從禪定起來，他可以替這些人從國王、大臣到婆羅門（印度那些婆羅門都是很有學問的，而且都有修行的工夫），菩薩有這樣的修養，都可以替他們說法。

說這經的時候，「其心安隱，無有怯弱」。菩薩說這部經的時候，不管是對國王也好以至於婆羅門也好，他的心是安隱的，安隱是安安隱隱在那裏不動。無有怯弱，沒有任何怯弱的心理。為什麼呢？他有定工夫，有智慧，所以不怯弱。不怯弱就是得到安樂，不論在什麼時代，就是惡法時代惡到什麼程度，他有這定功有這智慧，都是安樂在那裏說法。後面總結，請看經文：

文殊師利·是名菩薩 安住初法·能於後世、說法華經。

釋迦牟尼佛就告訴文殊師利菩薩說，這樣的菩薩前面講行成就了得到安樂了，安住初法，他能在後世說《法華經》，身安樂行到此講完了。

妙法蓮華經講記(十三)

第一九一講

又、文殊師利·如來滅後·於末法中、欲說是經·應住安樂行。若口宣說、若讀經時·不樂說人、及經典過。

今天開始講口安樂行，請看第二〇〇頁，這講表上就把三種加上後面一共有四種安樂行，列出一個小的提綱出來，拿來我們對照一下。

這個安樂行二十七表後面這一面，在最後那幾段，開始近處這是身安樂行。近處那些親近的，那些是不應該親近的，在前面講過了，這其中附帶有講戒定慧。今天口安樂行，這一行下面的止行、觀行就是講口安樂。口安樂在止這方面它是要防非拔苦，在觀行方面那就說法與樂。把這幾項下面配合起來，防非就如同穿上如來衣，拔苦跟後面與樂就是配合入了如來室，觀行這一行說法是坐如來座。所謂觀包括觀想在內的。所謂拔苦就是悲心，與樂是大慈，拔苦與樂就是大慈大悲，這樣才能夠入如來室。在這上面有三種問語，這是菩薩在惡法時代來說法的時候，人家來

問法的人，有三種不同的人，有可以答的，有不可以答的。智者語，他是誠心誠意來問問題的，可以答復。還有王者語，那就是作國王的人；還有愚者語，愚者你跟他講什麼道理，他都不了解。那王者語，作國王的人非常驕傲，這兩種不可以跟他答復。

口安樂行，正確的念法，安樂「行」（音性），古時候讀法讀哼，我們現在讀哼也可以，當然是正確的。按照一般可以聽得懂的話，讀性，還是讀去聲。這口安樂行分成兩部分，一個是長文，一個是偈頌。長文簡單的說，一種讀法叫長「行」（音航）。另一個讀長「行」（音型）文，這兩種讀法意思有點不同。長行（音航）就是書，這經文已經把它印出來了一行一行，在那裏是靜態的。長行（音型）文等於一個人拿筆在寫，從上往下寫叫長行文，這兩者怎麼念都可以。現在先講長行文，開頭佛就說了，「又、文殊師利」，釋迦牟尼佛叫著文殊師利菩薩說。「如來滅後」，如來就是釋迦牟尼佛稱呼自己，我將來滅後就是滅度。這前面也跟各位說過了，佛滅度，在我們凡夫看起來，佛滅度就永久離開這世間了，其實不是的。佛滅度不是一

一般人講這死了，有些人說死了就是滅度，這完全是說錯的。如來滅後，就是滅度之後，他在我們這個地區來弘法利生，因緣已經圓滿了，他再到另外一個時空去。在我們這裏看是如來滅度，實際上他是轉移到另外一個地方去。那「於末法中」，這是佛滅度之後有正法時期、有像法時期、有末法時期，正法像法都過去了，我們現在就是末法時期，而且末法時期開始已經很久了。佛告訴文殊師利，在末法這個時候，「欲說是經，應住安樂行」。欲說是經，前面講你要弘揚這部經不只是用口說，還有讀誦的，書寫的，還有修持的，很多。這裏「欲說」就是口說，就是口安樂行。「應住安樂行」，在口業方面要懂得口怎麼樣才能得到安樂，得到這個修持的工夫，然後你才能在末法時中說這部經。

接著就解釋了，怎麼樣求得口安樂行。下面解釋分為兩者，講表有列出來了，一個是止行，一個是觀行。止行就是如同穿上如來衣服，防止一切過失的，屬於止行。後面講的觀行，那就是說法坐上如來座了。現在先講止行。

「若口宣說、若讀經時，不樂說人、及經典過」。菩薩發心在末法中、惡法時

代說這部經，用口宣說，宣是宣揚說出來。「若讀經時」，讀經也是用口讀，能口說當然是說，就是讀誦，讀給人家聽，或是領導人家讀經，都是用口宣揚這部經。無論是用口宣說，或者是讀經的時候，不樂說人過，就是以說人家過失為樂事情。不要這樣，為什麼不能說人的過、說經典的過？你要說人家有什麼過失，凡夫眾生都是不願意人家說出他的過失，你說出他的過失，他會記恨你，你要是說法，他就不接受的，甚至於他想辦法來陷害你。再說經典沒有過，就佛在過去說的聲聞緣覺那些法，說藏教的法，都是方便法。你在弘揚這部經的時候，你就不能夠指出那些法不好，釋迦牟尼佛所以說藏通別這些法門，就圓教來講那些方便法說的，都是針對學佛的人他們的根機，來方便講給他們聽。意思就是引導他們到後來能夠明瞭這部妙法，能夠開權顯實悟到這實相。這樣說起來前面講的方便法，你不能夠隨便說不好，否則你就等於謗法。再說呢？這裏講「不樂說人」，樂說人，喜歡說人家的過失，就是自己的一種煩惱。說人過失就是自己煩惱起來了，所以不可以的。你要是「及經典過」也是樂說，樂說就是好說，喜歡說經典上的過，這個自己就在造業了，所以不可以說人的過、說經典的過。

關於經典，不管是過去佛說的那一部經，藏通別各種都是方便說。因為大家在過去聽過那些方便說的經典，現在在靈山會上才領悟到圓教的道理。那是什麼呢？現在懂得圓教道理了，把以前佛所講的一看，統統都是圓教。《四阿含經》，方等的經典等等，到這個時候都是圓教。如果沒有以前一步一步講那些方便法，靈山會上大眾他們怎麼懂這圓教？所以注解《法華經》的祖師就舉出比喻了，過去佛所說的方便教的那些經典，跟現在靈山會上開權顯實的圓教教理，如同你吃那個蜜，那個蜜在經典裏面叫石蜜。你吃那石蜜比如盆子裏面放石蜜了。在靠盆子邊緣的，以及在盆子中間的，那個甜的味道有沒有不同啊？中邊皆甜。在中間的蜜在邊緣的蜜，一樣都是甜的。那就是說，到靈山會上領悟到圓教教理的時候，回頭一看原來就像石蜜一樣，圓教這麼好，以前一樣的都是佛講的，中邊皆甜。不過這石蜜，既然是石頭的石蜜，不要把它解釋為蜂蜜，它不是蜜蜂作的，它是古時候叫作交趾，交趾是現在的越南那個地方有一種特殊的甘蔗。由甘蔗把它製成的蔗糖，熬成那種蜜。甘蔗蜜不是蜂蜜，拿這個舉出來你吃那個石蜜中邊皆甜的，沒有兩樣。這是到靈山會上叫大家了解圓教的教理，那成佛絕對有把握，很快。對世間的一切的學術、一

切的學問，以圓教看來都能夠引導他明瞭實相的，就有這妙用在那裏。

亦不輕慢諸餘法師。不說他人好惡、長短。於聲聞人。亦不稱名說其過惡。亦不稱名讚歎其美。

接著說，不能夠「輕慢諸餘法師」。雖然那些餘法師不是圓教的，講方便法的。比如說一直到現在，南傳佛教聲聞小乘教還有，但你不能說他不對。依照佛講的方便法，來弘揚佛法的那些餘法師，這個祖師在注解說，要了解佛當初講這些方便法，都是讓那些聽法的人一步一步能夠悟到這個真理。真理講的第一義諦，第一義諦就是最高的悟到實相。這些菩薩們不能依照圓教的教理，來輕慢那些講方便法的法師們。

也不可以「說他人」，他人就是一般人，惡法時代的眾生，有善的有惡的。善也不要說，惡也不要說，一說出來就有是非。還有說長短，說某些人有他的優點，有那些缺點，說法時不能評論人家長短。換句話說你對於一般人，你說法就說法，不要牽涉到人身上面他的善惡長短。「於聲聞人」，這更要注意了，對於學小乘法聲

聞弟子。「亦不稱名說其過惡」，你也不能夠稱名，就是指名某某聲聞弟子，他犯了那些過失、造了那些惡。假如說這聲聞他犯了戒，你也不能稱名道姓把他的過失說出來。

「亦不稱名讚歎其美」，說他過惡固然不可稱名，而讚歎他的好處，他修行上面是很好，這是他的美處，也不要稱名（直接指名某某人）讚歎某某人是很好。為什麼呢？前面說是不要說過惡，要隱惡揚善，就世間法來講要隱惡，人家有惡你不要揭發他，要替他隱藏起來。你不替他隱藏而說出來大家聽了，就等於叫大家學會了做那些罪惡的事情，這個不可以。說人家過惡，毀謗他人；讚歎自己，這種行為自己就在造惡業，自讚毀他。不說人過惡不要毀他人，亦不稱名讚歎其美，讚歎他的好處這有什麼不可以呢？這可從兩方面說，再說你看到他這美好的一面，是真的美好的一方面嗎？有沒有考察清楚？再說他真的修行，修得很好，在過去僧團一起共修，你讚歎某一個聲聞人，那會引起別人的嫉妒心，所以不能讚歎他的美。懂得這個道理的人，就是你在末法時代弘揚妙法，對於一般人善惡長短固然不要說，

對於聲聞人，包括出家在家的，在家學小乘的人，都是修道的人，他的過惡固然不可以指名的說，就是他修行工夫很好，你也不可特別讚美他，讚美他等於陷害他。別人聽你讚美他，別人就嫉妒，以後對他就很不利的。這些道理你要想弘揚妙法，這就是人情世故，總得要了解、要避免。

對於這些聲聞人無論他的過惡、美的這方面都不必說，為什麼不必說呢？往深處再研究一下，你在惡法時代弘揚這部妙法，希望聽的人都能夠學這妙法。如果你對於學聲聞的人，不管是在家的出家的，你要讚歎他修得真好，可以了生死沒問題，他一聽你的讚美，他覺得自己不錯就滿足了。這個你也要知道，聲聞上面有通教、還有別教、圓教。他一感覺自滿了，對於這菩薩道行菩薩法，不肯再迴小向大，因為這個原因，你不能隨便讚美他。再呢？說他過惡，不是指他本人或是犯戒，不是指這個。而深一層的分析，你指這小乘法不行的，這個學到極處只能出六道而已，成佛還遠得很，他根機還不到，善根還沒到那程度，聽你這一說，大乘佛法他不敢修，連他修聲聞的，他也放棄了，也不肯修了。所以為了這個原因，專門說聲聞小

乘法不好，也不可以說。

最好你只說法就可以了，對於那個人，他所修的方便法，你不加以說他是好是不好。我們現在還有不少修聲聞的，南傳佛教就學聲聞的，而現在看起來他們修持的確不錯，但是我們要了解，雖然修持不錯，如果他不能迴小向大，學得再好，也只能夠證到羅漢果而已。但是想要證到羅漢果，別說在末法時代，就在過去像法時代也不那麼容易的。證羅漢果先斷見惑，見惑斷了以後再斷思惑，還有天上人間七番生死，好不容易的。所以現在你看到那些修小乘的人，雖然修持得很好，戒律莊嚴，那你怎麼辦呢？勸他念佛最好。念佛不但是圓教，還是圓教之中的特別法，當生成就的，對小乘學人也不說小乘是好是不好，他的修持固然不錯，你勸他念佛發願到極樂世界去，這個是非常好。

又亦不生怨嫌之心。

你去弘揚妙法的時候，你對那些學法的人，你不要對他生起了怨、嫌，怨嫌這心都不可以有。怨就是什麼？我講這麼好的道理，你怎麼一直聽不明白？這叫怨，

嫌是比怨稍微輕一點，就責備他，叫怨嫌之心。本來這個嫌字是嫌疑，起了疑惑，嫌疑，在這裏根據祖師注解，嫌是責備人家，你在講妙好的道理，他很難聽得下去，他有心在學，卻很難領悟。這個不管對方懂不懂，你要用好的方法來開導他，一步一步來誘導他，你不能加以責怪他。

在這個時代的人，見思惑比過去都嚴重，你對他講這妙法，不但他對圓教的道理很難領悟，就是聲聞生滅四諦那個法門，現代人真能夠了解的話，各位可以想想看，找得出來嗎？特別這些在學術界的人、一天到晚在錢財上面打轉的人、一天到晚忙著選舉的人，實在說他連生滅法也不懂。真正懂得生滅四諦、懂得生滅法，他現在行為就不會這樣，他絕對不會在世間爭名奪利。凡是熱衷於在世間裏，跟人家爭奪不肯放棄自己權利的人，你就料定他連生滅四諦都不懂。想想看，你弘揚妙法怎麼辦呢？那你行菩薩道要用善巧方便來誘導他。

上面把止行的講過去了，下面是觀行。觀行是什麼？對人家說法這方面。

善修如是安樂心故。諸有聽者、不逆其意。有所難問。不以小乘法答。

但以大乘而為解說·令得一切種智。

「善修如是安樂心故」，你是發心要弘揚妙法的人，你要好好修安樂心。你修安樂心是什麼呢？就是講口安樂，口要聽心的指揮。有安樂心然後你說出這個言語出來，你才能得到口安樂，所以你要善修這樣安樂心故。

「諸有聽者、不逆其意，有所難問，不以小乘法答，但以大乘而為解說，令得一切種智」。

你是這樣修安樂心，那些來聽你說法的人，「不逆其意」，就是你說出來這個法，不要使他產生抗拒的心理。這個要怎麼才能作得到呢？必須你說法的人，自己不要有所執著，雖然沒有證到破法執工夫，但是道理你總要明白。這法執要不得的，一有執著就免不了逆了人家意思。你自己在法身沒有執著，就能夠觀察他的根機，然後順著他的根機來誘導，就像孔夫子教學生循循善誘，就不會逆他的意思。

他們那些來聽的人「有所難問」，他們有什麼問題來問你的時候，「不以小乘法

答」，你不必拿小乘法來答復他。「但以大乘而為解說」，以大乘佛法給他解釋。這個目的「令得一切種智」，幫助他一步一步了解大乘法門，然後得一切種智，能夠成佛。

這兩句話要注意，「不以小乘法答，但以大乘而為解說」，這就是釋迦牟尼佛恐怕這些發心菩薩在惡法時代，遇到那些問法的人，他問的是小乘法，你不必拿小乘法給他解答。因為你不了解他的根機，他問的法雖然是小乘法，他也許可以學大乘法門。你隨便用小乘法來解答，對於大乘佛法他就聞不到了。這在過去真正是大菩薩有他心通，能夠觀眾生的根機，他怎麼說都可以。但是釋迦牟尼佛防止後來這些發心菩薩沒有觀機的工夫，佛在這裏用一個穩妥的辦法，不管他問的什麼，是那一種法門、是那一個境界，你都是以大乘佛法來替他解釋，這個保險。

第一九二講

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。而說偈言。

菩薩常樂 安隱說法。於清淨地、而施牀座。
以油塗身。澡浴塵穢。著新淨衣。內外俱淨。

「爾時世尊」就在前面長行文講過以後，這個時候，世尊就是釋迦牟尼佛。「欲重宣此義」，把前面講的這意義再宣說一次，「而說偈言」，就說這些偈頌。

前面長文裏面就講止行、觀行，菩薩要弘法的時候要住安樂行，這安樂行是包括止行觀行。但是到偈頌裏面就把安樂行的狀況，經文裏面講的行相，行相就是詳細再把安樂行種種情況把它說出來。

「菩薩常樂安隱說法，於清淨地、而施牀座，以油塗身，澡浴塵穢，著新淨衣，內外俱淨」。一共三段，三段就是入如來室、坐如來座、著如來衣。

「菩薩常樂」，這樂念勒也可以，當好字講念要也行，樂比好更進一步，以說法為樂。也就是發心在惡法時代弘揚妙法這些菩薩，要常樂不間斷的。常樂是什麼呢？「安隱說法」，就是用安隱說法作為你樂的事情。

這個安樂說法，就是入如來室。祖師注解，安樂說法就是那些想聽菩薩說法的人，得到安隱道，以及安隱果。我們先看安隱這個意思，講到修道安隱有成就了，在這裏講得了安隱的果。根據智者大師講的，得到安隱果這安隱，在五濁惡世，八種大苦就危害不到的，這叫安。在我們眾生本身來講是五根之身，本身以外的山河大地就是第八識的相分。我們眾生本身心裏亂了，這五根之身不守秩序就亂了。在某一個地區的眾生心裏亂了，外面的山河大地這八識的相分，它也動起來叫亂，這道理是如此。現在正好契合安隱這意思，智者大師講，菩薩得到安隱的時候，五濁惡世除了八苦那還有很多很多的，菩薩都不受危害，這叫作安。八苦大家都知道，生老病死、愛別離、怨憎會、求不得、五陰熾盛這八苦，凡夫眾生那一個不受這八苦？不但我們人道，天道也有壞苦，欲界有壞苦，到空界有行苦。

這八苦在三界之內那一個眾生都有，但是這安隱學成功了，這八苦對他沒有什麼危害，叫安。隱呢？隱就是穩的意思，在早期就是隱字，穩是後來的意思。隱是什麼呢？智者大師說了：「日倒暴風所不能動」，日倒，太陽倒下來，太陽毀了，這個暴風來了，暴風是什麼呢？我們在太平洋這地區有颱風，在美國有颶風、有龍捲風這就是暴風。暴風一來的話，把人都吹起來了。前次在南部地方一下起了暴風，有一個國小鐵皮屋頂被掀起來了。得到安隱的時候，日倒暴風不能動，動不了你，合這兩個意思叫作安隱。安隱道，知道學安隱這工夫，必得要了解安隱這種能力，開始才有信心學。學成就有了定功，那就是果。有了定功八苦就不能危害，暴風等等天災巨變，都不能動。中國古人作文章有「泰山崩於前，而色不變」，泰山為五嶽之首，泰山在你面前崩下來了，你顏色變都不變，心裏也不亂。遇到外面自然界環境突然有巨變，事先沒有叫你預備的，就像剛才地震一樣的，地震突然一來了，事先沒有預報，這個一般人就很難適應。所以修安隱道得了安隱果，它就有這作用了。能夠有這果，最低限度明心見性，禪宗講開悟，有小悟有大悟還不只一次，悟是悟自己有真如本性。開始悟還不算，悟了之後，知道自己有真如本性，真如本性

沒有這些現象，就朝這方面用工夫。用工夫有境界了，在這裏說有果了，外面一切天地忽然之間變動，他就不在乎。這就菩薩在惡法時代說這妙法，自己要具備安隱這果，然後才能教聽的人學這安隱，學好然後才能得這安隱果，這個就是入了如來室，不明心見性不能算入如來室。就如古時帝王宮殿先要入門，入門之後登堂，然後再入室，三種境界。所以在這裏入如來室，那當然自己已得了安隱果。對於自己的心性不但開悟，而且有相當工夫，境界就轉過來了。所以菩薩常樂安隱說法，安隱說法就是入如來室，令眾生學這安隱道得安隱果。

「於清淨地、而施牀座」。清淨地，如來說法的座位，那個地方一定是清淨的。比如說整個靈山都是清淨的，一直到現在，我們蓮社還有不少蓮友到靈山去參拜過，一到靈山就有一股靈氣在那裏，那就跟別處不同的。那地方清淨，在清淨地而施牀座，施就是設置，設置牀座。牀不是指我們現在睡眠的牀，古時候這座位就叫作牀，叫牀座。在清淨的地方安置施設如來說法的座位，說法的法座，這就是坐如來座。如來在世的時候，那大菩薩法師不能坐在如來座上。到末法時代，大菩薩要

弘揚妙法的時候，這法座必得要清淨，這地方要清淨，這座位當然要如法的來設置。這個都是表法，地或牀座都是身外的，藉著身外這個環境，這座位表菩薩要弘法要坐在牀座上面，這牀座就代表如來的座位。那自心之中一定是清淨的，菩薩要坐清淨地坐在牀座上，心中要清淨，沒有雜亂的念頭。講妙法純粹講妙法，所講的話句都是稱性而談，大菩薩都有這工夫，言語都是從心性裏面流露出來的。這才能談得上「於清淨地，而施牀座」，這就是坐如來座。

「以油塗身，澡浴塵穢，著新淨衣，內外俱淨」。用油塗在身體上，這油在印度是用一種牛乳製成的油，它可以塗在身上，使身上很清潔，也可以發出香味。另外在印度有一種花，叫做摩羅華，用華做成發出香氣的油，這種油叫作酥油。這裏講以油塗身，究竟是牛乳製的油，還是用華製的油，或者兩種都是，不一定，用那種油塗在身上使身體很乾淨，發出這香氣出來，以油塗身。「澡浴塵穢」，澡是洗澡，浴是洗頭、洗面，兩個字合起來講，從頭到面貌以及整個身體都洗一洗。洗的是什麼呢？我們人身上不清潔。任何眾生都有見思惑，當然是污濁的不清潔的，就是我

們受到外面的風塵，污染到我們身上來。這時候澡浴就把外面有塵穢落在我們身上把它洗掉，身體也乾淨了。「著新淨衣」，再穿上新的，很清淨的、很乾淨的衣服。這樣「內外俱淨」，內外，內前面講常樂安隱說法，這純粹講內的。於清淨地這是講外面環境，施牀座加上以油塗身、澡浴，穿上衣服這是外在的。合起來內外都清淨的。就圓教來講內外是一回事情，內外都要清淨。這一段著上如來衣了，這三段正好合起來入如來室、坐如來座、著如來衣，這三個法可以導致口業安樂。具備這三種條件，這些菩薩在惡法時代用口來宣說妙法，一定是安樂的。菩薩本身安樂，使聽妙法的人也得到安樂。

這幾句話是入如來室等等三個法，成就口業安樂行，正式把這題目標示出來。下面再解釋，解釋分成止行，觀行，止觀這兩方面來解釋的。

止行是什麼呢？止就是不說人家的過失等等的，這種不說人過以及不跟人家正面衝突，這是善事情。行，什麼觀行？還要自己拿出行為表現出來，那不是止了，那就是行了。現在先講止的時候，第一個不要輕視人家，不要拿傲慢心來待人家。

安處法座・隨問為說。

這兩句，「安處法座，隨問為說」，坐在法座上當然要說法了，你在說法的時候，要對人謙虛，不能傲慢。為什麼不要傲慢呢？隨問，這隨字就是不輕慢人的意思。凡是傲慢心很重的人，絕對做不到一個隨字。隨是隨順，人家來問，不管問得對，或是問得好，或是其他問不得其法，你都要隨著他這個人的根機、他的心理，要給他解答，這就是隨，這就是不輕慢的意思。

若有比丘、及比丘尼・諸優婆塞、及優婆夷・

國王、王子、羣臣士民・以微妙義・和顏為說。

若有難問・隨義而答。

這一段是教菩薩在末法時代弘揚妙法的時候，不要歎毀，歎是讚歎，毀是說人家的壞話、毀謗都不可以的。前面長行文講過的，你當別人面前讚歎某個人，當面那個人感覺你讚歎他，好像沒有讚歎我，藉著他來毀謗我，有這個意思在當中。毀

也是這個意思，你直接毀謗人家，凡夫眾生誰願意被當面指責過失，都會不高興的。或者你當他面前毀謗別人，引起他覺得你指桑罵槐，好像就在諷刺他。有這些道理在當中，所以都不要歎毀。那你在說法的時候，怎麼說法呢？下面這一段，菩薩要這樣來對待眾生。

「若有比丘、及比丘尼，諸優婆塞、及優婆夷」，這是在家、出家合起來的四眾。比丘是男性出家，女性出家叫比丘尼。優婆塞是在家學佛的男眾，優婆夷是在家學佛的女眾，叫四眾弟子。除了這些以外呢？還有「國王、王子」。王朝裏面的「羣臣士民」，士是讀書人，民是一般民眾，這些都是來聽你說法的人。你對這些人說法，或者這些人不一定集體的在一個道場來聽，或者是個別的，凡是這些人來向你學法的時候，那你怎麼辦呢？這裏講不要讚歎也不要毀謗。你只有「以微妙義，和顏為說」，你就用《法華經》的妙法，還有和顏為他們來解說。這樣對待他們，既不特別讚歎，也不用毀謗責難他們，你拿這微妙義來和顏悅色給他們說，這個沒問題。

「若有難問，隨義而答」。難問就是問難的，有一些難的題目。這「隨義而答」，菩薩遇見那些人拿比較困難的問題來問的話，你可以隨義而答。不過祖師注解有三種人，有一種人可以答復他，另外兩種人不可以答復他，因為答復沒有用處，反而有很多麻煩的。

第一種人是「智者」，他是有智慧的人。這智者表示他在學佛的時候，學的也很好，他對有些問題來跟你這菩薩互相研究，他提出問題來彼此交換意見，或者你懂的他不懂，或者他懂的，你懂得不徹底，這樣一交換意見互相辯論，這種人他提出問題你可以答復他，這是智者。這樣交換意見，對方不懂的你給他解答了。你這菩薩懂得不徹底，跟他一研究的話，道理愈研究愈明白，彼此都有好處，這種人可以答復他。

再有一種人那是「王者」，要知道作國王的人他有權力的，這種人傲慢自大，他來問你問題，很難跟他講。你要是迎合他的意思，那你不願意，菩薩弘法不是在迎合國王的意思。你要說真話把妙法講出來，你要教國王懂得妙法，放下國王的權

力，他放得下嗎？勸他要做一個仁君不要作昏君、暴君。中國古代唐堯、虞舜、三代的開國君主，那是明君沒問題。禹王他聽到好的言語還要下拜呢，他很歡迎，另外還歡迎人家說他的壞話，像這種帝王很難找。一般帝王，你要說出正法來教他放下權力，那他就認為你是忤逆不道的人了，他一定要加害於你。尤其在惡法時代，本來任何眾生都有傲慢心，貪瞋癡慢疑這是人人都有的。但是作了國王這傲慢心更重，一句話說不對，在古時候君權時代還要殺人的，那你菩薩何必找這個麻煩呢，乾脆對於這王者問的什麼話，說對不起，我不知道，就好了，沒事了，這種人你不要答復他。

還有一種人對於佛法講的大乘法門、小乘法門，以及怎麼樣修行？修的是好是不好？他一概不懂。那一個法門有高有下，他不懂。他來問你，本來的意思就是來跟你辯論，把你辯輸了，他勝利了，他是抱著這個心理來問你問題，在祖師講這是「愚人」。他有些辯才，他可以把是非顛倒、善惡顛倒，他的目的是把你說服了，他贏了，他得勝利了。這種愚人你不要跟他辯論，他提出任何問題你不要答復他，

你答復他問題是浪費時間，有什麼用處，你改變不了他，在這個時候，你答復他沒有用處。當然對於任何一個眾生你都想教化他，這可以另外想辦法。所以這三種人，一種人可以答復的，後面這兩種人不必答復他，這叫隨義而答。

**因緣、譬喻·敷演、分別、以是方便·皆使發心·
漸漸增益、入於佛道。**

在惡法時代說這妙法的時候，你不要隨便說那些來學法的人的過失。要知道惡法時代那個人沒有過失？凡夫眾生起心動念的時候，都是損人利己，都有過失，那你不說人過失。你在惡法時代怎麼說法呢？這個釋迦牟尼佛就教那菩薩，你說「因緣」，說些「譬喻」，因緣是說一些因緣故事，譬喻就拿當前那些發生的事情，引來作譬喻。敷演就用因緣譬喻來敷演，敷演是什麼呢？敷是鋪設的意思，演就是演示。用敷演，用因緣、譬喻來講給那些人知道，人人都有過失，在末法時代你用這方法敷演，把妙法的理論，就像把物品鋪開來、演示出來，讓人家明白。「分別」就是分析，藉著因緣譬喻來分析這妙法道理。

「以是方便」，上面所講的是方便法。用這樣的方便法，沒有說他有那些過失，也不要呵斥他。「皆使發心」，使得那些人都能夠發心學佛。「漸漸增益」，藉著你的方便法使他能夠好好學佛，漸漸增益，愈修愈進步了。「入於佛道」，能夠入佛道走向正路了，了解成佛怎麼樣去修持那就好了，就是要先讓他發生歡喜心，最後輔導他入佛道。

除懶惰意、及懈怠想・離諸憂惱・慈心說法。

「除懶惰意」，就是菩薩在惡法時代不要有懶惰，不要有懈怠心理。菩薩到世間來弘法利生，是沒有疲倦的時候，不要認為惡法時代眾生難度，就想休息一下，這不可以的。要「離諸憂惱」，眾生再難度，也不要憂惱心。那怎麼呢？「慈心說法」，必須一本慈悲心，恆為眾生來說法。

在前面講，不輕慢、不歎毀、不說過、不怨嫌，這是止行，對眾生不要有這些行為。

第一九三講

晝夜常說 無上道教。以諸因緣、無量譬喻、開示眾生。咸令歡喜。衣服、臥具。飲食、醫藥。而於其中。無所希望。但一心念、說法因緣、願成佛道。令眾亦爾。是則大利、安樂供養。

「晝夜常說無上道教」，行菩薩道，尤其在惡法這時代，對於那些眾生說法的時候，「晝夜常說」，白天說，夜間也說，非常精進沒有休息的時候。這樣的常說什麼呢？「無上道」，無上道就是學這佛道，無上成佛的大道，它有教法的、有教理的，就把成佛大道一切教法教理都能說出來。但是講教理的時候，很難明白，那菩薩要想那些眾生能夠聽明白的話，專門講理是不夠，要用很多方便法。「以諸因緣」，就是用因緣說那些故事，佛過去怎麼樣的發心學佛？怎麼樣成佛？成佛之前他生生世世修行的，用什麼身分來修行，那多得很多。佛有佛的因緣，菩薩修行也有菩薩的

因緣，還有世間種種事情都是有許多因緣。除了因緣以外還有譬喻，「無量譬喻」。因緣不只一種叫諸因緣，譬喻那是更多了，數不清的。所以在佛經裏面，各位研究就發現了，那一部經裏面都有說理論的時候，而佛恐怕人家聽不明白，就說譬喻。比如《法華經》，前面講房子有火燒起來了；還有很多藥草，在《法華經》一共有七種譬喻。那都是佛舉出來讓我們明瞭道理。說譬喻還恐怕聽不明白就講因緣故事，這好懂了。所以這裏講，菩薩在末法時代弘揚妙法，不分晝夜常說無上道，把成佛大道的教理說出來。聽不明白教理，就用種種的因緣、無量的譬喻來開示眾生。這道理等於門一樣的把它打開來，開還不算，比如說進到屋裏面參觀，只開開門，我們還不容易懂，還必須有人來告訴我們裏面有什麼東西、有那些好看的东西叫示。「開示眾生，咸令歡喜」，使得那些眾生都能發歡喜心，得了法喜。

偈頌有重頌、有孤起頌。孤起頌就是就單獨起來的，前面長行文沒有講的，這裏孤起就是單獨起。重頌就是前面長行文裏面講過了，這裏用偈頌把它再說一遍叫重頌。剛才講的晝夜常說無上道，在前面，「有所難問，不以小乘法答，但以大乘

而為解說」。重頌那幾句話，前面講以大乘而為解說，在這裏是菩薩要說無上道。

「衣服、臥具，飲食、醫藥，而於其中，無所希望，但一心念、說法因緣、願成佛道，令眾亦爾，是則大利、安樂供養」。

這裏弘法的菩薩們，晝夜常說無上道，把全部的精神力量用來說法。那他們的生活從那來？尤其出家的菩薩需要有人來供養，供養大致分成四種，「衣服、臥具、飲食」，還有身體有病時要「醫藥」，這四種。當然實際上不只這四種，這四種是基本生活所需的東西。菩薩在說法的時候當然有聽法的人供養，可是菩薩自己呢？「而於其中，無所希望」，其中是對於以上四種的供養物品，無所希望。菩薩只管晝夜把這無上道說出去，其餘一切不必掛在心上，也不必說我現在沒有衣服了，有沒有那位提供衣服來，心裏不要這樣想。對於這四種，心裏都沒有任何希望的，那就是說菩薩一心在弘法。

菩薩弘法的時候，對上面這四種供養，心裏不存任何希望。「但一心念、說法因緣」，只有一心念，一心就是專心，沒有其他的心，專心在念著什麼？說法因緣，

這個跟前面諸因緣有一點分別。前面諸因緣是菩薩在說法的時候，講佛法道理之後再講因緣。這裏的說法因緣，是指著諸佛到世間來說法度化眾生，為的是什麼呢？佛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。佛就是諸佛，無論那一尊佛都是以一大事因緣到世間來，幹什麼呢？就是要教化眾生，能了生死成佛。作菩薩到世間來說法，念念不要忘記這個因緣。那麼「願成佛道」，願自己和眾生都能夠成佛。

「令眾亦爾」，前面講開示眾生，咸令歡喜。這是擴大的講對一切眾生，凡是有緣的眾生，談話也好、做什麼事情也好，都是願眾生跟自己一樣將來都能成佛。

「是則大利、安樂供養」，這個自度度他、自利利他是最大的利益，這是安樂供養。「願成佛道，令眾亦爾」，這是前面長行文裏面講，令眾生都能成佛得到一切種智，開發一切種智，得到佛的大智慧。

我滅度後·若有比丘、能演說斯 妙法華經·
心無嫉恚、諸惱障礙·亦無憂愁、及罵詈者·
又無怖畏 加刀杖等·亦無擯出·安住忍故。

這佛又講了，前面觀行修成功之後，「若有比丘、能演說斯妙法華經」，能演說斯就指的《妙法蓮華經》。就是在佛滅度之後，有那些比丘，他們能夠演說，斯當此講，語體文當這字講。能演說這部《妙法蓮華經》，那要怎麼說法呢？前面既然止行、觀行都修成了，那當然知道，這再提一提。

「心無嫉恚、諸惱障礙，亦無憂愁、及罵詈者」，心裏都沒有這些東西。「心無嫉恚」，演說這部經的時候，這些比丘都是發心行菩薩道的，這不是普通的。那麼在說這部《妙法蓮華經》的時候，心裏沒有嫉恚，嫉是嫉妒別人，恚是瞋恚，瞋恨心。「諸惱障礙」，不只嫉恚，舉出這兩個而已，其餘還有很多煩惱。「諸惱」就是諸種煩惱，這些煩惱都是障礙。行菩薩道說法的時候，有這些煩惱就是障礙。修行人要成佛了生死，就要發明自己真如本性，就悟自己有本性，要證到自己本性。為什麼要悟要證呢？悟了之後還要證，把這些諸煩惱障礙破除了，才能夠明心見性、才能證到佛果。所以必須沒有嫉恚，以及沒有那些種種煩惱障礙。「亦無憂愁、及罵詈者」，也沒有一切的憂愁，憂是在心裏發愁。「罵詈者」，儘管外面有那些造惡

業的人，看你在這裏講妙法，他來罵你。你根本就不要理會他，在你心裏根本就連罵你的人都不存在，就是亦無憂愁、及罵詈者。詈這個字就是用言語直接對著你來污辱你來罵你，在你看來好像不是在罵，沒有這個人，無罵詈者。「又無怖畏加刀杖等」，怖畏呢？自己沒有恐怖畏懼。外面有種種那些惡人，來想加害於你，你也沒有恐怖，也沒有害怕的心理。「加刀杖等」，這前面長行文講，人家拿這武器，拿這刀、杖加害於你的時候，你看起來也沒有。為什麼呢？「安住忍故」。還有一句「亦無擯出」。擯出，就是前面長行文講，還有那些你在道場裏面共同修行的時候，有惡性同修的人，他要把你擯出去，不讓你在那裏修。你就不跟他計較，這一切因為你「安住忍故」，你能夠住在忍辱地，前面講修忍辱的工夫，住在忍辱地一切都忍。所以前面講自己沒有嫉恚，沒有諸惱障礙，統統沒有，你這說法才得到安樂。當中稍微有一種出現了，這說法口安樂就有欠缺，就得不到真正的口安樂。

這一段我們在研讀經的時候，佛講的話當然是對的，但是總感覺到很難作得到。譬如你跟人家說很好的話，別人對你不領情，他認為你對他不好，他來罵你甚

至加害於你，你還感覺若無其事的，這種修養你想想看，難不難？雖是難，但是要懂得道理，這部經前面就說了，我們那一個眾生都有種種的惑。惑最初淺的，最容易了解的是貪瞋癡慢疑等見思惑，比見思惑還要深的那就更多了，有無明。就拿見思惑來講，那一個眾生都有，我們一般人跟人家接觸的時候，遇到有利害衝突，人家用不好的言語來罵我們的時候，我們直接反應就罵回去，或者不罵回去，心裏總是想這個人怎麼這麼沒道理。要知道，就在這時候，我們發心學妙法的這些菩薩及比丘們，他所以能夠對外面這些罵他的人，甚至用武器攻擊他的人，在他眼裏一看一切沒有，若無其事。他何以若無其事呢？自心中沒有這些刀杖，沒有這些罵人的言辭，換句話說自心中的見思惑沒有。大菩薩都要斷見思惑的，就是沒有斷見思惑，要能夠領悟這道理，他能夠用工夫，把見思惑能夠伏得住。遇到外面一切那種惡劣的境界，他都能夠若無其事，我們了解這一條感覺為難，但還是要這樣學。就要懂得人人都有見思惑，首先我們不要厭惡外面那些人，大家都是凡夫眾生都有這惑，我們要改變外面境界的話，把自己的見思惑沒有當然更好，我們都沒有證果的，最低限度要能夠伏得住，不讓它起現行，就能夠一步一步學這樣的菩薩。

智者如是 善修其心·能住安樂·如我上說。

這一首是跟前面講的有點不同，前面那一段，心無嫉恚是講菩薩自己心裏沒有見思惑，就是內心沒有過，外面環境那些困苦艱難自然就不會有的。所以祖師有比喻的話，自心中沒有惡臭那些東西，外邊蒼蠅牠就不會來的，這比喻得很貼切。這兩句話就是什麼呢？「智者如是善修其心」，菩薩內心有善法，不但不要有過，換句話說，不但不要起見思惑，而且更要有善法，就是拿一切慈悲來對待所有的眾生，止行觀行都成就了。所以經文說「智者如是」，大菩薩都是有智慧，能發菩提心也是有智慧，沒有智慧他的心發不出來，所以智者如是，這樣能夠善修其心。「善修」是很善於修他的善心。「能住安樂」，就能住在安樂境界上。所謂善修其心，對於眾生有不應該說的就不要說，應該說的就跟他說一些妙法，善修其心他就能住在安樂境界上。「如我上說」，如我就是釋迦牟尼佛稱呼自己，就如同我在前面長行文、偈頌裏面都講過了。長行文說得詳細；內有善心的時候，偈頌裏面扼要講過了。

其人功德·千萬億劫、算數、譬喻、說不能盡。

這是格量功德，就是要把這功德來算一算、量一量，沒有辦法算。這裏「其人」指的說法的那些菩薩們，他能夠這樣求得這些安樂行的話，就住在忍辱地學成功了，其人指的菩薩，他這功德，「千萬億劫」，有這麼長的時間，「用算數、譬喻」，說都「說不能盡」的，可見功德多麼多。

口安樂行說完了，下面是意安樂行。後面經文裏面每一小段都已標示出來，但是在這裏幫助各位更了解，第二〇三頁講表，請大家對照看一下。

先看前面這一段，「意安樂」，意安樂也分成「止行」，「觀行」這兩部分。止行這方面，「嫉妬諂誑」、「輕罵」、「惱亂」、「諍競」這四條。觀行是「大悲想」、「慈父想」、「大師想」、「平等說」。箭頭畫過來，大悲想就是針對嫉妬諂誑的，慈父想就針對輕罵的，大師想針對惱亂，平等說針對諍競。這是綱要，後面經文一條一條來敘說。

分出前面是長行文，後面是偈頌。在長行文裏面有止行、觀行，前面講過了，配合那三種比喻：止行就是穿上如來衣，觀行就是坐上如來座，用慈悲拔苦與樂就

入了如來室。

又、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。於後末世、法欲滅時。受持、讀誦、斯經典者。

「又」，就是釋迦牟尼佛就叫文殊師利菩薩說，「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，於後末世」，到後來末法時候，「法欲滅時」，不但是末法，快到最後滅法的時候，「受持、讀誦、斯經典者」。法是要入滅，這《妙法蓮華經》，你發菩薩心弘揚妙法，不管在什麼時候都要弘法，所以到後來末世法欲滅時，要受持、讀誦這部經。先把總的修行意安樂行提出來，然後下面分別講了。

無懷嫉妒諂誑之心。

接著就說發心弘揚妙法的菩薩摩訶薩，到末法法要入滅的時候，受持、讀誦，要說法的時候，首先就要「無懷嫉妒諂誑之心」。無懷就心裏不要存著，不要存那一種心呢？「嫉妒諂誑」，嫉妒，按照《百法明門》解釋，凡是別人遇到得意的事

情了，對於別人有這些很榮耀的事情，他感覺到受不了，為什麼呢？就嫉妒人家，而菩薩不能有嫉妒心。不耐他榮，耐就是忍耐，看見他人有什麼最得意的時候、最感覺榮譽的事情，他感覺受不了，不能忍耐了。這是什麼呢？這個叫嫉妒心，菩薩不能有嫉妒心。諂誑之心，諂是向人家諂媚，誑是裝出自己有道德有修養樣子，在《百法明門》裏面講「矯現有德」，假裝的自己有道德，這就是誑，欺騙人家。那麼諂誑之心，菩薩也不能有的。

菩薩在末法時代，尤其法將滅的時候，菩薩到世間來弘揚妙法，為的這世間眾生太痛苦了。佛在世那些眾生很好，佛滅度之後還有正法時期也不錯，到像法時期也還好。後來末法時期開始，一直到愈到後來眾生愈痛苦。現在末法時期已經很久了，看看這些眾生，社會上包括我們自己在內，我們從一出世到人間來，外面有天災人禍戰爭。內在的自心從小開始有種種欲望煩惱，在過去就中國文化來講還有聖賢教育，大家重視教人家學好，現在不講聖賢教育。你要拿聖賢教育教人家學禮、學規矩，待人要忍耐，要禮讓人家，要恭敬人家。而這個時代是到處跟人家打拼，

處處不要讓人，可見現在眾生太可憐了。但是菩薩不管時代到什麼程度，眾生愈痛苦，他到世間來，他還是要弘揚這妙法，用什麼呢？菩薩就用慈悲心、用智慧，他在世間可以弘揚妙法。我們講中國文化，人家說不合時宜了，講佛法，人家聽了也不見得聽得進去。但真正菩薩來說法，那就不是現在這樣子了，他一說出來人家會相信的，會聽得進去的。

菩薩在末法時代說法，要用慈悲要用智慧。經文裏面講「無懷嫉妒諂誑之心」，凡是有嫉妒心，絕對沒有慈悲心的。有諂誑的心，他一定是沒有智慧的人。反過來說，心裏不存著嫉妒諂誑，也就說沒有嫉妒心、諂誑心，他就有慈悲，他就有智慧，能夠在末法時代弘揚妙法。

亦勿輕罵學佛道者、求其長短。

除了不要有嫉妒諂誑之心以外，還有「亦勿輕罵學佛道者、求其長短」。你在行菩薩道的人，也不能夠也不要「輕罵」，輕視來罵那些學佛道的人。真正學佛的人，他現在雖然程度很淺，剛剛開始學，懂的道理不多，他發心學佛就是要成佛，

有這顆心那就很好。你不能夠「求其長短」，長短是什麼呢？按照中國文字造句法，雖然長短並講，它在這裏注重短。對於那些聽法的人，你不要輕視他，也不要罵那些學佛道的人，他雖然有些看起來程度還早得很，但不要要求其短處，盡量找出他的長處來嘉獎他，來勉勵他就好。

菩薩說法要心存厚道，他是了解無論那一個眾生，從無始劫以來都有種種習氣，當然有好的也有不好的習氣。大概好的習氣不多，惡的習氣太多太多了。既然如此，現在他是開始學佛了，他好的心，善種子在發現了，那你要獎勵他善的這一方面，不好這方面你不要過分來指責他。這一般教育家也知道這個道理，你對於學生，你用獎勵的方法，學生學習得很快。你用指責的，處處責罵他的話，他愈到後來愈沒興趣了，他的學習能力愈到後來愈壞了，家長教育子弟也是如此。菩薩來弘揚佛法來教化眾生，更是如此，他懂得眾生的心理，所以只嘉獎他的長處，而不要對眾生吹毛求疵指責短處，這是菩薩要厚道來教化眾生。

第一九四講

若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。求聲聞者。求辟支佛者。求菩薩道者。無得惱之。令其疑悔。語其人言。汝等去道甚遠。終不能得一切種智。所以者何。汝是放逸之人。於道懈怠故。

剛才念的這一段是意安樂。意安樂又分成兩部分，一個是止，第二部分觀這方面，叫觀行。止行就是你在說法的時候，那些事情要避免；觀行的時候都能夠放手去行的。剛才念的這一段還是屬於止行這方面，止行前面講不要嫉妒，不要對人懷有嫉妒心，不要諂誑心，這是一個。再是不要輕視別人，不要罵人家。這是前面兩者。剛才念的第三就不要惱亂人家，不要讓人家起煩惱，不要讓人家在學道的時候心裏亂了。

佛就講：「若比丘、比丘尼」，比丘是男眾出家的，比丘尼是女子出家的。「優婆塞、優婆夷」，是在家的男眾叫優婆塞，女眾叫優婆夷，這些是佛的四眾弟子。「求

聲聞者」，這些四眾弟子他們學聲聞的、學小乘的。「求辟支佛者」學中乘的，就是緣覺的。再呢？「求菩薩道者」，菩薩道這裏就是藏教的。藏教裏面有三乘，就是聲聞、緣覺、菩薩，這是三藏教的藏教三種學者。這四眾弟子所修學的有三種：一是聲聞，一是緣覺，一是菩薩。不惱亂的對象就是四眾弟子，學三種佛法的。「無得惱之」，佛就告訴菩薩們，你們不可以讓他們起煩惱，之指上面四眾弟子，學三乘佛法的人。「令其疑悔」，不要惱亂他們，讓他們起了煩惱，疑悔是讓他們學的亂了。怎麼樣不讓他們起疑悔呢？比如說「語其人言」，你們發心弘揚妙法的菩薩，其人指的上面四眾弟子，學三乘佛法的人。菩薩告訴他們說：「汝等去道甚遠」，你們距離佛道還很遠呢，「終不能得一切種智」，你們所學的，將來到最後不能夠得到一切種智，不能成佛。「所以者何」？為什麼呢？「汝是放逸之人」，你們是放逸的人，「於道」，在修道「懈怠故」。你們拿這些話跟他們說，就讓他們起煩惱了。他們對現在所學的有疑惑了，而且懊悔了。

這一段前面講四眾弟子，接著講求三乘的佛法。這四眾弟子，每一種弟子，無

論是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，他們都有求三乘佛法的人，不限於那一種弟子。而且根據天台宗祖師的注解，佛教發心弘揚妙法的大菩薩們，你們不要拿圓教的道理來呵斥學三藏教的。不但三藏教不能呵斥，就是通教、別教也包含在內的。那就是說只有圓教才是這部經所要弘揚的，但是對於來學佛法的人，要應機說教，他的根機只是適合學聲聞的、學辟支佛的、學菩薩道的，你不能够拿圓教來呵斥他，要用善巧方便引導他。所以佛開始的時候講些方便法，並不是說一開始講圓教，開始先講方便的法，講這權教。菩薩來弘揚妙法，就要學佛這樣，要有善巧方便，一步一步的誘導他們。不能夠拿圓教這麼高的境界，來呵斥那些藏通別教這些學者。所以說「語其人言」，你要是對那些人說，「汝等」，你們「去道甚遠」。去道甚遠怎麼講呢？以圓教來看藏通別這三種教，都是距離圓教遠得很。成佛得一切種智，圓教最快，不能拿這標準來指責、來期待藏、通、別學這三種教的人。如果拿這樣指責他們是放逸懈怠，放逸就是求道不那麼專精，散慢的在用工夫，這是專門對於小乘聲聞來講的。聲聞、緣覺甚至於藏教裏面的菩薩，如果拿出圓教來呵斥他，說他們都是放逸的人，在道上都是懈怠的人。

這樣呵斥他，給他這種批評的話，前面「無得惱之，令其疑悔」，他們無論是學聲聞、緣覺、菩薩，甚至學別教，就他們現在所學的各有各的成就。如果說他又放逸，在道上又是懈怠，成佛還是很遠，不能夠得到一切種智，那就叫他們懷疑了。懷疑所學這個法門不對，心裏就疑惑了。這個悔呢？一懷疑就懊悔了，怎麼學到現在，來說妙法的人這樣一呵斥，他對自己已學的又懷疑又後悔，你所希望他們了解的圓教，他們沒有了解，對他原來所學所修習的發生疑悔了，結果兩頭都失掉了。所以天台宗祖師講的，進他們不能得到圓教的道理，退一步講呢？又不能遵守權教了。那你這是把那些人惱亂了，讓他起了煩惱，讓他對自己所行的感覺亂了，這是不可以的，不要惱亂那些學習的人。

這一段雖然佛是這麼講的，佛是恐怕這些菩薩們不能夠知道這些四眾弟子，不知道他們根器在那裏，所以穩妥的辦法，你不能對他們講這些話，免得他們起了疑悔，惱亂。但是你真知道這四種人學這三種法的時候，知道他們的根機，可以一步一步的能夠從小處到大處，迴小向大，你就可以適當來引導他們，那就是用循循善

誘的辦法。在循循善誘的時候，也可以適當的用「與奪」這兩個字，祖師講用適當與奪，與就是讚許他，奪是呵斥他。看見對方什麼根器，就是歷代祖師度化眾生有用折法、有用攝法，用攝是收攝他叫與，用讚許他來收攝他。用奪是用折法來折伏他，有的眾生剛強難化的，用折法可以把他接引過來。有的眾生他性情本來很柔和的，你講的法他都能聽得進去，你就不能用折法，一折就把他折壞了，必須用這與、要用攝法。我們研究這一段的時候，雖然不能對那些人講這些話，但是你真正能夠觀察對方根機是什麼，你可以適當用與或用奪。如果你還不知道對方是什麼根機，那穩當的辦法，就照佛所講的，這些話不能夠說的。

又亦不應戲論諸法·有所諍競。

這是止行第四種不要「諍競」。什麼叫諍競呢？用言語跟人家來辯論，這叫諍。這個競字，上面是兩個言字，下面是兩個人，各人拿自己的言語來跟對方互相競爭。合起這兩個字，都是用言語互相來諍論。所以這經文講，你行菩薩道去弘揚妙法的時候，不應該戲論諸法。對於一切法，不能夠戲論。什麼叫戲論呢？狹義的講，研

究經典的時候，先要消文然後解釋意義，消文釋義。如果不嚴格遵守這個規矩的話，就容易引起了諍競。這個字你說是這樣講法，那個人說是那樣的講法，這句話它表達的意思各有各的見解，所以就起了諍競。而大菩薩講經，當然他們的程度很高，佛就告訴他們要小心，要守住講經消文釋義的規矩。我們後來的人，尤其末法時代，這部經雖然是妙法是成佛的大經，當然我們要學了。我們距離大菩薩程度還很遠，過去雪公指示的很明確，沒有別的辦法，只要講那部經選擇一部祖師注解的。有很多祖師注解的經文，其中你選一種。比如《法華經》注解也很多，雪公那時候講《妙法蓮華經》，就是選擇智者大師《法華文句》，蕩益大師的《法華會義》，這比較可靠。另外比如說他老人家講《華嚴經》選的是清涼國師的《華嚴疏鈔》，這個沒問題。所以我們無論是大家自己講，或自己研究，要選好的祖師注解，比較可靠，這就不會跟人家起了諍競。假如人家說你不對，就把祖師注解搬出來，不對那是祖師講得不對，你不能怪我，雪公過去是這麼講的。所以在今日之下大家研究這《法華經》，人家指著你不對，那你可以說我根據那位祖師注解的。不如此的話，人家說不對，你又沒有什麼根據，你就跟人家辯論，辯來辯去變成戲論了，因為沒有根據，

這就是戲論了。

除此以外還有呢？菩薩在世間除了弘揚佛法，要講世間的學問，講儒家經典沒問題。提到科學，純正的科學也可以。你不可以學現在媒體上專門用綺語妄語，那種壞人心術言語要不得。你在說法的時候、跟眾生談話的時候，雖然世間那些人，專門用那些巧言令色來討好人家，菩薩用不著這樣。像中國古時候辦政治的人，名正言順一句話很慎重說出來，不但言語要慎重，行為都要慎重。現在你看看國內國外的，最流行的話，唱歌不算還要表演，很多政治人物是如此。這都是惱亂人心，菩薩千萬不可以這麼作。儘管時代怎麼變，變得什麼呢？就像學校裏面，要求學生、要求老師衣服穿著要適合時代潮流，教書也用現代那些言語。菩薩弘法不要聽那一套，還是正言說出來，行為也不能隨便。不管時代環境流行到什麼樣的程度，菩薩弘法還是要有威儀。引人學壞的言語千萬不能說，就在講佛法的時候，可以舉的例子很多，不必舉現在一般流行那些言語，這就是不要有戲論。諸法除了佛法還有世間法，都不要有戲論，更不要有爭競，話說出來就要讓人家學到正法。

意安樂行，止行有四種，就是不嫉誑、不要輕視人家、不要惱亂人家、不要跟人家爭競，這叫止行。接著講觀行，觀行就針對止行，另外拿必須實行的方法來對治。止行講不可以這樣、不可以那樣，觀行是應當怎麼樣呢？

當於一切眾生、起大悲想。

行菩薩道要以大悲心對待眾生，為什麼呢？菩薩必須把世間這些苦惱看得清清楚楚，眾生在世間，就是貴為天子，或是貧窮到沒飯吃，都有痛苦。行菩薩道的話，對於這一切眾生，無論他是大皇帝或是貧窮的乞丐，這中間還有很多眾生，你就一律的要拿大悲心來看待。為什麼呢？他都有他的苦，既然都有苦了，你還能夠忍心來嫉妒他？你對於眾生，他有什麼成就、有什麼好，你應該跟他一起歡喜，你嫉妒是不對的，何況還向他行諂媚。或者他是有財富的，在政治上有地位的人，你想巴結他向他行諂媚，你一看這些人也是苦惱眾生，用不著跟他行諂媚的。甚至欺誑、欺騙人家更不許可的。所以在這裏要對治那些嫉妒心、諂媚心、說話來欺騙人家，要用大悲心來對治這些心。用大悲心對待一切眾生，這菩薩在自己意上面就很安樂。

菩薩這大悲心就是來解救眾生種種的痛苦，悲心是拔苦的。那些眾生你替他們來拔苦都來不及了，你還忍心嫉妒他們嗎？這一條是拔眾生苦。

於諸如來、起慈父想。

「諸如來」，這個諸字，諸字是就空間來講，十方國土都有佛；就時間來講，過去、現在、未來都有佛。所以既然對諸如來，都起慈父想，為什麼呢？在世間父母給我們身體。佛為什麼也叫慈父呢？佛是給我們慧命。我們雖然每個人都有真如本性，可惜我們自己不知道，必得佛說出種種道理出來，讓我們知道自己有真如本性，所以這是智慧之命。前面講一切種智，那是佛教我們的，所以我們對諸如來要起慈父想。我們看現在所有學佛的人，他將來都能成佛，都是如來。我們對於過去佛、現在佛固然要尊敬他，稱他為大慈父。而對於現在學佛的人，他們將來也都是佛，我們心裏要想他就是我們的慈父——大慈悲的父親。既然心裏有慈父想，我們還敢輕視他嗎？還敢罵他嗎？心裏當然就不敢。現在時代風氣變了，現代兒女不但是罵父母、還有殺父母，這是惡法時代。就在民國初年，一般兒女對父母那敢罵，絕

不敢罵的。我們自己的生身父母都不敢罵，對於給我們慧命的佛你敢罵嗎？雖然眾生他現在還是眾生，他學佛了，他未來一定能夠成佛。所以《法華經》裏面前面授記，到後來對所有眾生說你只要肯學這妙法，將來都能成佛，佛都跟他授記了。都是未來佛，所以要起慈父想，那就不敢隨便罵人家了。

於諸菩薩、起大師想・於十方諸大菩薩・常應深心、恭敬禮拜。

這一條就是佛教諸菩薩，凡是發心弘揚佛法的菩薩，你都要起大師想，都把他當作大師來尊敬他。佛就詳細說「十方諸大菩薩」，不只這個世界，十方世界的諸大菩薩，你應該經常的，「深心恭敬禮拜」，心還要深心，不是很淺的。深心就是發自本性恭敬，要這樣來恭敬禮拜。

「於十方諸大菩薩」，祖師注解說，經文所講諸菩薩、十方諸大菩薩，前面講四眾弟子，學的三乘佛法，他們都是列在菩薩之內的。為什麼呢？這些學聲聞、學緣覺、學菩薩——藏教的菩薩，他們不是不說法，他們也教化眾生。既然教化眾生，他就是眾生的老師，而且教化眾生出世法，都是教人了生死的。就拿聲聞來講，聲

聞雖然是證到四果只能出六道，出六道比在世間六道之內的生死輪迴好得多了，這樣看起來這些都是眾生的大師。既是眾生的大師，和弘揚妙法這些菩薩們，你都要用深心來禮拜恭敬他。既然這樣恭敬他，你當然不會讓他起煩惱。不要惱亂他修道的心，大師想是對治惱亂。後面第四種。

於一切眾生·平等說法·以順法故·不多不少·乃至深愛法者、亦不為多說。

佛告訴發心弘揚妙法的菩薩們，「於一切眾生」，對他們說法要「平等說法」。怎麼樣做到平等說法呢？「順法故」，順著這個法，佛所說的法都是從本性裏面發出來的言語。佛是每一句言語都出於本性的，菩薩說法要順法，就是順乎本性。既是順乎本性「不多不少」，不要多說也不要少說。針對學的人的根機說到恰到好處，多了變成多餘沒用處，少了不懂，要不多也不少。還有最後一句，「乃至深愛法者」，有些眾生說你講得好，希望說愈多愈好，你對於這樣的眾生，你不要跟他多說，多說也沒有用處，這一段是說觀行。當止行、觀行都修成就了，佛就說了。

文殊師利·是菩薩摩訶薩·於後末世、法欲滅時·有成就第三安樂行者·說是法時·無能惱亂·得好同學、共讀誦是經·亦得大眾而來聽受·聽已、能持·持已、能誦·誦已、能說·說已、能書·若使人書·供養經卷·恭敬、尊重、讚歎。

「文殊師利，是菩薩摩訶薩」，佛叫著文殊師利說了，這上面所講的，菩薩摩訶薩是大菩薩。「於後末世、法欲滅時，有成就第三安樂行者」，就是意安樂行。「說是法時，無能惱亂」，成就了意安樂行，你說妙法的時候，沒有人能夠來惱亂你，當然你不可能惱亂人家。就是你在世間說法度化眾生，沒有任何障礙，這就是安樂。

不但沒有惱亂，而且「得好同學、共讀誦是經，亦得大眾而來聽受」，你還得到很好的同學，一同來學，大家來共同讀誦這部經，也能夠得到大眾來聽受。「聽已」，聽了以後能夠修「持」，持了以後還「能誦」，誦過之後還能替人家「說」，說了以後又「能書」寫，你看這都是行成，有這樣好的效果。

「若使人書」，你要是叫人家來書寫這部經。「供養經卷」，古時候印刷術不像現在發達，用書寫的。能這樣的話，受到人家「恭敬、尊重、讚歎」，人家非常樂意來書寫，又恭敬又尊重，而且又讚歎。

「行成」有這樣，一個是說法沒有障礙，不但沒有障礙，而且還有這麼多人來歡喜聽你說法，跟你共同來修持，這就是成果。意安樂行的長文到這裏就講完了。

妙法蓮華經講記(十三)

第一九五講

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。而說偈言。

若欲說是經。當捨嫉恚慢。諂誑邪偽心。常修質直行。
不輕憊於人。亦不戲論法。不令他疑悔。云汝不得佛。

「爾時世尊」，爾時就是把前面意安樂行的長文說完了，這個時候世尊就是釋迦牟尼佛，「欲重宣此義」，再把前面長文所講的意義，「而說偈言」，用偈頌的言語再說出來。

「若欲說是經，當捨嫉恚慢、諂誑邪偽心，常修質直行，不輕憊於人，亦不戲論法，不令他疑悔，云汝不得佛」。

「若欲說是經」，你們這些大菩薩發心，將來在末法時代說這部經，「當捨嫉恚慢」。應當「捨」，就是放棄，放棄什麼呢？嫉是嫉妒，人家有什麼得意的事情你嫉妒，這要捨棄掉。恚慢，恚是瞋恚，慢是傲慢，瞋恚傲慢是嫉妒心的來源。換句話

說一個人他有嫉妒心，他的心本來有傲慢有瞋恚，所以遇到別人有什麼得意的事，情，別人在某方面勝過他，他心裏放不下：你怎麼比我高明呢？自己找出很多理由來，你總是比不上我，有這心理，就是自己傲慢看不起別人，別人有任何長處，他認為這不算什麼好，比不上他。恚是瞋恚，遇到別人不能順從他就瞋恚。所以有這瞋恚傲慢，表現出來就嫉妒。捨棄嫉妒恚慢，還要捨棄「諂誑邪偽心」，諂是諂媚，對有權力、有種種勢利的人，就向他行諂媚。或者欺騙人家叫誑，誑就是行詐欺。凡是向人家行諂媚，行誑這詐欺，他用的什麼方法呢？就是用邪偽，邪是不正確的，用邪道的，不是正直的，偽是虛假的。凡是行諂媚的人，行詐欺誑人家的人，他的心是假仁假義，這話說出來都是邪的，心口不如一、口是心非。捨就捨棄嫉恚慢諂誑邪偽心，注重這心字，凡是心存著上面這些，統統要把它捨棄掉。

「常修質直行」，你要捨棄上面這些心，那你要有行動來對治它，不只是我心裏想要捨棄，還要表現出來。前面那幾句是講捨棄這些心，第四句就常修質直行，包括言語、所作的這些行為，都要表現出來質直。這質字是本質很樸實，直呢？正

直。你的言語行為待人都要樸素正直，尤其是準備要弘揚妙法更是要直。修質直這種行，可以對治上面那些心。

「不輕憊於人，亦不戲論法」。不輕憊就是不要輕視他人。如果輕視他人到一定的時候就免不了要罵人，這前面罵人講的不是普通的。以這妙法圓教來呵斥修那些方便法的人，這不可以。釋迦牟尼佛過去講的應機施教，是那種根器的人才給他說那些方便法。你現在懂得圓教，不能拿你現在懂得圓教來呵斥他，來輕視他。再呢？「亦不戲論法」，也是要看學的人，他到什麼程度，不要跟他隨便辯論這些道理。他學習的能力，他行的工夫到這程度，你可以跟他把妙法講出來，他會接受。沒到這程度你講的話他聽不懂，你說得再多他還是聽不懂，那你只得用方便法，另外想辦法引導他來學。假如他聽不懂你多說也沒有用處，而且變成前面講的諍競，這些都成為戲論。你弘揚妙法不要跟人家在言語上諍競，沒有效果的話不要說，以免陷於戲論，所以不輕憊於人，亦不戲論法。就是講妙法，人家不懂，聽不清楚，那你只好說些方便法引導他們，循循善誘。

「不令他疑悔，云汝不得佛」。你也不要教他發生疑惑、發生懊悔，就是針對學聲聞緣覺的人，你不能說他不對，讓他對原來所學的發生疑惑、發生懊悔了。但是你講的妙法他也不懂，原來他在聲聞上學的成就也不錯，有機會他可以迴小向大。在這個時候，你說他不好，把他原來學的信心也破壞，發生疑惑了、發生懊悔了。對於你講的妙法他也不明白，兩頭都失掉了。也就是說你對那些學聲聞學緣覺的人，你告訴他：小乘雖然有這成就，但是還不能成佛。你告訴他不能成佛，把他修的現有成就、以及未來的，他都不明白都懊悔了，像這樣的情形，你不應該說：你不能得佛。你這樣一說，叫他發生疑悔了。

前面兩首是講意安樂行，原來講止行，不得這麼作、不得那麼作，叫止。後面觀行是應該這麼作。

是佛子說法·常柔和能忍·慈悲於一切·不生懈怠心。
十方大菩薩·愍眾故、行道·應生恭敬心·是則我大師。
於諸佛世尊·生無上父想·破於憍慢心·說法無障礙。

「是佛子說法」，菩薩都是佛的兒子叫佛子，是佛說法的法子、法王子。這些佛子菩薩們說法的時候。「常柔和能忍」，這前面講要住在忍辱地，要能忍。我們要想行菩薩道，尤其在惡法時代處處要忍，不能忍的時候，不但這法說出去沒人聽進去，人家不接受，甚至於自己還受到很多傷害，所以非常重要是能夠忍。柔和呢？就從心裏要柔和，不是表面裝的柔和，表面裝的柔和裝不起來的，「誠於中，形於外」。一個人心裏是什麼，外表上是裝不得的，所以這柔和就一定要在心裏上很柔性的，待人一切心裏都和氣和諧，那麼這樣的話才能一切都能夠忍耐。還有「慈悲於一切」，對待一切眾生都要講慈悲，慈是給眾生樂，悲是拔眾生的苦，所以菩薩要拿拔苦與樂這心對待一切眾生。

對待一切眾生從那裏開始？是從自心中，自心中有慈悲心，然後對待眾生才能有慈悲。自己心中沒有慈悲，一說出話來就傷人，一做出事，好的事情、不好的事情都對人有損害。所以從自心裏面就要有慈悲，慈悲心就是從真心裏面起的作用。「不生懈怠心」，什麼叫懈怠心呢？比如說成佛的過程，有三百里、有四百里、有

五百里。學聲聞證了四果羅漢，距離五百里成佛的境界，只走上三百里了。一般學聲聞證了四果，就出六道了，可以入小涅槃了，就想休息了。講到再遙遠到五百里，那麼遠那不要，就想休息這叫懈怠。你行菩薩道，上面講佛子說法的時候，自己要柔和能忍，要慈悲。不生懈怠心一方面對於學的人來講，你教他不要存著懈怠心，不學佛則已，一學佛就是要成佛，不要只出六道就算了，那個不夠的。再說菩薩既然發心到世間弘揚妙法，你自己也不能生懈怠心。行菩薩道在造惡業這時代，你已經勸了多少人來學佛了，你自己感覺勸了這麼多人，辛辛苦苦的已經不少了，我暫時休息一下吧，不行的。眾生無邊誓願度，那些苦惱眾生他自己造惡業不知道，自己受了苦報自己也不知道。大菩薩當然要度化他，這些眾生有多少啊？無邊的。那行菩薩道，就不能懈怠，不能說我休息一下吧。不能休息，不要懈怠。

「十方大菩薩，愍眾生、行道，應生恭敬心，是則我大師」。十方這些大菩薩，他們悲愍眾生，所以到這世間來行道，就是來說這妙法。你對於這些十方菩薩應該生起恭敬心，凡是那些菩薩在說法的時候，你都要對他們生起恭敬心。怎麼恭敬心

呢？把他們當作自己的老師，「是則我大師」。這些為了悲愍眾生到世間來行道的這些大菩薩，就是我的老師。

對於十方大菩薩雖然講的是大菩薩，祖師注解前面長文裏面講，一切學道的人，包括聲聞這些人，他既然在學道，他未來都能成為菩薩，都能成佛，所以這樣要恭敬他，拿他當作大師。「於諸佛世尊」，諸佛世尊是前面講過去、現在、未來那些佛，要「生無上父想」，心裏都把過去的佛、現在的佛、以至未來的佛，現在凡夫眾生他學道的、學佛的人，你認為他將來都能成佛，既是成佛都是無上父。無上父是什麼呢？世間凡夫眾生的父母是生命的父母，佛作眾生之父是慧命之父，所以你把這些佛作無上父想。是因為佛把這法說出來，讓眾生能夠明心見性，證果成佛，你這智慧之命等於那些佛給你開發的，他是無上父，你都要尊敬他為無上父。

「破於憍慢心，說法無障礙」，自己憍傲、傲慢這個心要破除掉，破除掉之後你說法才沒有障礙，那就是前面講，有平等心說法心裏才沒有傲慢。慢心是根本煩惱，憍是隨煩惱，無論是根本煩惱、隨煩惱都是要不得的。凡是存著憍慢心，說法

都是有障礙，這個必得要破除。能夠平等心說法，這心才能安樂。

第三法如是·智者應守護·一心安樂行·無量眾所敬。

這是意安樂行修成功了，「第三法」，就是前面第一是身，第二是口，第三是意，第三意安樂行這個法。「如是」，是照上面如法來修行。「智者應守護」，有智慧的菩薩修成功要好好守護。「一心安樂行」，一心，無論什麼時候這心都在這上面，安樂行。「無量眾所敬」，那數不清有無量眾生，都在恭敬菩薩。真正菩薩來弘法，不是要眾生來恭敬他。敬是說眾生既是來恭敬菩薩，表示有興趣來學這妙法，你講的妙法他一聽就能信，就能有興趣學。要得到眾生所敬的話，你要照上面所講的，要修，修成功了要好好的守護。你自己全部的心裏都是這樣安樂的，所得的效果就是無量的眾生都願意來學這妙法。

後面就是誓願安樂行了，菩薩要發誓願的，誓願發出來就得到安樂。

又、文殊師利·菩薩摩訶薩·於後末世、法欲滅時·有持是法華經者·

於在家出家人中、生大慈心。於非菩薩人中、生大悲心。

「又、文殊師利，菩薩摩訶薩」，釋迦牟尼佛又對文殊師利菩薩講了，這菩薩摩訶薩稱呼發心弘揚妙法的那些菩薩，到後來末法時代，不但是末法，將來「法欲滅時」，到最後這法要滅的時候。「有持是法華經者」，凡是有人來修持這《法華經》的人。「在家出家人中」，你對於這些人都要生起大慈心，「於非菩薩人中、生大悲心」，對於那些不算是菩薩，只是一般的人，對他們也要生起大悲心。

這裏經文講到有在家的、出家的，還有非菩薩。祖師也分別注解出來，要把握這要領的話，我們看雪廬老人作的講表，一看就很清楚。

第二〇一頁表開頭那一段上回我們已經看過了，「意安樂」。在意安樂下面這一段，就是經文裏面講在家出家非菩薩，什麼是在家呢？「在家已發三乘出世心者」，三乘的那是在三藏藏教他要發出世心了，發心是發了，還沒有斷惑。沒有斷惑指的是斷什麼惑呢？他還是在三界之內的，沒有斷見思惑，他出不了三界。雖然發心要出三界要斷惑，但他還沒有斷。既然沒有斷，如果發心或者已經伏了惑，雖然伏惑

沒有斷惑，這是在家的學佛人講的。「出家」的呢？「已斷通惑出三界外」，通惑就是共通的，學聲聞緣覺，學別教的菩薩，對於見思惑都要斷，這惑是普通的，不是單指聲聞緣覺，這叫通惑。已經斷了通惑就是斷了見思惑，出了三界，在三界之外了，這是出家。還有呢？「非菩薩」，非菩薩雖然出家了，未發心的，還沒有發菩提心。發菩提心就要行菩薩道，要弘揚成佛這法了。出家未發心的人這叫非菩薩，是還沒發菩提心的人。

這裏要注意的是專門就發心斷惑來講的，無論在家出家、菩薩或非菩薩，發了三乘出世心沒有斷惑的，都算是在家，在家是以三界為家，在三界之內都是在家的，這個要明白。出家呢？斷了通惑，斷了見思惑他可以出三界了，這才是出家。所以就這個意義來看，我們不要說某人在家或是出家，真正的出家是什麼呢？要出三界，斷見思惑才算是出家，這個要分清楚。非菩薩出家人他是未發心的，還不能算他是菩薩。這樣分別的時候，要看祖師的注解，那定得很嚴格了。怎麼呢？前面講在家出家的，以斷惑來講，藏教通教還有別教，都可以把三乘——聲聞、緣覺、菩薩

包含在內。別教呢？祖師注解四十心。別教四十心，什麼是四十心呢？三賢位三十個心，十地又是十心，一共四十心。別教菩薩登上地的時候，那十心就是聖人了。但是按照天台宗圓教來講，別教菩薩十地只能當圓教的十住。所以這個時候，他四十心還沒有到等覺妙覺的時候。一般講三賢位是三十心，三賢位前面還有十信心，十信位。十信在別教菩薩來講，十信包含在初住之內。這樣說起三賢位三十個心，加上十地共四十個心。這樣在家出家的可以把藏教的通教的三乘、別教四十心都包含在內。非菩薩那就更廣泛了，一切六道四生統統包含在內。六道裏面都有胎卵溼化這四種生的，這樣非菩薩包含非常廣，包含出家未發心的人，還有那些在六道裏的眾生。

「各有苦集應拔」，「各有滅道應與」，「發心因善成之」，「未心」未發心，「因惡救之」。以上這些在家出家的非菩薩，都有按照四諦法對照著來講，無論在家出家或非菩薩，都有苦集。既有苦集就應該拔苦，發心菩薩就要替這些人來拔苦。前面講不但在家的，出家已經斷了通惑出三界外還有苦集。非菩薩更不必說，他連發

心都還沒有，那更有苦集，大菩薩都要拔。各有滅道，每一位都有苦集也有滅道。苦是世間的苦果，集是苦的因。滅道呢？滅是生滅已滅掉了，成就了，道是修道，滅道在家出家都有。應與，與是拔苦與樂。苦是眾生苦，菩薩要把它拔除掉。樂是什麼呢？有滅道才有樂。沒有滅那修道作什麼，修道就是要得到滅。別說滅得到了會樂，就是還沒有得到滅，正在修道的時候，目標要把生滅法滅掉，得到不生不滅的法。就在修道的時候，能夠悟到這境界，他就得到安樂。菩薩要弘揚妙法，對於這些眾生，他本來有滅道的，你就要給他，你怎麼給他？與就是給他。與怎麼給他？你把這滅道，滅是從那裏來的？道是怎麼修法？把生滅法都滅除掉，就是不生不滅，人人都有的。你把這道理說明出來，然後告訴他怎麼修道，眾生就得到樂了，這樂是你給他的，所以這是與樂。

各有苦集各有滅道，再說這個各有，祖師講十法界，我們普通觀念裏面，十法界是四聖六凡。四聖最高是佛的境界，在佛的境界還有苦集滅道嗎？這是就圓教來講，以圓教來看，十法界各有苦集滅道。就圓教來講十法界還是受十個界限，還沒

有圓滿。必得到圓教的時候，一發就是圓滿的，任何一個法都是一真法界。這樣看起來在十法界以內的，凡是發心的人，發出世心也好，發菩提心也好，這叫善心。行菩薩道，你看他一發善心來幫助他，來使他成就。未發心的那不必說，連要出六道的心都還沒有，這不論是在家、出家，凡是沒有發出世心的人，這裏講很清楚，講表雖然是雪廬老人畫的，但這解釋是祖師講的，祖師講未發心的人，他的惡習氣偏重，我們不要著了出家相、在家相，祖師把這相打破了。未發心的人，不論是在家出家，都有惡習氣偏重的。那行菩薩道的人，看看這些未發心的在家的出家的，那你因其惡習來拯救他。這個發心的人因善而成之，你發慈悲心使他能夠成就。未發心的人你要起悲心來拔他的痛苦。

這兩者雖然一是拔苦一是與樂，比如說因善心發的，而起了慈心，慈心也有拔苦的，拔什麼苦呢？拔見思、塵沙、無明三惑，或者是惑業苦這三惑，能拔除這三惑。未成佛都有這三惑，你能幫他拔除這個苦，慈心也能拔苦的。這悲心拔苦也能與樂，與什麼樂呢？三德。三德修成功了——法身、般若、解脫，得了這三種樂。這

種拔苦與樂，祖師講，要發什麼心，這裏講發誓願。發什麼誓願呢？發圓教菩薩的誓願。就拿四諦來講有生滅四諦，是藏教生滅四諦，通教是無生四諦，別教是無量四諦，到圓教菩薩是無作四諦。什麼叫無作四諦？這是如來藏心，實相如如不動的，發這個心。就拿入定來說，他入了大定，本身不動，就緣這無作四諦起了無作四弘誓願。就是必得要按照圓教菩薩這樣無作，不像別教菩薩是無量。這個無作的時候，一切法，苦集滅道是一元化，就是生死即涅槃。為什麼生死即涅槃呢？在普通人看來生死是生死，要了生死，斷了惑才能入涅槃。圓教菩薩就在生死法上，一看就是圓的、就是涅槃。

第一九六講

應作是念·如是之人·則為大失。如來方便隨宜說法·不聞不知不覺、不問不信不解·

「應作是念，如是之人，則為大失。如來方便隨宜說法，不聞不知不覺、不問不信不解」。這裏教發心弘揚妙法的菩薩摩訶薩，應該有這樣的觀念，「如是之人」，就前面舉的那些在家的、出家的、非菩薩，他們這些人是大大的損失，怎麼是大大的損失呢？「如來方便隨宜說法」，釋迦牟尼佛就講他自己了，在過去方便說法，為什麼？佛隨著眾生學習的能力到什麼程度，就給他說那一種法，叫隨宜說法。就是因機說法的意思，因著眾生是什麼樣的根機，再說這種法給他，這就是方便說法。而他們可惜，「不聞不知不覺」，還有呢？「不問不信不解」，這就是大失了。所謂不聞不知不覺、不問不信不解，對如來方便說的法，不了解為什麼方便說法，真正用意在那裏？他既不聞也不問，那就大大損失了，也是過失。

這裏有幾個重要意思，要進一步來研究，請各位看第二〇一頁講表，一個是非菩薩，一個是在家出家菩薩，這兩個表就解釋一是不聞不知不覺，一是不問不信不解。

這一段就是佛教那些大菩薩發這誓願，為什麼要發誓願？誓願要有理由，這一段就是講發起誓願的理由。這裏我們看前面這一段非菩薩，這是因為他們對於圓教還沒發心，對於圓教道理他沒有聞到。他們對於這方便隨宜的權法不聞，沒有聽聞。所以這權法有聞思修三慧，不聞就沒有聞慧。再說不知，對於佛講的方便說法，他也不知道佛為什麼方便說法，他不知道，就是對於佛這個權法他沒有思慧。再說不覺，對於佛方便講這法，他也不能覺悟就談不上修，就是沒有修慧。所以這表講，於權法無三乘三慧，三乘指的聲聞緣覺菩薩，三慧就是聞思修，不聞就沒有聞慧，不知那怎麼會思呢？沒有思慧，不覺也就沒有修慧。那些非菩薩他們這是一個大的損失，這個失不是小，是大失。

在第二〇二頁講到在家出家菩薩，這就是解釋經文講的，不問不信不解，這跟

前面有關係的。這在家出家的菩薩，對於這部經的圓教道理不問，當然你就不問了，沒有聞慧。不信呢？當然就不知道，也不會有思慧的。後面講不解，解都不能解那會修呢？更沒有興趣來修，所以就沒有修慧。這三種雖然講的跟前面能夠結合起來，但在這裏面講的跟前面不同的。前面是對於三乘沒有聞思修，沒有這三慧。這裏呢？跟前面不同了，在家出家菩薩，他對於妙法三慧是什麼呢？一乘，前面講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，一乘法就能夠成佛的，直接講能夠成佛的一乘法。一乘法分開講有聞思修三慧。這個聞思修三慧直接指的一乘妙法，所以是跟前面三乘法、三乘的慧——聞思修三慧不相同的，他的境界純粹是圓教的三慧。由於他們不問不信不解，對於圓教的教理沒有聞思修三慧，因為這個關係，所以釋迦牟尼佛對於這些人要起四弘誓願，要發起這大願，他們現在不知道問、不知道信、不知道解，讓他們由問、信、解而了解圓教。

前面講表講的非菩薩，對於三權不聞等等，沒有那個三慧。而在家出家菩薩呢？對於圓教沒有一乘三慧，接著就講正式的要立下誓願。

其人雖不問不信不解是經。我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。隨在何地。以神通力、智慧力、引之。令得住是法中。

「其人雖不問不信不解是經」，這就指的前面在家出家菩薩講的，他們對於圓教的道理不問不信不解。這裏雖然沒有把不聞不知不覺列出來，但是根據祖師注解就說了，也包含在內，把非菩薩不聞不知不覺也含在這一段裏面。這些發心的菩薩就說了，我們雖然不懂權教的，也不懂圓教的，那麼「我得」，我將來得到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」，我得到成佛這大道的時候，得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，包含在證道，得到無上正等正覺時，正式成佛了。能夠得到一部分也算是了，譬如說，圓教初住就跟別教初地一樣的，就可以在十方世界八相成道，就算得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了。菩薩就講了，我將來得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那就是無上正等正覺的時候。「隨在何地」，隨便在那一個地方，對於這些眾生包括非菩薩，以及在家出家菩薩。「以神通力、智慧力」，我用我的神通、用我的智慧，什麼智慧？得到無上正等正覺自然就有神通力，就有智慧了。「引之」，之就指的非菩薩以及在家出家菩

薩，那就是接引他們。「令得住是法中」，就教他們能夠得住在這個妙法中，也就是讓他們能夠學習這妙法。

這神通力、智慧力，根據祖師注解，神通力就是穿上如來衣、入了如來室了，他自然有這力量，這個力量是由神通來的。所謂神通是什麼呢？那就是說不起滅定，入了大定，在大定之中現出清淨莊嚴威儀，這就是神通。如同他穿上如來的衣服，入了如來的室，他有成就了。這是由神通來的，神通由定來的，沒有定功不會有神通。一般講某人有神通，你要問他有沒有定功，有定功才有神通。沒有定功那是外道，外道他有他的神通，他也有定功。如果後世在末法時代，他沒有定力而說他有神通，那是假的，不可以相信。在這裏他入了大定，定中現出威儀，來顯出神通來，他才能真正接引這些眾生。

智慧就是如來座，坐上如來座說法，這說法要有智慧。智慧從那來的呢？那要多研究經典，自己要照著經典來修持。只解而不修持，這還是不能開智慧的。所以這智慧從學習來的、修持來的，然後才開智慧有四無礙辯才，他才能夠來接引眾生。

用神通用智慧把那些眾生，包括非菩薩、在家出家菩薩，都能接引過來，接引他們住在這妙法之中這一乘法。這個就是佛為了讓眾生了解一乘法，然後說些方便法，讓他們自然了解，也就是開權顯實。佛在靈山會上把權法開示出來，讓他們明白，為的就是要顯一乘法。

這一段正式講發誓願，根據祖師講，就是在這裏正式讓前面接受權教的那些人，甚至權教都不了解的讓他們都知道，還有這些不了解圓教的人都讓他們了解，這叫開權顯實。這還是用前面比喻的話，不了解權教的人、普通的人，講這生滅法他都不懂，生滅法就是生滅四諦——苦集滅道，苦從那來的？他也不知道。我們現在各國都有天災人禍，天災人禍是苦，苦那來的？集。真正了解生滅四諦，都知道苦由集來的，集是自己造成的。由那麼多苦的因緣，然後才有苦果，這是苦集。一般人不懂，現在你問有地震、有水災、有大風災，你要追究，追究什麼？要追究自己心不好，然後才有這些苦，這都是眾生的心造成的。

《楞嚴經》裏面講「同分妄見」，共同在這地區的人遭遇天災人禍，就是這個

地區眾生共同的心理造成的，這道理，我們現在那個人知道啊？除了我們學佛的人知道外，其餘的人誰知道？但是學佛必須要了解這道理，才知道因果，才能解決問題。再進一步講圓教，所以在靈山會上開權顯實，就是要直接成佛。如果他們執著聲聞執著小乘認為：我斷見思惑，我出了三界，證了涅槃。那所證的涅槃是小涅槃，這經文前面講有化城，距離佛的涅槃城還遙遠得很。化城拿世間道路來作比喻的話，這證到四果羅漢，這化城是什麼呢？三百由旬。由旬那要解釋，有幾種不同的，普通講一由旬十六里，三百由旬算算就很長了。見思惑斷就出三界，出了三界還有塵沙惑。斷了塵沙惑是四百由旬，那路愈來愈接近了，四百由旬還不究竟的，必得要五百由旬才成佛，這都是比喻。才三百由旬，在這當中不往前繼續進步的話，始終在三百由旬化城裏面，頂多了分段生死而已，不能成佛的。所謂成佛是法華，開慧的是楞嚴，楞嚴教人家開智慧的。成佛就《法華經》教人家明瞭，一學佛就知道目標定在成佛上面。在這裏講，令那些人住在妙法之中，讓他們了解佛在說法，為實施權，開權顯實。佛在靈山會上直接告訴這些學佛的人，以前所說那些是權法。現在要讓大家知道，為的就是實法，這真實法你要了解。了解真實法成佛就快了，

是這個道理。

接著這一段，就把誓願安樂行修成就了，得到那些利益。

文殊師利。是菩薩摩訶薩。於如來滅後、有成就此第四法者。說是法時。無有過失。

這一段是成就這個法的時候，菩薩在說法就沒有過失。佛就叫「文殊師利」菩薩，這些「菩薩摩訶薩」，發心弘揚妙法的菩薩們。「於如來滅後」，在如來就是釋迦牟尼佛說他自己，將來滅度之後，這些菩薩們「有成就此第四法者」，他們修行把這第四法修成就的，第四法就是發這四弘誓願，誓願安樂行。修成的時候，「說是法」，他們在將來說法時，是法就是《妙法蓮華經》。「無有過失」各位請看第二〇二頁講表裏面無有過失這一段。

第一條，前面講修行的時候「起大慈悲」，起這大慈悲心就是「入如來室成」，成就這個時候，在末法時代弘揚妙法的時候，「無瞋垢過」失。瞋垢這瞋恨心很厲

害的，你做再好的事情，說怎麼樣好的妙法，遇到那些不肯接受的眾生，他甚至說一些風涼話給你聽，你這時候一起瞋恨心，完了，這個妙法就弘不出去了。所以要起大慈悲心，不管眾生怎麼樣對待你不好，說那些難聽的話，你不管他，你以慈悲心待他，這就是入了如來室了。學這妙法真正入室，就成就了，你就沒有瞋垢這過了。沒有瞋垢過，你看貪瞋癡慢疑，瞋是三毒之中一種，要從那裏修呢？從大慈悲心可修成功。

我們自己起了大慈悲心，別說大慈悲心，就是起了普通慈悲心，當下就有受用。你在說法人家不接受，對你說些難堪的話。或與你沒有關係，對社會上這些造惡業的人，你心裏想他罪大惡極，趕快給他判罪，讓他受到懲罰，你這就沒有慈悲心。古代講「哀矜勿喜」，對那些犯法造惡業的人，你對他只有憐愍。現在除了國家法律來懲罰他以外，他將來死後要墮落的。你有慈悲心對這種人你可憐他，當然不會瞋恨他。你有這慈悲心對待一切人，就不會和人家結怨的。待人接物全用慈悲心，到那裏都沒有人來仇恨你，就不會有怨，這個多麼愉快。

第二條「知菩薩非菩薩失掉權實三慧」，菩薩都了解他，這就是坐在如來座成就的。然後沒有「諂誑之過」，不會造口業的。

第三條，「宏誓制心不倦」，「著如來衣成」，「無懈怠過」。就是有這四弘誓願，以這大誓願制心，來管制心是什麼呢？制心不要起別的念頭，心就在大慈悲心上，知道這菩薩非菩薩他們那些情況。這樣的話，等於著上如來衣了，然後弘揚妙法沒有懈怠過失。離開這些過失，第四法修成功了，除了沒這些過失之外還有這些利益。常為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、國王、王子、大臣、人民、婆羅門、居士、等。供養、恭敬、尊重、讚歎。虛空諸天、為聽法故。亦常隨侍。若在聚落、城邑、空閒林中。有人來、欲難問者。諸天晝夜、常為法故而衛護之。能令聽者皆得歡喜。

誓願安樂行修成了，就能得利益。那些「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」四眾弟子，還有世間的「國王、王子、大臣、人民、婆羅門」，在印度婆羅門是貴族，

還有「居士、等」等，受他們「供養、恭敬、尊重、讚歎」。他們這些來供養、來恭敬尊重，這是由於菩薩修成就了，才有這樣的結果。不但如此「虛空諸天、為聽法故」，虛空內的諸天、天上的那天人，他來聽法。「亦常隨侍」，一方面來聽法，同時也常隨侍來護法。

「若在聚落」裏面、「城邑」，城市裏面。「空閒林中，有人來、欲難問者，諸天晝夜、常為法故而衛護之」。這些在聚落裏面就是那些社區，城邑是城市，邑是古時候小一點的城，還有林中。在這些地方有人，向菩薩來提出一些難解的問題。這時候諸天晝夜來為法故，來衛護你的法。為什麼呢？「能令聽者」，能夠使那些聽者，「皆得歡喜」，都能得到歡喜。你跟他說法，有諸天能夠用他天道那些能力，來讓這些人聽得很歡喜。

這一段經文的文法，根據祖師分析，修這入如來室，這安樂行修成功了，所以得到人天供養，隨侍來聽法。著如來衣修成功了，所以得到諸天來護持，再多的疑難問題，都可以給他解答。坐如來座修行成功了，教那些聽的人都能聽得懂，而發

歡喜心。

所以者何·此經是一切過去未來現在諸佛、神力所護故。

把這一小段總結，「所以者何」什麼道理呢？「此經是一切過去未來現在諸佛、神力所護故」，這部經是過去、未來、現在一切佛的神力來護持。所以這些菩薩要發大心來弘揚佛法，前面所講得到諸天來衛護，實際上真正說，那諸天來衛護，就是根據諸佛神力所衛護的。因此要了解，我們發心把這妙法弘揚，就是跟人家講一句兩句，或者把大意跟人家說一說，就是弘揚這妙法，就能得到諸佛神力來護持。

第一九七講

文殊師利。是法華經。於無量劫中、乃至名字不可得聞。何況得見、受持讀誦。

讚歎這部經，「文殊師利，是法華經」，釋迦牟尼佛就對文殊師利菩薩說，「於無量劫中」，無量劫時間長遠得很，不只一尊佛，有很多佛出現到世間來，都要講《法華經》的。在這樣長久的時間，就是連《法華經》這名字，「不可得聞」，也聞不到。「何況得見」，更何況能夠見到，而能夠見到這部《法華經》，「受持讀誦」那更難了。

從過去佛到釋迦牟尼佛這個之間，無量劫時間遙遠得很。就是釋迦牟尼佛到這世間來，開始講也不是一下就講這部經，先講三藏教，就是小乘的經律論三藏，然後講通教、別教，最後講法華。遠的不必說，就是釋迦牟尼佛這時代，前幾十年都是講的方便法，到靈山會這才是正式講這部《法華經》。所以在以前名字都不可得

聞，現在得見了，意思就是說以前都沒有講，現在才講好不容易的。能夠聽到這部經再加以受持讀誦，這因緣不可思議的更難得。

這一段是說遇到這部經就這麼難得了，怎麼樣難得？簡單講，不大容易了解，下面就用比喻的話詳細來分析。

是什麼比喻呢？這寶珠就比喻這部經。前面一段不把寶珠給人家，後面一段呢？把這寶珠送給人家了。先講前面這一段，送那些東西分成幾類的。

文殊師利·譬如強力轉輪聖王·欲以威勢降伏諸國·而諸小王不順其命·時轉輪王、起種種兵而往討伐。

佛叫「文殊師利」說「譬如強力轉輪聖王」。轉輪聖王在什麼時候出現呢？增劫怎麼增呢？從平均人的壽命十歲往上增，這叫增劫。減劫是從最高壽命減到十歲。轉輪聖王是在增劫的時候出現，人的壽命平均五萬歲的時候，轉輪聖王是在鐵輪王時出現。六萬歲的時候，銅輪王出現。七萬歲的時候，銀輪王出現。到人民壽

命平均到八萬歲的時候，金輪王出現。這裏講強力轉輪聖王一出現的話，「欲以威勢降伏諸國」，這種轉輪聖王用他的威德勢力降伏那些諸國，指的很多小國。

既然這是比喻，祖師就把所比喻事情把它注解出來。轉輪聖王他乘著這輪子，鐵輪聖王他乘鐵做的輪子。講到最高，他管的國家最多的那是金輪聖王，金輪聖王的輪子是金子做的。這個輪王就比喻佛，佛到世間來教化眾生，就如同輪王來教化他的這些國家。這是比喻的話，釋迦牟尼佛他成佛之後到世間來，教化的是三千大千世界，轉輪聖王只是管一些國家而已。拿輪王來作比喻，輪王就比喻釋迦牟尼佛。釋迦牟尼佛用佛的威力、佛講的法來降伏諸國。祖師在這裏注解諸國，「陰入界諸境也」。陰是五陰，色受想行識五陰。入呢？入是六入，就是外面色聲香味觸法，法是在內的。就眾生本身來講眼耳鼻舌身意，外面的六塵，眾生本身是六根。六塵與六根互相交涉，這叫六入，後來翻譯的叫十二處，這叫入。界就是十八界，六根六塵六識共十八界，這些從五陰到六塵六根六識，在這裏把它比作諸國。我們人人都有六根，六根所對的六塵，然後有六識。這些每一個根塵識都有它們的境界，叫

這些國家，五陰就包含在內了。

既然我們每一個眾生都有五陰，都有十八界，眾生就執著這個境界，然後為這些境界造業受苦。所以佛到這世間來教化眾生怎麼教化啊？就教我們明瞭自己，心中就有這些五陰十八界，就是顛倒，十八界各有各的執著。佛就是讓我們明瞭這些都要不得的，我們眾生有這些境界，就起惑造業受苦。就用佛法比喻威勢，首先把這降伏，這一條很重要。

第二「而諸小王不順其命」，諸小王指的那些國家國王。在佛看起來這個世間這些國王都是小王。在佛經裏面形容小王是什麼呢？就好像米、粟，就是古人講滄海一粟的粟，很多的粟散開來，數都數不清，小王叫散粟王。一籬筐的米把它散開來，看看有多少啊？這是假設的話，在佛看起來那些國家的王都是小王。這些小王不順其命，不順什麼呢？不順轉輪聖王的命令，也就是說不順從佛所講的道理。佛講這道理都是順乎本性，不順命就是不順乎本性，所做的事情就跟本性相違的。就像現在全世界潮流一樣，老師怎麼教學生，家長怎麼教子弟，都主張不要把學生、

不要把家裏子弟約束太過分，讓他自由發展。但是這些學生、兒童無始劫以來都有那些惡習氣，都是與本性相違背的。因此真正的教育不能夠順著兒童、學生他的惡習氣，要講規矩。學生在教室裏面就要規規矩矩的聽老師來講課，不能說老師在臺上講，學生在下面看自己的書，或是在下面吃東西，那個教育是要不得的，必須有規矩，一步一步引導他順從這本性。

本性從什麼地方出現的，從定功，假如鼓勵學生在教室裏不聽老師的講解，自己做自己的事情，有什麼定啊？釋迦牟尼佛在說法的時候，都是囑咐聽眾諦聽、諦聽，就是用上全部力量專心一致在聽。如果釋迦牟尼佛在講法的時候，那些聽眾都自己在吃東西，在那裏看其他書籍，那佛在上面講法，講給誰聽啊？不順其命就指的凡夫眾生，照著自己惡習氣來發展，不肯用定工夫，也不肯守規矩來學佛法學道。你要學佛法學道必得有定力，要有規矩。那麼他這是不順其命，怎麼比喻呢？小王比的什麼呢？祖師就講了，是比喻見愛等諸煩惱魔。見愛是看見世間什麼東西他就愛了，一愛上就是煩惱，見愛指的見惑。學小乘的人先要斷見惑，然後再斷思惑。

為什麼呢？見惑是見所斷的惑，在見道之前，這個惑人人都有。修小乘學了很久，不只一生一世的，然後見了道，見道就是把見惑八十八使斷除。沒有見道的話，八十八使滿滿在心裏面叫見愛。這些見愛等諸煩惱魔，小王就是比喻那些煩惱，也就是等於作盜寇一樣的。必得要用佛法指出見愛是不對的，就儒家講一定要學禮，要學規矩。不遵守禮的話，那就不能夠順乎本性。必得要用無漏的佛法，怎麼樣把見惑斷掉，才能夠順命。所以這裏遇到那些小王不順其命的，不能順從本性的這些人，都不給他珠寶。

對於這些小王，既不能順乎本性，不但不把寶珠給他，而且還要懲罰他。「時轉輪王、起種種兵而往討伐」。起就是發動種種兵，不只一種。他那時候當然不是我們現在所講的，海軍、空軍、陸軍等等。起用這些兵來討伐，討是什麼呢？討是古時候作戰，出兵的時候先聲討，指出來那些是他犯了罪，必得要討伐。

這種種兵比喻，首先是用什麼呢？戒定慧這三種。戒是什麼呢？戒是甲，古時候作戰的時候自己穿上這甲，作防衛的。那定呢？作堡壘，也是防範敵人來攻擊。

慧呢？慧是最鋒利的兵器。這三種，戒定慧。兵在古時候就是一種武器，到後來這個兵指的是作戰的人。起種種兵，前面戒定慧就指的那種兵，一方面是防衛用的，再呢？慧是利器是攻擊對方的。

除這些以外，就修小乘的來講，見道就是斷見惑的。然後再分成初果二果三果四果這些位子，每一位子都有方法的。

最初證了初果叫須陀洹，憑什麼證了初果？先要修七賢位，七賢位是還沒有證到初果的時候，一步一步用方法來修，修成功了就證到初果，見了道。證了初果然後再修二果，二果到三果，三果到四果都有他的辦法。現在就講七賢位，七賢位的方法開始就修五停心，凡夫眾生心都是亂七八糟的，就是前面講不順其命。就用五停心五種方法來把亂心調理調理，把亂心停止住，這是一個步驟。五停心指的是什麼呢？也不必完全講，第一個多貪眾生不淨觀，貪欲心太重的叫他修不淨觀。這多貪指的貪欲心，眾生貪欲很厲害的，愛不重不生婆婆，那個眾生沒有貪愛心？對貪愛心太重的人，就教他修不淨觀。例如看這個人很美，一仔細分析他身體裏面，那

樣是美的？吐的痰、解的大小便，吃的東西在腸裏面消化還沒解出來的，那有美啊？不淨觀修這個，對於貪欲心自然就停了。再呢？多瞋眾生，對容易起瞋恨心的人，教他修慈悲觀，不要動不動就恨人家。講這兩條，後面還多了。首先要修五停心觀，修滿了，再修什麼呢？修別相念就修這四念住。

別相念就是四念住，觀身不淨，觀察我們自己的身體是不乾淨。觀受是苦，我們在世間一切所受的都是苦，沒有樂的。觀心無常，凡夫眾生的心沒有常的，乍生乍滅在那裏改變，自己不能作主。觀法無我，觀一切法，有那個法能夠作主宰？別相念是四種觀法，還有總相念。總相念是觀身不淨的時候，觀受、觀心、觀法都是不淨。觀受是苦的時候，身心也都是苦，這叫總相觀。別相、總相加上前面五停心，是七賢位的三個位子，後面加上煖、頂、忍、世第一法是四加行位子，合起來叫七賢位。

七賢位經過七個階段，用那些方法來修滿了，把這見惑斷了，就見道位見了道了，那就證了初果。要再證二果的話，那方法比這更多了，更深入了，一直到證到

阿羅漢。這些都要起了種種兵，用這些兵來破除前面講的小王不順其命，就是破除種種煩惱，在這裏講，伐貪瞋癡三毒。貪瞋癡三毒分開來講有八萬四千，比作大寇盜。所破的是三毒貪瞋癡，分出來有八萬四千大盜。能夠破的是八萬四千法門，比喻像輪王起的種種兵，派出的官兵，就把那些大盜破除掉。

轉輪聖王派種種兵軍隊，對那些煩惱魔指小王，把它破除了。下面呢？作戰有功了，然後大歡喜，隨功又有賞賜。

王見兵眾、戰有功者。即大歡喜。隨功賞賜。或予田宅、聚落、城邑。或予衣服、嚴身之具。或予種種珍寶。金銀、琉璃。碑礫、碼碯。珊瑚、琥珀。象、馬、車乘。奴婢、人民。

這些都是比喻，配合那些佛法。根據祖師注解，這國王看見有功的人回來，國王看到則大歡喜。隨著有什麼樣的功，然後賞賜那些獎品。或者，予是賜予，「田宅」，田是什麼？田是禪定，三昧禪定。宅呢？解脫，得了禪定工夫就能解脫。「聚

落」，聚落是得了果，得到須陀洹初果。斯陀含二果。「城邑」，邑是比喻證到第三果，城是得了第四果。「衣服」譬喻那些十善法，有慚愧的慚，還有忍法用衣服譬喻的。還有嚴身之具，一切助道的善法。「種種珍寶」就是七寶的意思，比喻七科。七科有三十七道品，叫無漏的道品。還有「象、馬、車乘」，比喻二乘兩種智慧——盡智及無生智。「奴婢」比喻神通，「人民」比喻有漏善法。

這個當中，二乘的盡智、無生智要稍微加以解釋一下。修小乘的修成功他開十種智。這盡智是十種智之中第九種，無生智是十種智之中第十種。什麼叫盡智呢？就把苦集滅道都修成功了。一般人苦集不知道，小乘修這四諦法，知苦。斷集，集是苦的來源，他知道這苦然後把集斷除掉。要知苦斷集，要知道為什麼？為的要得到滅，得到涅槃滅的境界，證到滅，要修道，知斷證修。修滿了，把小乘的煩惱都斷盡，修成功了，這個叫作盡智。怎麼叫盡智呢？這些煩惱都知道，也修也證到了，他自己有信心了，這個法好，修成功了，信心樹立起來了，就是得了盡智。

無生智也是盡智來的，盡智知道苦集滅道已經是修滿了，煩惱斷盡了。無生智

呢？他知道修滿四諦法苦集滅道，以後再也沒有這些事情了，修成功了這就是無生了。苦集滅道就不會再有了，這個智慧叫無生智。

以上表示修小乘的人修成功了，就有賞賜，賞賜什麼呢？學那個法修成功了，或者證到初果證到二果這就是賞賜。

惟髻中明珠、不以予之。所以者何。獨王頂上有此一珠。若以予之。王諸眷屬、必大驚怪。

只有輪王髮髻上面，有一明珠，寶珠可貴得不得了，「不以予之」，不把這明珠賜給他。「所以者何」，為什麼呢？

「獨王頂上」，輪王頂上只有這一顆明珠，這個明珠假若給這些人，「王諸眷屬」，必然很大震驚了，覺得奇怪了。為什麼呢？這比喻佛說這部《法華經》就如同輪王頂上的明珠。在這些修聲聞緣覺的弟子們，他們菩薩心還沒有發，就跟他們講這經，他們一定懷疑。不但懷疑，而且很多菩薩也覺得很奇怪。因為這關係，前

面講證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這些人還沒有迴小向大，還沒有發大心的時候，佛跟他們講，他們也聽不懂。

第一九八講

文殊師利·如來亦復如是·以禪定智慧力、得法國土·王於三界·

「文殊師利」，釋迦牟尼佛叫文殊師利的名，然後就說「如來亦復如是」，如來就是釋迦牟尼佛稱呼自己，所以如來亦復如是，也是跟轉輪聖王一樣。轉輪聖王前面講過了他那樣作法，現在如來怎麼樣呢？「以禪定智慧力」，佛以禪定以智慧這種大的力量。「得法國土」，這不是普通的國土，這是法的國土。前面雖然是轉輪聖王，他的國土還是世間的國土。這如來得這國土是法，法的國土比轉輪聖王的國土那就多得多了。一尊佛教化的區域就是三千大千世界，這是他的國土。他來度化眾生說這個法，法的國土。他得這法的國土，怎麼得法這國土？從凡夫地發心學佛學菩薩道，把見思惑、塵沙惑、無明惑斷除得乾乾淨淨，那就得了法身，真如本性完全開發出來，這就得了法的國土，就成佛了。「王於三界」，三界就是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，這三界之王比轉輪聖王管的國土更多、更廣大了。

這裏天台祖師注解就講了，禪定智慧這力量，禪定就是修慈悲忍辱，修慈悲修忍辱這個安樂行就修成功了，他是福德莊嚴屬於解脫。法身、般若、解脫三德，解脫德是禪定。智慧呢？智慧就是入如來室、坐如來座這個安樂行修成功了，這個法不透徹怎麼能夠入室呢？坐如來座更是法要通徹，才能坐如來座，這是智慧莊嚴。智慧就是三德之中般若德，般若就是智慧。解脫般若修成就了，就顯示法性，法性就是法身。這是如來講的禪定智慧力，得的這個法國土，就是法性的國土。

天台宗分析得非常精密，比如說《阿彌陀經》一般各有各的注解法，蕩益祖師注解《阿彌陀經》，他就講西方極樂世界有四土。普通講三界，只能講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，各經裏面都這麼說，凡夫眾生也只能夠了解這三界。現在天台宗蕩益祖師講什麼？你看由前面的禪定智慧修成就，了解脫德，得了般若德，然後就開發法身，得了法國土。這個國土是什麼呢？就是證到常寂光土。西方極樂世界四土最高的就是常寂光淨土，這是得了常寂光淨土。常寂光淨土還講王於三界什麼呢？他就解釋了，三界包含了實報莊嚴土、方便有餘土、凡聖同居土。證到常寂光淨土，包

含前面三種土，這就成了佛。得了這樣法的國土，成了佛。成了佛不是講我成了佛，入了涅槃在那享受，不是如此。他就像轉輪聖王一樣要治理天下的，釋迦牟尼佛成了佛，就像轉輪聖王那樣用他的威力來降伏三界的國土。是指那三界國土？有凡聖同居土、有方便有餘土、有實報莊嚴土。在凡聖同居土裏面，凡夫見思惑沒有斷，斷了見思惑是四果羅漢，四果羅漢證了四果，他住在凡聖同居土也可以，不住在凡聖同居土，他可以居住到方便有餘土，所以在凡聖同居土裏面有羅漢、有凡夫眾生、有菩薩，為什麼呢？菩薩在這個土裏面來度化眾生。在這些土裏面——同居土、方便土、實報土，斷見思惑、塵沙惑、無明惑這三惑。出了兩種生死，就是分段生死、變易生死，要把這些惑斷除乾淨了，那就得了法國土。這是如來講他自己的境界，得成佛是怎麼修成功，這就是禪定、智慧力，才得法的國土。

佛有了這法國土，就跟轉輪聖王一樣的，那些小國家小王不順從他的命令的，就要出兵來征服他。成佛他有國土，在這法性的國土裏面也有魔王。

而諸魔王不肯順伏。如來賢聖諸將、與之共戰。其有功者。心亦歡喜。

於四眾中、為說諸經。令其心悅。賜以禪定、解脫、無漏根力、諸法之財。又復賜予涅槃之城。言得滅度。引導其心。令皆歡喜。

這就把佛說的法，跟前面轉輪聖王合起來，比喻跟這妙法合起來講。這是成了佛以後，他就在治理法性國土。佛自己這法性國土，那是清淨莊嚴的，沒有問題。但是我們常常講心、佛、眾生三無差別，既是沒有差別，佛已經成了佛，他得了法性的國土。但眾生在這個國土裏面，那由於前面講的見思、塵沙、無明這些惑還在那裏滿滿的。佛要治理這國土，就是要眾生把這些惑斷除，才能夠清淨，才能夠成佛。但是呢？這裏講「諸魔王不肯順伏」，來治理沒那麼順利，那些魔王不肯順從，不肯降伏、順伏。這個魔王指的是什麼？凡聖同居土這三界，三界有淺有深的不同。就凡聖同居土這三界，這個魔王指的是什麼呢？見愛魔王，見是見思惑的見，愛就是思惑，見思惑就是魔王。

各位想想看，我們勸人家學佛，勸人家深信因果不要造惡業，往往人家不肯接受，不會聽從。他就是不肯破除見思惑，這是凡聖同居土三界魔王。三界裏面，方

便有餘土，證到四果羅漢他住在這土裏面，有什麼魔王呢？三惑之中的塵沙惑，本性是萬德萬能無所不知，有塵沙惑在那裏，使這個人應該知道天下的事情，他不能知道。為什麼不能知道呢？有塵沙惑在那裏。斷了見思惑證到羅漢果還有塵沙惑。所以學菩薩道要學無量四諦，天下事情無窮無盡的，行菩薩道還要學。只證到四果認為我夠了，我得了涅槃出了三界，其他就不管了，那就是不肯迴小向大。不肯繼續學，所以出了三界以外還有塵沙惑。塵沙惑就是世間那些事情多得像塵沙那樣，斷見思惑而不肯繼續行菩薩道，不肯修學，這塵沙惑就是魔王。講到實報莊嚴土，那境界更高了。怎麼證到實報莊嚴土？別教菩薩到登地，他就證得一部分法身了，他就可以證到實報莊嚴土。圓教菩薩初住就得到實報莊嚴土，菩薩從初地到十地滿了，還有等覺菩薩，最後到妙覺，那就是把無明斷得乾乾淨淨的。沒到妙覺還是有無明，雖然是在實報莊嚴土裏面，無明還有，那就是無明魔王。所以講諸魔王就是與天台宗所講的三界三土，凡聖同居土的三界，方便有餘土的三界，實報莊嚴土的三界，這些都是魔王，這些魔王都是不順法性。因為不順法性下面就講了，那些賢人聖人都是如來的大將軍，佛就派他們去跟那些魔王來作戰。

「如來賢聖諸將、與之共戰」。如來就是釋迦牟尼佛，賢聖，賢就是修小乘的人，他還沒有斷見惑，這時候修這七方便、七賢位。七賢位第一個開始學的就是五停心觀，一開始就要破除貪欲心，這些一共有七種。五停心觀修好了，然後再修四念住。四念住有觀身不淨、觀受是苦、觀心無常、觀法無我，個別的修，一住一住的修。到後來就是總起來修，學觀身不淨的，那後面都包含在內。修觀受是苦的，其餘三者都包含在內，這天台宗叫做總相觀。前面說別相觀，最後面再加修四加行，煖、頂、忍、世第一，七個階段修成功，就見了道，那就是斷了見惑，七賢位指的就是這個。聖呢？見了道以後還有修道。見惑就是見道所斷的惑，修道時候那就是思惑，三界九地，九九八十一品，那思惑一地一地來斷，斷乾淨證四果叫聖人。所以如來派這些賢人聖人，這些都是作如來的將軍。

「與之共戰」，與什麼共戰呢？與三界之內見愛煩惱作戰。見愛就是見思惑，見是見惑，愛是思惑。換句話說如來派賢聖諸將，我們自己決心要斷除見思惑，準備作如來賢聖諸將了。賢聖諸將跟誰作戰？跟自己內心裏面見思惑來作戰。怎麼作

戰呢？遇到見愛起來的時候，當下就把念頭克服下去。看電視、看網路、看報紙，看見外面那些世俗人，把那些不好的傳播出來，看見之後自己心動不動？一動念頭就把這念頭打消掉，作戰就是這樣的，這是講貪。瞋恨心，遇到任何人對你不禮貌的時候，無緣無故來傷害你來罵你，你瞋恨不瞋恨呢？正要起瞋恨心的時候，當下就把它制止住，不准起這念頭，這就跟自己瞋恨心來作戰。所以說來容易，做起來可要下定決心，為什麼要下定決心？要了生死非這樣作戰不可。不了生死那無所謂，只好隨世俗隨波逐流了。因為跟自己內心作戰不容易的，證果也不容易的。

我們念佛的人真正要把這見思惑斷了，在今日之下恐怕不容易，能夠把見思惑伏得住，有了這工夫，壽命終了可以往生的。那斷了惑當然更沒有問題，更可以往生。斷惑是什麼呢？就把見思惑的種子也斷除了，那就是證果了。見思惑種子斷了還有塵沙惑，還有無明。在過去有位從國外回來的，他說淨土宗經典裏面沒有帶業往生這個名詞，他提出問題要我們老師給他解答。我們老師對這樣的人，給他解答什麼呢？他連經文文字都不通，《阿彌陀經》裏面無三惡道，有人天道說得清清楚楚

楚。人、天到極樂世界不是帶業帶什麼呢？如果一定要消業，消業是什麼呢？見思、塵沙、無明都要把它消得乾乾淨淨，那就成了佛，那還要往生作什麼？就是因為這些惑沒有斷乾淨，有惑造了業太多太多，斷不乾淨才要往生。

我們現在研究《法華經》，在這裏講清楚，如來派出賢聖諸將去跟魔王作戰，那與我有什麼關係？賢聖就是我們自己要作賢聖，我們要跟我們自己見思惑來作戰。在世間初步準備要吃虧，人家打你不還手，人家罵你不還口，要這樣做。不能這樣做就跟普通人一樣，這樣一想這太難了，難有什麼關係？念佛帶業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，到那裏去那就好了。講到這裏我們知道，懂得諸將與之共戰是什麼，然後我們自己一想，自己來向自己見思惑作戰，真正要想做的話很難。無論怎麼做，必須伏得住煩惱，才可以將來往生。如果煩惱伏都伏不住，那將來往生很渺茫的。

「其有功者，心亦歡喜」。能夠斷見思惑，這戰役就算有功勞的，他能夠了脫六道裏面生死輪迴，分段生死已了。所以如來對這些人心亦歡喜，他們不在六道裏面輪迴了。「於四眾中、為說諸經，令其心悅」，因為這個原因，能夠對見思惑宣戰，

所以佛「於四眾中、為說諸經，令其心悅」。這些人原來是聽佛講這三藏教，他們證了果。因此佛對於這些作戰有功的人，最主要是他們斷了見思惑，佛歡喜。

「賜以禪定、解脫、無漏根力、諸法之財，又復賜予涅槃之城，言得滅度，引導其心，令皆歡喜」。然後賜他們就是講妙法，前面是轉輪聖王賜給眷屬那些田、房屋、衣服還有珍寶。這裏講法了，「禪定、解脫、無漏根力」等等，這些「諸法之財」。前面講世間珍寶，這裏講法寶，諸法之財。

這裏講如來賜給這些有功的人，換句話說我們斷了見惑的賢人有功，斷了思惑的，就證了四果那更有功，佛就賜給禪定、解脫、無漏根力。禪定解脫前面講過了，禪定要知道不是單純只講祖師禪，早期凡是佛法裏修定功的都叫禪定。學定功的，還有解脫的。根力是五根、五力，是無漏的。修五根五力那是無漏，可以出六道的，五根五力是無漏的。什麼是五根呢？信是正信，自心中有真如本性，這正信就可破除外道一切邪信，正信是第一個。然後有信了之後要用工夫修，修不是隨隨便便很懈怠在修，要精進，一直在那裏修下去。然後是念，正念不是邪念，以正念破除世

間一切邪念，然後再修定功，再修智慧共五種。五種根學差不多了，還要更深入往裏面修，使根愈修愈堅固才有力量。五根修得很深，很有力叫五力，這是無漏法。

諸法之財，除了五根五力，以及上面禪定、解脫、無漏根力，再加上其他的叫作諸法之財，叫七法財。七法財也叫七聖財，各經典講的有些大同小異，不完全相同。這七法財裏面含有禪定，根力裏面講信、精進、戒律等等，包括忍辱禪定智慧一共有七種。這叫諸法之財，這是七法財。

除了這些諸法之財以外，「又復賜予涅槃之城」，又賜給這些四眾涅槃城。涅槃是羅漢，換句話說斷了見思惑證到四果羅漢，就是入了涅槃，這是羅漢的小涅槃。佛就告訴這些人，前面講四眾，在四眾之中為他們說這些方便的法，就是諸經，讓他們得禪定聖財，就是憑著這些聖財，他可以證果，再就是證涅槃。佛把證果的境界告訴他，可以這樣學，可以證到涅槃，可以出三界的。「言得滅度」，得了這些聖財將來可以入涅槃城，可以得了滅度。是什麼呢？生死滅了，在三界之內得滅度了。「引導其心，令皆歡喜」，引導四眾，讓他們得到歡喜。

這一段我們要知道有功的是什麼？能夠降伏見愛，把這見惑思惑能夠降伏住了，是沒有斷種子，是伏惑。只要我們用工夫，斷是現在斷不了，惑能夠降伏住就好。禪定、解脫等等這些七聖財，也就是七法財。而世間那些金銀財寶，各種田地，別說給你幾十坪、幾百坪的土地，就是把整個大地給你也不足為奇，也沒有什麼可貴的，它不能跟法財相比。我們只要能夠伏得住煩惱，見思惑伏得住，不讓它起現行，我們就能得這法財。得這法財比得多少克拉鑽石可貴多了，就是有一個像喜瑪拉雅山那麼大的鑽石，也比不上七聖財之中任何一財可貴。這還是只能降伏住見愛，降伏住見思惑。佛都賜給學這小乘的七聖財、法財都給他們。

而不為說是法華經。

前面是講「為說諸經，令其心悅」。為說什麼諸經？把生滅四諦經典說給他們聽了，他們照著修能出六道也很好，了分段生死。但是佛不給他們講《法華經》，就像轉輪聖王沒有把頭頂明珠給他。在這裏，佛不給這些人說《法華經》。因為《法華經》比喻轉輪王頭上的明珠，所以「而不為說是法華經」。為什麼不跟他說呢？

跟他講出三界，了分段生死，他聽了很高興，可以修。要講成佛修菩薩道，路那麼遙遠，因為他們根機善根還沒有到，所以不為他們說《法華經》。

佛不說《法華經》，就如同轉輪聖王不把明珠賜給那些人。我們現在是學大乘佛法，而且學的是妙法，更進一步學淨土宗求往生極樂世界，那是妙中之妙。在經文裏不給他們說《法華經》，而我們發大心的人，佛就給我們說《法華經》，這道理要明白。

第一九九講

文殊師利·如轉輪王、見諸兵眾有大功者·心甚歡喜·以此難信之珠、久在髻中·不妄予人·而今予之。

「文殊師利」，釋迦牟尼佛叫文殊師利說，「如轉輪王」，就如同前面講轉輪聖王。「見諸兵眾有大功者」，兵眾是什麼？前面講他派的這些人有賢者有聖者，去伐諸魔王，對不肯順服的那些人，去跟他們作戰。「有大功者」，有這很大功勞不是普通的，「心甚歡喜」，轉輪聖王心裏非常歡喜。這一歡喜「以此難信之珠、久在髻中，不妄予人。而今予之」。就拿一般人很難信的這珠子給人，這珠子怎麼好，人家不相信。這珠子久在轉輪聖王頭頂上髻子裏面。藏在那裏幹什麼呢？他不隨便給人家的。「而今予之」，現在給了誰呢？給有大功德的人。

這一段是比喻，就拿轉輪聖王頭上髻子裏的明珠，他現在給人了。明珠代表的意思是什麼呢？祖師注解裏面就說了，這個珠子又圓又光明，是圓明如意珠子，這

珠比喻什麼呢？講這中道智慧，它本身具備三德，三德就是法身、般若、解脫。圓是代表法身德；明是光明，代表般若德；如意代表解脫德，叫三德。

表示以它來比喻妙法這部經，這明珠是藏在輪王的頭上，人家不知道的。表示釋迦牟尼佛講《法華經》之前，先講那些方便法講權法，所以這個珠子看不到。現在從髻子裏面把它解開來、拿出來了，這是開權顯實。以前所說的方便法，用權的，現在把它開示出來，顯出真實的妙法，叫作開權顯實。這珠子一看就顯出真實的妙法了，那就說以前沒有講這妙法，現在在靈山會上講《妙法蓮華經》了。在這靈山會上這些大菩薩，還有聲聞弟子也悟了，都能迴小向大了，這時候把珠子拿出來，他也信了，他也認得了。也就是妙法在這時候佛說出來，他們能夠聽得明白。

這個比喻說完以後，就用妙法跟那個比喻合起來說。

如來亦復如是。於三界中、為大法王。以法教化一切眾生、見賢聖軍。與五陰魔、煩惱魔、死魔、共戰。有大功勳。滅三毒。出三界。破魔網。爾時如來亦大歡喜。此法華經。能令眾生至一切智。一切世間、

多怨難信。先所未說。而今說之。文殊師利。此法華經。是諸如來第一之說。於諸說中、最為甚深。末後賜予。如彼強力之王、久護明珠。今乃予之。文殊師利。此法華經。諸佛如來祕密之藏。於諸經中、最在其上。長夜守護。不妄宣說。始於今日、乃予汝等而敷演之。

這是用法合起來講，這一段經文裏面有講五陰魔、煩惱魔、死魔等等，請看第二十八張表第二〇四頁，先把名詞了解之後再看經文。

界內四魔，界是三界以內的有這四種魔。界內四魔是根據《大積經》裏面講的，第一是「五陰」魔，五陰就是色受想行識，它所以叫陰是什麼呢？有這五個法把我們本性遮起來了。我們只拿五陰和合起來的生命現象，就拿這個當真的。第二是「煩惱」魔，第三是「死」魔，第四是「天」魔，一共有這四種。

這四種魔就拿四諦法對照著來看，四諦法就是苦集滅道，四種魔既是三界之內的四魔，那就是生滅四諦。五陰魔，怎麼樣破除五陰魔呢？拿修小乘的人講，首先

就要知道苦集滅道的苦，苦是世間一切所受的這苦果，我們人人都有這身體有心理，簡單講就是身心這兩種。身體就是色法，心理分開來講受想行識，合起來叫作五陰。這五陰，我們在人世間受了種種的苦惱、痛苦，包括我們每一個人的生老病死，生死大苦，從那來的？這些是果報，這苦是一個過去造的因，現在得的苦果。世間有那些人能夠了解，像世間的書籍念得再多，政治地位再高，高得像古代大皇帝，他都不懂，他不知道這苦是一個果報。要知道這是苦果，他就能夠把五陰魔破除掉。為什麼呢？知道一切都是果，必得知道苦，他才肯追究前因，他才想辦法來找出原因，來解決苦果的問題。如果連苦果都不了解的話，那無從談起，所以必得知道苦。現在五陰色受想行識，色指我們這身體是地水火風四大假合的，心理方面是受想行識，經不起分析，一分析這些都是生生滅滅，不是實在的東西。知道這些東西是苦果，不知道就執著，把這假法當作真法，那就有生死，有種種苦了。知道這個，就能破除五陰。

煩惱魔就是見思惑，知道這煩惱魔根本就是苦集滅道的集，集是世間一切苦果

的因。在世間生死的凡夫，連果都不知道，因更是不知道。比如說造了一切惡業，造惡業是因是集。造惡業之後，司法機關把他犯的案子偵破了，這是果。很多犯罪的人，警察司法機關等等把他逮捕起來，審案的時候他還不承認。應該受到懲罰，他還不承認，要是明白了就要面對現實，就應該承認。這集是因，一般凡夫他也不了解，真正了解的時候，世間因果他都明瞭了，他從此也不敢造那些殺盜淫妄惡業了。所以這裏講煩惱必須要斷除，就把世間造惡業的那些因明瞭了，不敢造業了，這才能夠破除煩惱。

死魔跟天魔這兩種魔要破除，死魔怎麼破除呢？六道眾生要解決生死問題，那要苦集滅道這滅，滅是什麼呢？滅就是把生死的假相滅掉，就證果了，這是出世間的果。證到滅這果就可以把死魔破除。這些生滅現象把它滅除，就證到涅槃就不生不滅，就把死魔破除掉，生死問題就解決了，這是出世間的果。

要破除天魔就要修道了，修道是出世間的因。必得修出世間的道，才能破除天魔。但是在經文裏面只講到五陰魔、煩惱魔、死魔這三種，沒有提到天魔，祖師注

解出來了，學小乘的人他只要斷除煩惱，斷了見思惑就行了，所以不必講天魔。

現在我們看經文，「如來亦復如是」，把前面比喻的話合起來講。前面輪王到這時候把這明珠拿出來給人家了，那些識得明珠的人就給他。所以在這裏講如來也是跟輪王一樣，怎麼一樣呢？這如來在「三界中為大法王」，三界是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，佛這大法王以佛法「教化一切眾生」，佛的法是什麼？覺悟之法。我們世間人對苦集滅道，苦集不了解，滅道更不了解，這還是很粗淺的生滅四諦。

佛以這個法教化一切眾生，他看「見賢聖軍」，賢聖軍在前面說比喻的話，他派出那些人包括有見道的、賢位的人，還有證四果羅漢的叫聖人。看見這些人前面講軍，各人領導有前軍、有中軍、有後軍，最後證到羅漢果的聖軍。這些賢聖他們領軍，「與五陰魔、煩惱魔、死魔、共戰」，跟這些魔來作戰。前面我們也知道了，所謂跟這些魔作戰，就是向內，我們人人都有見思惑，向自心的見思惑來作戰。怎麼樣跟見思惑作戰？見思惑都是把假我當作是真我，然後所作的一切事情都是自私自利，那向自性中作戰就得捨己為人，把這私心徹底破除掉，這就是作戰。為什

麼是作戰呢？我們看看世間人，你叫他放棄自己的權利，放棄自己任何的利益，他都不肯。不但不肯放棄自己，他還要時時刻刻的跟人家爭奪，把人家的東西奪取過來了。古時候講篡奪國家的亂臣賊子，把國君的位子奪取過來。力量小的偷人家東西，這都是奪取人家的，作小偷與亂臣賊子篡位有什麼不同呢？一樣的。不但一樣而且莊子曾經說過一句公道話：「竊鉤者誅」，小偷偷人家一個小鐵鉤子，這個一破案馬上把他抓起來判罪。竊國者，篡奪這國君，他自己就作國君了，「竊國者侯」，侯是諸侯，竊奪國家的人跟偷小鐵鉤的小偷一樣的，都是把人家的東西奪取過來。要破這些魔就要斷見思惑，見惑有八十八使，思惑貪瞋癡慢四種煩惱把它合起來有十種煩惱。欲界貪瞋癡慢是全部的，上二界貪癡慢合起來十法，十法分成九地來斷，九九八十一品，歸結起來就貪瞋癡三毒。貪，廣泛得很，不但是貪財，貪色是最嚴重的，還有瞋恨心、愚癡心，你想要了生死，要斷見思惑，就向自己宣戰，把貪瞋癡統統破除掉。怎麼破除呢？最重要是把私心破除。

轉輪聖王看見賢聖軍與這些魔作戰有了大功勳，這些魔把它滅掉了。換句話說

五陰魔也破除，煩惱魔見思惑也斷除，死魔自然就沒有了。斷了見思惑那有什麼生死？生死就解決了。「有大功勳」，不但戰勝這些魔，他另外還立了大功勳。先說戰勝這幾個魔，五陰魔、煩惱魔、死魔都戰勝了，他出了三界，滅了「三毒」。三毒就是貪瞋癡，把貪瞋癡三毒滅除，「出三界」就出了六道了。出六道以後又破除魔王，這魔王就不只前面講的五陰魔、煩惱魔、死魔了，魔王那太多了，換句話說出了三界，三界以外還有變易生死，還是有魔的。這裏面有二層意思，一是有大功勳，再破除魔王。有大功勳才能破魔王，換句話說破除魔王才顯出有大功勳。前面破除五陰魔、煩惱魔、死魔，這是滅三毒，出三界。

這不但斷見思惑破除前面這幾個魔，破了魔王有大功勳，而且他能夠迴小向大，能夠學菩薩道接受這個大法了，這個就有大功勳，他將來能夠破除更多魔王。「爾時」，這個時候，「如來亦大歡喜」，那樣歡喜。這前面你看佛在授記的時候，好多羅漢佛都給他授記，什麼時候可以成佛，那就是有大功勳，他能夠聽得懂《妙法蓮華經》，佛給他們授記。所以「此法華經」，如來一歡喜就說了這部《法華經》，

「能令眾生至一切智」，能夠教眾生學這部經，照這部經來修行的話，能夠至一切智，這裏的一切智就是成佛。普通分開來講，一切智是小乘羅漢，道種智是菩薩，佛是一切種智。但是在這裏一切智是佛的智慧，到一切智就成佛。「一切世間、多怨難信」，一切世間的眾生原來對《妙法蓮華經》不相信，難以相信，所以多怨。「先所未說」，在說《法華經》之前，對於那些人，因為他們很難信這個妙法，所以未說。「而今說之」，現在靈山會上大家都有大功勳了，能夠「破魔網」，大乘根機已經發出來了。

這個法合，把妙法跟前面比喻合起來講。我們還要了解比喻是比喻，那個輪王他跟佛不能相比，不得已才拿來比較，轉輪聖王不過一個四天下而已。在這裏經文各位看看，佛是三界中的大法王，一個四天下跟三界怎麼能相比呢？所以在這裏只是比喻而已。

這個比喻跟妙法都合起來說了，最後佛又再加重其詞說這妙法貴重。我們遇到妙法實在不容易的，既是這樣不容易的話，現在得到了，那可不能隨便放棄，下面

一段是講這個道理。

「文殊師利」，佛又叫文殊師利說，「此法華經」，這部《法華經》。「是諸如來第一之說」，這部《妙法蓮華經》不但是釋迦牟尼佛在說，諸如來就是諸佛，過去的佛、現在佛以及未來成佛的，他們都要說這部《妙法蓮華經》。「第一之說」，是什麼呢？無論那一尊佛到世間來說法的時候，說的法很多，《妙法蓮華經》在那些法之中，它是第一個最妙的法。不但如此，「於諸法中、最為甚深」。前面講是一切佛都以這部《法華經》為第一等的法說出來。而且這部經在諸佛所說其他法之中，是最為甚深，比一切的法都要深。因為這關係，「末後賜予」，把其餘的法都說了，到最後才說這部經。到最後才賜予，「如彼強力之王」，就像轉輪聖王他那很強大的力量。「久護明珠」，長久以來保護他頭上那明珠，不給其他的人。「今乃予之」，輪王最後才給那些打了勝仗的人。佛呢？他是法王，說《妙法蓮華經》的時候，就像明珠才給了解這部經的人，佛才給他說。

「文殊師利，此法華經，諸佛如來祕密之藏」，無論是那尊佛都把《妙法蓮華

《法華經》就像輪王把明珠收藏在頭頂髻子裏面，人家不知道。佛把《法華經》也跟那樣祕密之藏，祕密沒有人知道，這祕密之藏就是《法華經》裏面開權顯貴，這個實法。《法華經》就教我們了解人人都有這個實相。這個實法，祕密之藏是總體說，分開來講叫三德祕藏——法身、般若、解脫。這個法身誰知道？我們人人都有法身，人人都不知道。般若呢？般若就是智慧，無論那個眾生都有智慧，智慧從那來？智慧從法身起來的，智慧被自私心染污了，沒有受自私心染污的，那個是大智慧。現在，有發明的、創作一個東西，就自己享受這權利了，這就把他的智慧染污掉了。

佛講這些法是大光明是公開的，平等交給一切眾生，只要眾生能夠接受那一種法，佛就給他講，凡夫眾生不是如此。這樣說起來，凡夫眾生雖然有般若，可惜把般若染污掉了，這般若非常有限。解脫呢？那就是把煩惱障這些破除掉，解脫也是本有的，解脫就是自由自在，無論在什麼時候、在什麼地方，他都是自由自在的。這自由自在指什麼呢？生死自主，沒有生死了。生死自主，我們每一個眾生本來就有的，為什麼呢？一真法界就是法身，從法身起來的般若，法身本來就是沒有生死。

沒有生死，那個聖人、佛、大菩薩到世間來，他來教化眾生，並不是說他忽然從天上掉下來，那就奇怪，所以佛到世間來他有八相成道。由入胎然後學這個法，然後弘法，最後入涅槃，入滅，表現有生有死。這個有生有死是佛在那裏表現給眾生看的，佛自己就是解脫的，他沒有這些現象。這種情形誰知道？誰都不知道，不知道就是祕密。佛是解脫了，那大菩薩、法身大士，他也解脫了。這個肉體有生有死，凡夫不知道，像家裏添了丁，恭喜你。死了，本身也不知道死後到那裏去，不知道，家屬也痛苦。他不知道沒有生死就是解脫，因為不知道，所以是祕密。這三德祕藏，凡夫眾生不知道。

這部經是諸佛如來，不只是釋迦牟尼佛自己一個人說的，凡是成佛的人，對於《妙法蓮華經》都是把它祕密起來。不是佛故意祕密起來，實際上眾生沒有人能了解，不懂就是祕密之藏。「於諸經中、最在其上」，在諸經中，佛在說《法華經》以前說的經，以《法華經》最上等。「長夜守護，不妄宣說」，長夜在那守護，不隨便宣說，宣是宣揚說出來。怎麼樣長夜呢？我們眾生不了解祕密之藏，在六道裏面輪

迴生死，整個六道都是長夜，生生死死的自己不知道。墮落三途，怎麼墮的？到人間來，為什麼到人間來？壽命終了，要離開人間到那裏去也不知道。甚至於作了善業生到天上，他也不知道，這是眼睛看不清楚，就像在黑暗的夜裏，什麼都不了解。眾生只要在六道裏面輪迴沒有出去，這就是夜間。佛在長夜守護這部妙法，「不妄宣說」，說的不得其人就是妄說，說出去人家不懂，那就是妄說，佛不妄說。

佛為什麼不妄說？這部《妙法蓮華經》是圓教的，藏通別圓就拿四諦來講，藏教講的是生滅四諦，自己問自己，我們對於生滅四諦知道不知道呢？嚴格說起來，在經典裏祖師注解，我們知道生滅四諦怎麼講法，真正悟是沒有悟到。真正生滅四諦悟到的話，那就不敢在世間造業了，想想看，生滅四諦這麼困難不容易了解，還有無生、無量的，到圓教是無作的，一層比一層高。這樣看起來在靈山會上以前沒有到這程度，佛怎麼跟他說呢？

因此佛就講「始於今日」，在靈山會上現在開始，「乃予汝等而敷演之」，才給你們大家敷演，「敷」當開字講，給大家開示，開權顯實把它說出來。

佛這樣一再宣說，要勉勵大菩薩在末法時代，一方面自己好好修持，一方面把妙法說給眾生聽，這是最重要的意思。

第二〇〇講

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。而說偈言。
常行忍辱。哀愍一切。乃能演說。佛所讚經。

「爾時世尊」，爾時，指的誓願安樂行長行文說完了，這個時候，世尊就是釋迦牟尼佛，「欲重宣此義」，要把前面這意思再宣說一遍，就用偈頌了，「而說偈言」。

第一首偈頌，「常行忍辱，哀愍一切，乃能演說 佛所讚經」。這一行偈頌就是把前面歸結起來，說法必須具備有三個條件，第一個就是要著如來衣，穿上佛的衣服；再呢，就入如來室，入如來起居的房間；再坐如來座，就坐上如來說法座位上。

這一品名字叫〈安樂行品〉，就是菩薩要想到末法時代弘揚《妙法蓮華經》的話，自己要修行，然後你說法才身心都安樂。前面有講到行，怎麼行法呢？安樂行的行修成功了，就得到安樂，就是講到三個條件都具備了。所以開頭第一句話「常行忍辱」，前面講這個忍辱很重要的，菩薩發心在末法時代弘揚妙法的時候，不忍

辱是不行的。遇到任何不好的環境，你都能把它轉變為好的環境，這是講安樂。遇到環境再惡劣的時候，你只要能作到忍辱，就能把最惡劣的環境變成很安樂的環境。所以這一句就是著如來衣，穿上如來衣修行就成就了。著上如來衣是比喻的話，那你在末法時代弘揚妙法，有佛在那裏護持你，佛用衣服加在你身上，你穿上如來衣，你就可以轉變不好的環境。這一句是穿如來衣修行修成功了，想穿如來衣不是那麼簡單要穿就穿，那有那麼容易的，必得你自己修忍辱，修到有相當工夫了，才能談得上穿上如來的衣服。

第二句「哀愍一切」，對於一切眾生都要有哀愍心，哀愍心就是慈悲心，這個就是入如來室了。那比喻佛法好像一個宮殿，宮殿你先要入門，不入門宮殿裏面再好，有那些法門你都不知道。入門之後要登堂，登堂之後還要入室。這個等於你學佛入了室，佛法學得不錯了，其實能夠入室，對佛法是大徹大悟了。但是要能夠入室要哀愍一切，稱作慈悲心。所以佛菩薩都是慈悲為懷，這是講對一切眾生哀愍。

「乃能演說 佛所讚經」，佛所讚歎的經就是這部《妙法蓮華經》。前面你要具

備忍辱，哀愍一切眾生，你也入了室，也穿上如來的衣服了。在末法時代遇到任何不好的環境，你用忍辱用慈悲就可把這一切環境轉變，然後你才能夠說這部《妙法蓮華經》。這個乃能演說就是坐上如來座，能夠說法。

這首偈子是總說，也是概略的說。後面就是把行——修成的方法詳細的說。菩薩發的誓願，對末法時代眾生來說法，首先你要明瞭所對待的環境和人。再呢，為什麼要發這誓願？有什麼理由？

後末世時、持此經者·於家、出家、及非菩薩·應生慈悲·

在末法時代，「持此經者」，那就是發願弘揚這部經，首先要自己修持這部經，持是修持。對於在家學佛的人、出家學佛的人，還有非菩薩，這些人可以說是在末法時代所有眾生都包含在內了，你對於這些人「應生慈悲」，對他們都要生出慈愛心出來。什麼叫慈悲心？說個比喻的話，一般父母對於兒女這是慈悲心，這個兒女好愛護他，不好還是愛護他，這是父母的慈悲。就中國文化講就是仁慈，拿這個作比喻，佛就是大慈大悲的父王。所以一切眾生想學佛發心行菩薩道，都是法王子。

佛是法王，法王對於所有的法王子都是慈悲的。那我們要發心弘揚妙法行菩薩道，既是可以稱為法王子，那就要跟法王來學。法王對於一切人，不管他學佛，或者沒有學佛都慈悲，引導他來學佛。學佛幹什麼呢？最重要的是先了分段生死，再了變易生死。把世間生死問題，都把它解決了，眾生都能夠成佛，這是大慈悲，行菩薩道就要學法王的慈悲。所以在這裏講，末世持此經準備弘揚這部經，那你對於在家的人、出家的人，還有沒發心行菩薩道的人，你一律都應該對他們生起慈悲心。

為什麼要對一切眾生都要發慈悲心呢？這一品要知道就是〈安樂行品〉，你在末法時代對那些有善根的眾生，固然要發慈悲，對那些惡劣的眾生更要發慈悲。真正慈悲心發出來的話，人人都有良知良能、都有本性的，他們或遲或早都會受你的感化。就菩薩本人來講，不管是那一類的眾生，你發了慈悲心之後，當然希望都能把他轉變過來，就算是轉變不過來，你自心中還是安樂的。自己有慈悲心，各位有體驗到的話，遇到任何事情，不管對方如何，自己心裏起慈悲的話，對惡劣眾生你憐愍他，除了他會感動以外，你自己心裏一定是安樂的。假如瞋恨心一起來的話，

那不是敵人也變成敵人了，瞋恨心一起來，往往把人家善意變成惡意，這是我們眾生都有無明都有私心。慈悲心一起來的話，他就跟父母對兒女平等的一律愛護，自心中始終是安樂的，所以慈悲就有這樣好的功用。因此在這末法時代，你弘法的菩薩要轉變各種環境，首先要自己具備有慈悲心對待一切眾生，這樣的話你自己心裏就會安樂。接著就講要發誓願弘揚妙法，要生慈悲心。

斯等不聞 不信是經·則為大失。

「斯等」就指的前面講在家、出家、非菩薩，這前面有張表講過了，大家可以溫習。斯等指的那些人，這三種就是包含所有眾生。他們對這部經「不聞」，也沒有來學來聞這部經，也不信這部經，「不聞不信是經」。這個在他們認為是無所謂了，不知道這是妙法，但就佛來講，他們這是「大失」，這是大大的一種損失，為什麼是大大的損失呢？我們看就在台灣學佛的人，你問他為什麼學佛，他回答你，我為了生死要成佛，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是這樣答復你呢？恐怕不是這樣吧，一般學佛的人先求一個運氣好，在這世間求其平安，或者作生意作得很好，很發財，在政治上

我能夠當選，能夠有這樣就好了。大失，失的是什麼呢？學佛最重要是要成佛，佛家也可以說是宗教，但這宗教跟世間一般宗教不同。世間宗教你是我的教徒，我是教主，你怎麼能夠站上我教主的位子呢？那是不行的，教主始終是教主，教徒始終是他的子民，是他的教徒。佛不是這樣，佛是教每一個人將來都成佛，都跟他平等，了解這個道理，不信佛的人不必說，當然他不知道。學佛的人能夠知道恐怕也不多，這在佛看起來不了解這個道理，不聞不信這是大失了，失了成佛這個因緣。因此在這裏講你發心要行菩薩道，就是要了解那些人不聞不信這部經，他這是損失，你既是有慈悲心，你要避免他有這大損失，所以要發願在末法時代弘揚這部妙法。

我得佛道・以諸方便、為說此法・令住其中。

佛告訴這些菩薩，叫你發心行菩薩道那就是發誓願。「我得佛道」，我將來成佛。「以諸方便」，所謂得了佛道，這道是包含發菩提心到成佛，證到佛果都是佛道。你真正發菩提心要行菩薩道，用各種方便的法。「為說此法」，在末法時代很多眾生，既然不聞不信，你就用很多的方法來引導他來聽這部經，你為他們說這個法，就「令

住其中」，就教他們住在妙法之中。那就像孔夫子一樣循循善誘，按照各眾生的根器來引導他，來聽你說法。並不是你坐在大座上給大眾說法，也不是這樣的，你只要把這個《法華經》裏一句話的意思，或者一品的意思，你跟他講一講，講講大意，讓他能夠願意來聽，就是你為他說這個妙法。整部經你跟他講那當然更好了，就是只講一首偈子，甚至於一句話，他一深信了，就是教他住在妙法之中，他可以按照這法所講的，一步一步走上正路了，他一定就能成佛。所以你要用很多方便法，令他住在其中，這句話非常重要。

前面講四種安樂行配合著如來衣、入如來室、坐如來座，那你必須具足四種法。四種法就四種安樂行，身安樂行、口安樂行、意安樂行，第四就是誓願安樂行。每一種安樂行都有前面長文，後面偈頌，剛才講的這是誓願安樂行的偈頌。

**譬如強力 轉輪之王·兵戰有功·賞賜諸物·
象、馬、車乘·嚴身之具·及諸田、宅·聚落、城邑·
或予衣服、種種珍寶·奴婢、財物·歡喜賜予。**

如有勇健、能為難事・王解髻中明珠賜之。

「譬如強力轉輪之王」，這前面幾種修行的方法之中，都包含在裏面了。我們的壽命，活上一百歲就是人瑞了。而轉輪聖王的時候，人的壽命有幾萬歲，那個長得很。轉輪聖王出來的時候，他有四天下乘這輪子有幾種的，有金輪銅輪鐵輪等等的威力很大，而且有替他作戰軍隊。所以在這裏講轉輪聖王，「兵戰有功，賞賜諸物」，那是比喻。轉輪王到世間來，那些眾生有犯法的，不聽轉輪王治理的，不聽他教化的，他要派兵把他制伏住了。在佛法裏面佛不會派兵去攻打那些不信佛的人，不會的，這裏比喻什麼呢？佛家所講作戰，就向自己內心中作戰。我們每個人都有無明，根本無明我們不知道的，枝末無明，實際上我們也不知道。不過佛法裏說給我們聽：見思惑起貪瞋癡慢疑等等的，這個人人都有。

前面在〈譬喻品〉裏面就講見思惑是什麼樣子的？就像世間上的毒蛇猛獸一樣的，那麼吃人的。每個人心裏都是見思惑都是毒蛇猛獸，跟人家來往也傷害人家的，最主要的是傷害自己。把一切都主張自我，一切為自私自利的。自私自利傷害了別人，

實際上卻傷害了自己，把自己本性染污（本來可以成佛的本性，成佛之後生死問題就能自己作主沒問題了）。我們每個人都有自私心在作祟，不能夠成佛，不能夠了生死。那佛說出這法來，這個法等於轉輪王的將領、兵帶著武器。我們學佛不是看人家這個不好那個不好，是看自己是不是把心中的毒蛇猛獸，把它降伏住，把它清除出去。這個清除出去以後，我們才能夠安樂，才能夠了生死、成佛。所以這裏講佛說法就如同轉輪王那些兵將有功了，「賞賜諸物」，修小乘的人，他能夠把見思惑斷除了，就等於這兵將作戰有功。我們現在還沒有作戰，怎麼沒有作戰呢？學佛知道這些道理，遇到人家對於我們有過不去的事情，我們跟人家有利害衝突的時候，我們就覺得人家對不起我，沒有想想自己有沒有不對的地方，這就不知道向自己作戰，才有這種待人接物的態度。真正了解向自己宣戰，那就不管外面怎麼好或者不好，不好到什麼樣程度，我們不要管人家先向自己宣戰，你才是正式作戰，不如此談不上作戰。在這裏作戰有功了，賞賜諸物，就是說我們自己學佛時時刻刻向自己宣戰，清除自己心中的毒蛇猛獸，這才是到把見思惑斷除了。這時佛看看有勞，賞賜諸物，賞賜什麼諸物？就是講解這妙法。

接著講的是賞賜這些東西，「象」在印度是很好的動物，還有「馬、車乘」。「嚴身之具」，身體上的裝飾工具。又「及諸田宅」，諸田宅不只一種很多了。還有「聚落、城邑」，「或予衣服，種種珍寶」，這些都是物品。物品都有比喻的，前面長行文裏面說過了，在這裏不再講了。還有「奴婢、財物、歡喜賜予」，連那個奴婢、財物。這個轉輪王對那些作戰有功的人，歡喜，既是歡喜就把這些東西賞賜給他們。

除了這些東西，下面講「如有勇健、能為難事，王解髻中明珠賜之」。其中這些人都是作戰有功的人了，其中還有在作戰非常勇敢又強健的。能為難事，難事對於頑強的敵人，都能把他打敗了。還是比喻修小乘法證羅漢果，到這時候你要發大心，要行菩薩道成佛，這才是勇健。「能為難事」，前面證到羅漢果，是三百由旬。成佛必得要五百由旬那麼遠，很難。但是你能夠下定決心一定要學佛要成佛，這時候輪王比喻佛，佛就像輪王把藏在髮髻裏的明珠，一顆圓明的珠。「賜之」，賜給勇健的人。那就是說在靈山會上這些能夠得到佛授記的人，將來都能成佛，這時每個人都給他明珠。到靈山會上這些聽佛說法的人，有聲聞有緣覺有菩薩，佛都給他們

授記。就等於把這明珠給這些人，這是比喻。要說輪王頭上只有一顆明珠，那給這些人怎麼給法？這是比喻話。這明珠比喻《妙法蓮華經》。佛就對這些人正式的開權顯實，以前所說那些方便法門，那是權法；到現在把一乘法，真實的妙法說出來了，等於輪王把明珠賜給大家。

前面這一段是用比喻，那轉輪王比喻佛，佛說法就像轉輪王那樣的。下面就是把比喻與佛法合起來講，這一段很長，我們一首一首偈頌來研讀。

如來亦爾·為諸法王·忍辱、大力·智慧寶藏·

以大慈悲、如法化世。見一切人、受諸苦惱·

欲求解脫·與諸魔戰。為是眾生 說種種法·

以大方便、說此諸經。既知眾生 得其力已·

末後乃為 說是法華·如王解髻 明珠予之·

此經為尊·眾經中上·我常守護·不妄開示·

今正是時·為汝等說·

「如來亦爾，為諸法王，忍辱、大力，智慧寶藏」。「如來」就釋迦牟尼佛稱呼自己。「亦爾」也像轉輪王那樣的。轉輪王是世間的輪王，佛在這裏講「為諸法王」。轉輪王作四天下的王，他是統治世間的國王。那佛呢？是法王，他不辦政治，不管政治，他只把妙法說出來，他治理人心，他用法來改變人心，這稱是法王。無論那一尊佛到世間來，說的法有很多很多。釋迦牟尼佛也是這樣，說了很多法，在一切法之中，佛是諸法之王。這法有佛法有世間法，各種法都有。佛既是法王，他有「忍辱」有「大力」，有「智慧」，所以能夠成為法王，尤其這妙法高於一切法。他自己在修養方面能忍辱，忍辱就是力量，不能夠忍辱就沒有力量。不能忍辱那就像老子所講的，樹木枯焦了，那很硬的，一折就折斷了。生氣蓬勃的那種樹木是軟的，折不斷，忍辱的工夫就像柔軟的枝條，它耐性很強有力量。佛有忍辱才有大力量，而且有智慧，佛所講的一切法都是有智慧。所以羅漢有一切智，菩薩有道種智，成佛有一切種智，都講智慧的。沒有智慧怎麼能證果？有「智慧寶藏」，一切智慧

都藏在這裏面。

這是大的智慧寶藏，你有了智慧，「以大慈悲、如法化世」，佛告訴這些大菩薩，你要學著發大慈悲心，「如法」，如佛所說的這些妙法，來教化世間人。「見一切人、受諸苦惱」，你教化世間人，你要存什麼心？你要以慈悲心來看世間人，看世間一切眾生都在受種種的苦惱，大菩薩有慈悲心才看得出來，沒有慈悲心看不出來。中國歷史上周文王是個仁君是聖人，文王到外面視察看看，視民如傷，看見天下老百姓就像受到傷害一樣，他就想怎麼樣讓他們有快樂沒有苦惱，這是仁慈。你發大慈悲心，你見到世間一切人，知道這些人在受苦惱，就是貴為天子他也是苦惱的，為什麼呢？他有生死，因此你要拿佛法來教化他們。

看一切眾生都受苦惱，「欲求解脫，與諸魔戰」。佛說法來度化眾生。那你行菩薩道，為了幫助他求解脫，解脫什麼呢？解脫是了生死，把生老病死的問題把它消除掉。這樣「與諸魔戰」，要斷見思惑。「為是眾生說種種法」，為這些苦惱眾生說種種的佛法。

「以大方便、說此諸經」，是指的佛說《法華經》之前的那些經典，讓他們都能學，各有各的根器不同。「既知眾生得其力已」，說了諸經之後，再知道那些眾生能夠學得很得力了，那就是斷見思惑。「末後乃為說是法華」，前四十年佛說諸經，末後在靈山會上說這《妙法蓮華經》。那就是看見眾生證果的證果、發大心的發大心得了力，到最後佛在靈山會上說這部《妙法蓮華經》。

「如王解髻明珠予之」，這就跟前面比喻合起來了，佛到末後說法華，就像轉輪王把頭上髻解開來，「明珠予之」，予之就給聽《法華經》的那些人。輪王明珠還是個珠子，可是佛講這部經就不得了。「此經為尊，眾經中上」，這部《妙法蓮華經》是在一切經中，它是最上等的一部經。

「我常守護，不妄開示」。我呢？經常的一直的，守護這部經。不妄開示，不隨便給人家講。「今正是時，為汝等說」，現在是說的時候了，應該說了。為汝等，尤其是你們發心在末法時代，說這部經的這些菩薩，我為你們大家說。

輪王的明珠就像佛講的妙法，妙法就是人人本有真如本性。《妙法蓮華經》就

教人家不但明瞭人人都有真如本性，而且直接了當的說，你照《法華經》這樣修的話，很快就能夠成佛，所以成佛是法華，人人都能成佛，妙就妙在這裏。

以上講四種修行方法就是身、口、意發誓願都講完了。修行成功是什麼樣子，而且修成功的因與果，它的效用在那裏？一般人講我們現在環境不好，不知如何是好，依報正報，一般人不知道怎麼改變，在後面有講依報可以改變，正報也可以改變。

妙法蓮華經講表 (廿七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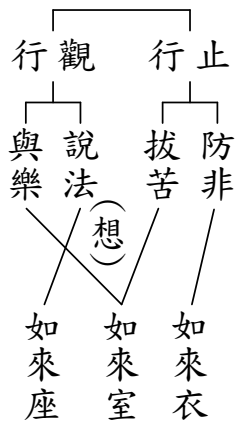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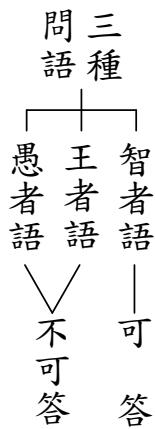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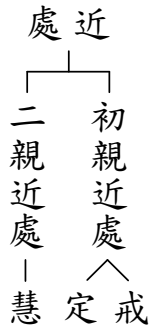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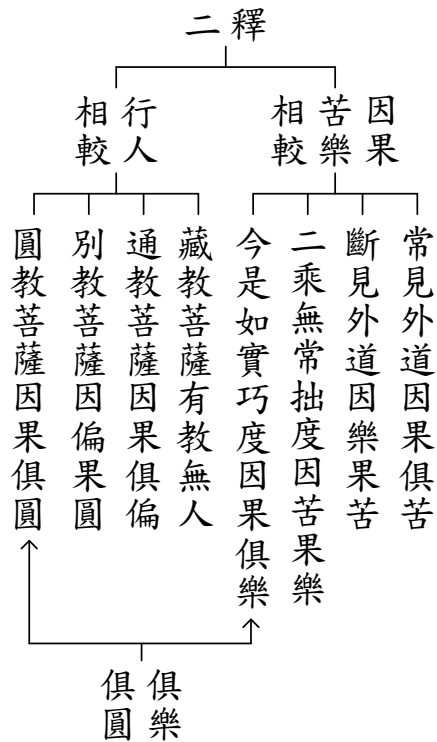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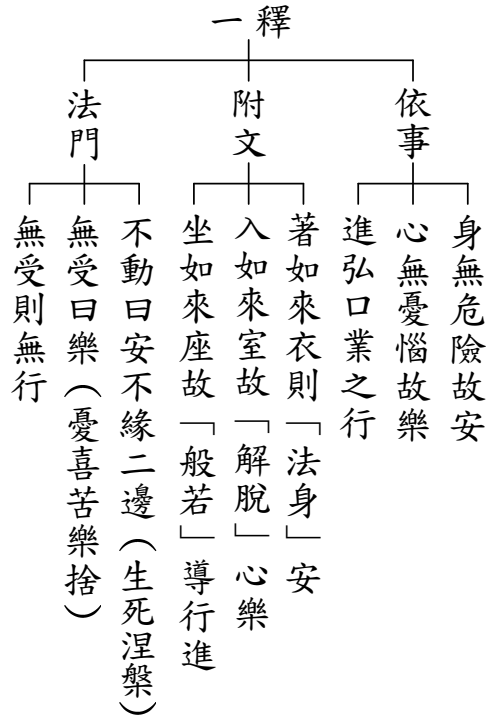
即假
為鎧

凡夫不了罵空起憂惱長三毒故有三塗法界
或能強制安忍故有人天法界
聖人了罵是空自斷結使故有二乘法界
復於罵者悲心拔苦如狂子罵母母憐其病是佛菩薩法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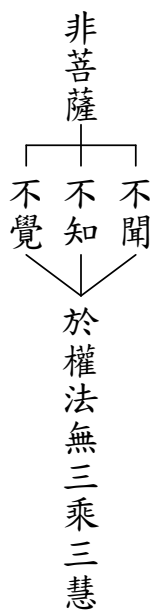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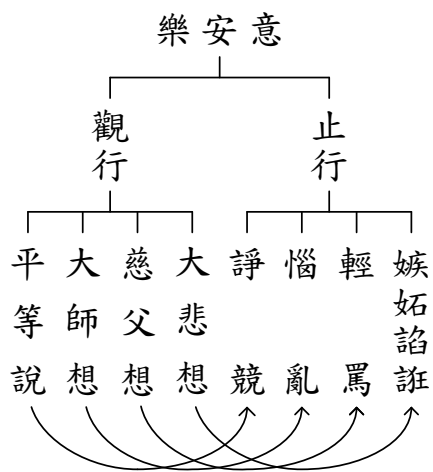
圓教
之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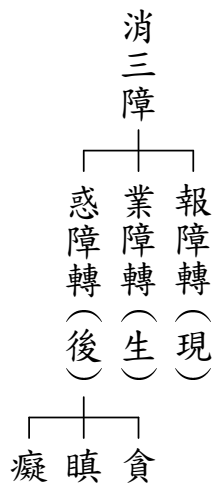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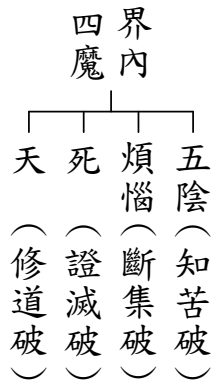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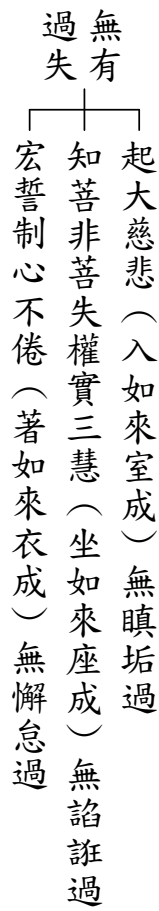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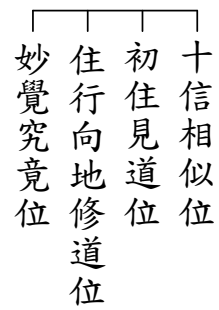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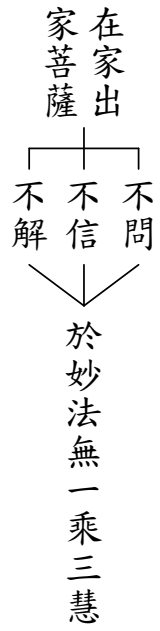
了知我心上等諸佛下等眾生
眾生之迷即我心迷諸佛之悟即我心悟
諸佛已悟我心尚迷翻迷歸悟持說此經

◎安樂行品



妙法蓮華經講表(廿八)





聲 明 書

徐醒民先生所講述之佛學及儒學經典，經整理成文字書籍或電子書（文字檔光碟），所有著作之重製、公開口述、公開播送、公開傳輸及流通等行為，同意皆不受時間、地域、次數、對象等任何限制，任何人均得自由利用，但任何人均不得加註版權所有，或任意更改內容，改變著作原意，影響大眾權益，亦不得作為營利為目的之用。

公元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八日恭印結緣（贈送品）

妙法蓮華經講記（十二）

講述者：徐醒民先生

出版者：雪明講習堂

住址：彰化縣花壇鄉長春村福德巷二號

電話：〇九三二七〇八四八七

承印者：昱盛印刷事業有限公司

住址：臺中市西屯區永輝路八十三號

電話：（〇四）二三一二二六七〇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(CIP)資料

妙法蓮華經講記 / 徐醒民講述. -- 彰化縣花壇鄉
：雪明講習堂, 2016.03-

冊；公分

ISBN 978-986-92997-7-0(第12冊：平裝)

ISBN 978-986-92997-8-7(第13冊：平裝). --

1. 法華部

221.51

105004129